

十三經注疏

0.12
476
61



門 12
疏
卷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九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所錄文
有物那
卷國國
國國國

東

波
18
61

曾子問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人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

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既葬爾吉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惟嘗禘宗廟俟吉也。飯扶晚反下同不侑音又絕句下皆放此醕音盾又仕觀反各反。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

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

曰廢亦謂夙興陳饋牲器時也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

哭奉帥天子

帥循也。所奉循如天子者，謂五祀。

疏

天子

至天子。正義曰：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雖有大夫士祭禮以言之，按特牲饋食禮，祝延尸于奧，迎尸而入，即延坐。尸食十一飯而畢，鄭注：少牢云：士九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饋食。又按特牲禮，尸九飯也。按此說，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人受酢飲畢，酌獻祝飲，畢主人酌酒，酌尸飲，卒爵，酢主人。禮也。今約此而論，天子五祀之祭也。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祭不行者。以初崩哀感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既殯而祭者，但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酌不酢而巳。矣。者，今喪既殯，不得純如吉禮，理須宜降殺，侑勸也。故迎尸入奧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常數也。又熊氏云：三飯不酌，不酢而巳。矣。謂迎尸入奧之後，尸三飯，即止。祝不勸，侑至十五飯於時，冢宰攝主酌酒，酌尸受卒爵，不酢，攝主故云三飯不侑，酌不酢而巳。者，謂唯行此而已。不為在後餘事也。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者。謂欲葬之時，從啓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摧更甚。

故云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已葬而祭者，謂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但既葬，爾吉尸入三飯之後，祝乃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酌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所以然者，以葬後未甚吉，唯行此禮而已。而巳。是語辭也。皇氏云：已止也。注既葬至吉也。正義曰：經云：祝畢獻，止謂祝受獻祭禮遂畢，止不獻，佐食以下云：郊社亦然者，王制云：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是與五祀同也。趙商問云：自啓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者，王制云：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何趙商之意，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鄭答越，紼行事，喪無事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自當辟之，鄭言無事者，謂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以後，未啓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故有越，紼以前，是日，自啓反哭，當辟此自啓至反哭，自當辟之者，郊社既有常日，自啓反哭，當辟此郊社之日，郊社尊，故辟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既畢，若與啓反哭，日相逢，則五祀辟其日也。鄭言天地社稷去殯處遠，祭時踰越此，紼而往，赴之，五祀去殯處近，暫往，則還，故不為越，紼也。云：唯嘗禘宗廟，俟吉也。者，謂為嘗禘之禮，以祭宗廟，俟待於吉，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是也。其在喪祭郊社之時，其喪所朝夕仍奠，知者，雜記云：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

也人臣尚爾明天子得也。注帥循至亦然。正義曰帥循也。此釋詰文以經云奉循天子按上天子有祭五祀之文。今云奉循如天子謂諸侯五祀亦如天子故云謂五祀之祭。是諸侯五祀如天子五祀也。今此諸侯祭社稷其遭喪節制與五祀同。故云社稷亦然。按天子崩后喪諸侯當奔赴得奉循天子之禮者諸侯或不親奔而身在國者或唯據君薨及夫人之喪其嗣子所祭得奉循天子者也。○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

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齊衰異門則祭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酌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室中之事謂賓長獻。長知丈反下文誅長同。士

之所以異者總不祭。然則士不得所祭於死者

無服則祭。謂若舅舅之疏。曾子至行也。正義曰不

序三年之喪齊衰大功者以曾子問廢者有幾孔子對云廢者有九遂歷序九種之事一備言此大夫祭者謂祭宗廟故下文云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是據宗廟也。注齊衰異門則祭。正義曰今遭異門其齊衰之喪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酌不酢而已矣。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但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使至十一但三飯耳則主人酌酒酌尸不酢主人唯此而已。大功酢而已矣。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尸三飯祝侑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酌酒酌尸而主人主人乃停故云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小功與總麻其服轉輕祭禮轉備其祭尸。十一飯訖主人酌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畢次主婦獻尸尸酌主婦婦又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若平常之祭尸得賓長獻尸則止不舉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爵今既喪殺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及佐食而祭畢止凡尸在室之與祝在室中北廂南面佐食在室中戶西北面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

而已矣若致爵之時主婦在房中南面主人獻賓堂上北面
皆不在室中其室中者獻尸祝佐食耳故此注云室中之事
謂賓長獻此小功總麻兼內外知者以前文云內喪大功以
上廢則知內喪小功以下不廢也按雜記云臣妾死於宮中
三月而後祭之此內喪總麻不廢祭者此謂鼎俎既陳臨祭
之時故不廢也若不當祭時有臣妾死於宮中及大夫為貴
妾總麻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之屬皆不祭○士之所以異
者總不祭○孔子見曾參歷問至大夫必應及士故因廣舉
士以語之大夫唯至大功為九而士又加總小功二等合為
十一此亦謂祭宗廟鼎俎既陳而值喪也大夫祭值總小功
不辨內外皆不廢祭而禮則小異耳士值總小功不辨內外
一切皆廢祭土輕故為輕親伸情也○所祭於死者無服則
祭所祭謂土祭祖禰而死者已雖為總祖禰於死者無服則
祖既陳則亦祭也○注謂若至昆弟○正義曰此等於已雖
服總而於祖禰則無服然此皆母親而得云無服者祭祀以
祖禰為主母親於已服總於祖禰無服然此皆母親以父為
主也其從母父雖無服已為小功能氏云亦廢祭也皇氏云
以從母於父無服不廢祭也按經云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
服則祭據總為文似不關小功故鄭以
總服解之皇氏橫加小功其義非也○曾子問曰三年

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

行為其苟語忘哀也○為于偽反下君子禮以飾情

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為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為親哀則是妄弔

疏曾子至虛乎○正義曰此一節論身有重服不得弔人
用外之物以飾內情故云衰以飾在內之情故冠冕文彩以
飾至敬之情麤衰以飾哀痛之情所以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
痛飾也故云君子禮以飾情也○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
乎者若身有重服而弔他人則非飾情所以為虛也言虛者
弔與服並虛也何者若已有喪弔彼而哭哀彼則忘已本哀
是已服為虛也若心存於已哀忘彼而哭彼則是於弔為虛
也故注云為彼哀則不專
於親也為親哀則是妄弔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

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

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

焉

重喻輕也。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斷恩。治直吏反斷丁亂反。

於是乎

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

也。

謂主人也。支子則否。疏：曾子至禮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臣有君親之喪，當隆於君之事，各依文解之。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

何除焉者？答以重喻輕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若身有君服，後遭親喪，則不敢為親制服也。又何除焉者？謂成喪服為重，始除服為輕，末在親始重之日，尚不獲伸，況輕末之時，而可行乎？故云：又何除焉？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者，殷祭謂小大二祥祭也。以其禮大，故曰殷也。言初乃為身有君服，不敢為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為親行私喪二祥之祭。以伸孝心也。故盧氏云：殷祭盛也。君服除乃行釋私服之禮。庾蔚云：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又明月可大祥。猶若久喪不葬者，也。若未有君服之前，私服已小祥者，除君服後，但大祥而可。已有君服之時，已私服或未小祥，是以摠謂之殷祭也。禘、祫、者祭之大，故亦謂之殷祭。但此論大夫士，則不應有禘、祫。此殷是釋除之祭也。有殷事，則之君所鄭以為朔、月、月、半、薦、新。

之莫此。又比朝夕為大也。各有所指，不嫌殷名同也。注謂主人也。支子則否。正義曰：主人謂適子。仕官者適子，主祭祀故二祥待除君服而後行也。若支子仕官，雖不得除私服，而其家適子已行祥祭，庶子於後無所復追祭，故云否也。

○曾子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

以其有終。疏：曾子

至可乎。正義曰：曾子又疑云：聖人制變受之期，情禮之殺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是不許人子有不除之喪。若適子除君服後，乃有殷祭之事，如喪久不葬者，此則可解。若庶子除君服後，無復殷祭之事，便是其為父母之服一生不有除說之事。此於禮許得可乎。

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

不祭禮也。

言制禮以為民中過其時則疏也。孔子至禮不成禮。中如字。又丁仲反。疏也。據制

以答此，所以不除意也。孔子言先王制禮各有時節，若過則不追舉是禮之意也。非弗至制也。勿猶不也。言今日不追除服者，非是不能除改也。為此不除，正是患其過於聖人之禮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又引君子過時不舉

之事以證之過時不祭謂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休惕思親
思親故設祭若春時或有事故不得行祭至夏乃行夏祭不
復追補春祭是過時不祭以為禮也若過時不祭如適子仕
者除君服後猶得行殷祭其四時之祭過時所以不追者假
令春夏祭本為感春夏而祭至秋非時故不追也且今年春
夏雖過時至明年會應復有春夏故當時則祭過時不補前
祭祥非為感時正是孝子為存親存親
則前後無異故除君服已伸孝心也 ○曾子問曰君

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

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居家者因其哀後隆

於父母殷事朔月 [疏] 孔子至夕否 ○殷大也孔子答云君
月半薦新之奠也 [疏] 殯既訖君所無事父母新喪故歸於
家以治父母之喪若君喪有朔月月半薦新大事則臣之適
君所以哭君若凡常朝夕則不往哭君唯在家為父母治喪
故云朝夕否若臣有父母之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
若父母之喪有殷事之時則來歸家平常朝夕則不來恒在
君處 ○注居家至父母 ○正義曰君薨既殯是君喪在前殯
後親死是父母喪在後親喪痛甚恒居於家是隆於父母也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

曰歸哭而反送君 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 [疏]

曰君至送君 ○正義曰曾子上問既殯今問既啓故云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答曰歸哭父母而反往送君既葬畢還來歸家而治父母之喪以此言之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父母葬畢而居君所 ○注言送至服也 ○正義曰知既葬而歸者以言送君則葬罷而歸則不待君之虞祭也其君喪附與卒哭未知臣往君所與否云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者謂歸哭父母猶服君服不私服也知不私服者上文云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故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知不私服也

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

朝夕否 其哀雜主於君 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

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其事 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

夕否

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內子大夫妻也妻為夫之君如婦為舅姑服齊衰。適丁歷反。疏

日君至夕否。正義曰前問君既殯及既啓而有父母之喪今問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答曰歸殯父母訖反于君所以殯君恒在君所家有殷事之時則暫歸於家若尋常朝夕則不得歸也故云朝夕否盧氏云歸殯反于君所者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其臨君之殯日盧云歸哭父母而來殯君則殯君訖乃還殯父母也以此言之臣有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去君殯日雖遠祇得待殯君訖而還殯父母以其君尊故也。注其哀雜主於君。正義曰以君未殯則君哀重而父母又喪是親哀亦重君與親哀既半相雜君為尊故主意於君故尋常恒在君所。大夫至行事。以大夫士有殷事在君所之時則在家朝夕之奠有闕莫不可廢其大夫尊故遣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行其事。注云大夫至其。正義曰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上文明大夫禮節此明婦人之進止君既殯而婦有舅姑之喪大夫者卿之摠號內子者卿之適妻以前問君既殯有父母之喪此明君既殯後而婦有舅姑之喪歸居於家君有殷事之時亦之君所云亦者謂亦同其夫

也非但夫往君所妻亦往君所也若尋常朝夕則不往君所舉此一條婦同於夫則君既啓及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其禮悉同夫也。注內子至齊衰。正義曰按僖二十四年左傳云晉趙姬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叔隗為趙衰妻是大夫適妻也若對而言之則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若散而言之則大夫是卿之摠號其妻亦摠名為內子云妻為夫之君如婦為舅姑服。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齊衰者此喪服文也。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唯天子稱天以誅之。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為讀諸

子稱天以誅之

誅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諸

侯相誅非禮也

禮當言誅於天子也天。疏。賤不至禮

曰此一節論謚由尊者出之事賤不誅貴誅累也謂賤不得累列貴者之行而為謚幼不得累列長者之行而作謚如此是其禮也所以然者凡謚如此是其禮也所以然者凡謚表其實行當由尊者所為若使幼賤者為之則各欲光揚在上之美有乖實事故不為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者諸侯及大夫其上猶有尊者為之作謚其天子則更無尊於天子者

故唯為天子作謚之時於南郊告天示若有天命然不敢自專也。諸侯相諫非禮也者非但賤不諫貴平敵相諫亦為不可故云諸侯相諫非禮也。既賤不諫貴按襄十三年左傳楚子囊為共王作謚者春秋亂世不能知禮此不言君臣兄弟而言貴賤長幼者廣包餘人非唯君臣兄弟而已。注以其至南郊。正義曰按鄭之時說公羊者而為此言故自虎通云天子崩大臣之於南郊稱天以謚之者為人臣子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故至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注禮當至之謚。正義曰按白虎通云君薨請謚世子赴告於天子天子唯遣大夫會葬而謚之又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大夫當請者按大史職云小喪賜謚鄭云小喪卿大夫。曾子問曰也卿大夫言賜之謚明謚明諸侯之喪亦然。

君出疆以二三年之戒以禭從君薨其入如之
 何 其出有喪備疑喪入必異也戒猶備也謂衣衾也親身棺謂也 棺曰禭其餘可死乃具也。疆居良反禭薄歷反親身棺也 孔子曰共殯服 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直經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

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具焉。共殯音恭。則子麻注同下必刃反直經七餘反下大結反散息但反。則子麻杖者為已病。弁皮彥反極其又。入自闕升自西階。謂毀宗也。極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也。所毀宗殯官門西也。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殷極出毀宗周極入毀宗。如小斂則子兔而從柩。謂君已小斂也。禮相變也。括髮者行遠不可無飾。免音問。入自門升自阼階。親未入棺不忍異。曾子問。君大夫士一節也。疏 曾子至節也。正義曰此論諸侯出外死以喪歸之。曾子問夫子云諸侯之君或出疆朝會其出之時以三年之戒以禭從戒備也。謂以三年喪備衣衾之屬并以禭棺而出。既有備令其入也。如之何。注其出至具也。正義曰按之制云絞衾衾冒死而制此云戒備謂衣衾者。熊氏云此言三年之戒謂衣衾之裁若其造作死後乃為之。云親身棺曰禭按喪大記云大棺八寸屬六寸禭四寸從外嚮內親身也。

君大夫士一節也疏
 曾子至節也。正義曰此論諸侯出外死以喪歸之。曾子問夫子云諸侯之君或出疆朝會其出之時以三年之戒以禭從戒備也。謂以三年喪備衣衾之屬并以禭棺而出。既有備令其入也。如之何。注其出至具也。正義曰按之制云絞衾衾冒死而制此云戒備謂衣衾者。熊氏云此言三年之戒謂衣衾之裁若其造作死後乃為之。云親身棺曰禭按喪大記云大棺八寸屬六寸禭四寸從外嚮內親身也。

檀弓注云柩堅著之言也謂柩雖親身天子柩內猶有水兕
諸侯公柩內猶有兕諸侯以柩為親身也云其餘可死乃具
也謂除柩之外大棺與屬若在老年亦死前為之今出疆
柩從年未老故大棺等死後乃具也。孔子曰共殯服者於
時大斂之後主人從柩而歸則其家豫共主人殯時所著之
服謂布深衣直經散帶垂也於時主人從柩在路以棺柩未
安未忍成服於外唯著麻弁麻布也謂布弁布弁之上而加
環經。注此謂至具焉。正義曰知此謂大斂者以下文云
如小斂故知此謂已大斂也云殯服謂布深衣直經散帶垂
按士喪禮云小斂直經大鬲散帶垂又禮親始死布深衣至
成服以來其服不改故知殯服布深衣直經散帶垂其首服
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之後士則加素
冠大夫加素弁云其餘殯事亦皆具焉以殯不可闕故知具
焉經特云共殯服者舉主人服為重。則于麻弁經疏衰葬
杖。身著疏衰疏衰是齊衰也足著菲屨菲謂屨屨也其身
已病者杖故云疏衰非杖也。注棺柩至已病。正義曰
按士喪禮云三日成服今君喪在外仍者麻弁疏衰故知不
忍成服於外也云麻弁經者布弁而加環經也者布弁謂吉
布十五升與子游麻衰及詩云麻衣如雪同知加環經者雜
記云小斂環經是也云布弁如爵弁而用布者按檀弓云周

人弁而葬殷人喁而葬喁是殷之祭冠明弁經似周之祭冠
故知爵弁也云杖者為已病者以士喪禮服杖同時今服
未成而已杖故云為已病也。人自闕升自西階謂柩入宮
之時毀殯宮門西邊牆從柩而入其升堂之時自西階而升
必西階者以柩從外來如似賓客故就西而升階就客位也
。注闕謂至變也。正義曰鄭恐是門闕故云毀宗也謂毀
此宗廟之牆其處空闕故謂之闕云柩毀宗而人異於生也
公羊定元年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正棺於兩
楹之間然後即位注云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也於此之
時服殯服也云既塗而成服者謂既塗既畢而成服也。云
殷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也檀弓云毀宗躐行殷道
也既云毀宗始云躐行是先毀宗後躐行也是從內而出故
云殷柩出毀宗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上之所言謂大斂之
後此所謂未大斂當小斂以後之節則子首不著麻弁身不
服疏衰唯首著免身著布深衣而從柩也。注謂君至無飾
正義曰按士喪禮從死至成服主人皆著深衣故知小斂主
人布深衣也士喪禮云小斂主人髻髮今著免者以在外遠
行不可無飾故著免也。人自門升自阼階。其柩入之時
猶如生也。君大夫士一節也。言上來從柩之儀更無尊

甲之異非但君死於道路亦禮記卷十九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

然諸侯與大夫士一等也引以刃反下皆同封音寔彼驗反曾子問曰

聞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

遂既封改服而往封亦當為寔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

遂既封改服而往注音寔彼驗反涂音徒披初遂既封改服而往

治反衽而審反又而鳩反疏曾子至而往正義曰此

喪或父母葬聞君喪之事注遂遂至君也正義曰以經

云遂既封而歸今君喪既引在塗而言遂故知遂送君也

云不俟子是不待子而先還若待封墳既畢必在子還之後

今經云既封而歸非封墳也故知封當為寔寔下棺也

注封亦至至尊正義曰禮親始死筭纒小斂始括髮今臣聞

君喪即括髮不筭纒者若尋常是吉今忽聞君喪故去冠而

其筭纒則與尋常吉同以首不可無飾故括髮也知葬時著

免者以雜記云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廬故知葬時著免也○曾子問曰宗子為

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

牲祭於宗子之家貴祿重宗也上祝曰孝子某為

介子某薦其常事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

偽反下注為有異居為無疏曾子至常事正義曰此一

日同介音界副也下同節論宗子祭用大夫牲之事

以上至之家上牲謂大夫少牢也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

庶子身為大夫若祭祖禴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而祭

也以廟在宗子家故也注貴祿至少牢正義曰用大夫

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

也若大宗子為士得有祖禴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

與宗子同祖禴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禴也但庶子

為大夫得祭曾祖廟已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

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為祭也若已

宗子從父庶子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其家自立禴廟其祖及

曾祖亦於宗子之家寄立之亦以上牲宗子為祭若已宗

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禰廟於已家則亦寄立曾祖之廟於宗子之家已亦供上牲宗子為祭此大夫者謂諸侯大夫故少牢知此是諸侯大夫者以下文云宗子有罪居于他國言他國則是據諸侯也以文相連接故知此大夫是諸侯大夫也。祝曰至常事。宗子祭時祝告神辭云孝子某孝子謂宗子也。某是宗子之名。介子某介子謂庶子為大夫者。介副也。某是庶子名也。薦其歲之常事告神止稱宗子。其時庶子身在祭位必知庶子在者以經云祭於宗子之家。是大夫就宗子家而祭也。注介副至祭然。正義曰上云庶子為大夫此亦當云為庶子某。今云介子某者庶子卑賤之稱介是副二之義介副則可祭。故云使若可以祭然故稱介子。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此之謂宗子攝大夫。其祭也。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皆辟正主厭厭飲神也。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謾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為輟。

不假不假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綏周禮作墮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厭本或作慙於豔反。注下皆同。綏注作墮同許垂反。徐又況垂反。注同辟音避。下同。飯於去反。謾色六反。起也。敦音對。又東論反。飯古唯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布奠謂主人酬賓奠於薦也。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不歸肉。肉俎也。謂與祭者留之。旅。解之鼓反。字林音支。不歸肉。共燕。歸如字。徐其位。反與音預。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為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某執其常事使某告。其詞如字。告也。疏。若宗至其辭。下及注同。昭穆常遙反。下音木。後放此。疏。正義曰此一節。以曾子前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孔子答畢更為曾子廣。陳宗子有罪出居他國庶子為大夫在家法其祭之禮按少牢饋食司宮筵于奧設饌畢祝酌奠于銅南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此所謂配也。今攝主則不配。少牢又云祝出迎尸尸入即席坐而執祝前之解而祝命尸。按

尸取菹換于醢祭于豆間及祭黍稷肺等是謂尸綏祭也尸
飯十一飯訖主人洗爵醑尸尸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佐食
取黍稷肺授主人所謂綏祭也今攝主人主人拜受爵上佐食
人左執爵祝與二佐食取黍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
北面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所
謂嘏也今攝主人則不嘏也按特牲主人受嘏之後獻祝及佐
食訖主婦獻尸及祝佐食訖乃賓長獻尸尸爵止未飲主人
主婦交相致爵訖尸乃飲止爵以酢賓賓飲訖賓獻祝及佐
食洗酌致于主人主婦訖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獻衆
賓訖尊兩壺于阼階東西方亦如之主人酌西方之尊以酬
賓主人尊爵于賓之薦北賓取爵東面奠于薦南所謂布奠
於賓也今攝主人奠於薦北賓取爵東面奠于薦南而不舉也主
人獻長兄弟又獻衆兄弟訖長兄弟加爵於尸衆賓長又加
爵於尸訖嗣子舉奠舉訖訖賓坐取薦南之爵酬長兄弟長
兄弟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所謂旅酬今攝主人不旅酬也特
牲云旅酬之後無算爵無算爵之後祝告既成尸起主人降
佐食徹尸薦俎設於西北隅所謂陽厭今攝主人不爲此陽厭
也○注此之至大夫○正義曰喪服小記士不攝大夫士攝
大夫唯宗子也○攝主人不厭祭○正義曰此宗子有罪出在
他國庶子既爲攝主人不敢備禮故於祭末不爲陽厭之祭也

所以不爲陽厭者陽是神之厭厭今攝主人謙退似若神未厭
厭然也○不旅者謂所將祭旅酬之時實奠不舉不爲旅酬
也旅酬是賓主交歡之始今攝主人不敢當正主故不旅也○
不嘏不綏祭者嘏是主人受福綏是將欲受福先爲綏祭今
辟正主故不敢受嘏以其不嘏故不綏祭也○不配者以祭
初尸未入之時祝告神辭曰以某妃配某氏備告考妣今攝
主不敢備禮畧言皇祖而已此經所陳從祭末然後以次至
祭初逆陳之必逆陳之者皇氏云以其攝主非正故逆陳以
見義○注皆辟至某氏○正義曰以其無尸設饌欲神之歆
饗而厭厭是也○云厭有陰有陽謂一祭之中有此兩厭下
文有陰厭有陽厭是也○云迎尸至陰厭也約少牢特牲禮
文祝酌奠者謂祝酌奠於銅南且饗者祝奠訖且復以辭饗
告神也是室與陰靜之處故云陰厭尸謾之後佐食徹尸之
薦俎設於西北隅得尸明白之處故曰陽厭今攝主人不厭謂
不陽厭也所以然者厭是厭厭凡厭是神之歆饗○云尸謾
至陽厭也其上大夫當自賓尸故少牢禮無陽厭也下大夫
不賓尸有陽厭也其天子諸侯明日乃爲繹祭亦有陽厭也
故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謂天子之禮天子既爾諸
侯亦然此謂下大夫攝也禮有陽厭以其攝主人故闕陽厭若
上大夫本無陽厭可闕知此不厭者不陽厭此皆逆陳於祭

末者先言故知不陽厭也云假讀為嘏至主人也以古旁之
嘏是福慶之辭少牢云嘏于主人嘏字古旁為之祭禮唯主
人受嘏故知不嘏不嘏主人也云不綏祭謂今主人者謂欲
食之時先減黍稷牢肉而祭之於豆間故曰綏祭尸與主人
俱有綏祭今攝主則不綏也所以然者凡將受福先為綏祭
今辟正主不敢受福故不綏也若綏少牢禮云祝出迎尸尸
入即席坐而祝命尸綏祭尸取菹及黍稷肺祭于豆間是謂
之綏祭綏是減毀之名尸與主人俱有綏祭也云今主人者
謂今攝主人也云綏周禮作墮者以綏是綏安之義墮是減
毀之名故從於周禮墮為正守祧云既祭則藏其隋是也○
云不配者至某氏○謂祝辭直言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不云
以某妃配某氏某氏者其妃之姓也若云某妃姜氏子氏之
類也○布奠至不舉○謂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
人布此奠爵於賓之北○賓奠而不舉者賓坐取薦北之爵
奠於薦南而不舉用以酬兄弟此則不旅酬之事而更別言
者以上文揔云祭祀是主人之事自此以下更別論賓禮有
闕故重言之○注布奠至止旅○正義曰此皆特牲禮文云
此酬之始也者按特牲禮云賓奠之後主人獻衆兄弟內兄
弟訖乃行旅酬故云此酬之始也云奠之不舉止旅者謂止
旅酬之事而不為也○不歸肉者歸饋也謂不歸俎肉於賓

也○注肉俎至共燕○正義曰賓客正祭詣助祭之賓客各
使歸俎今攝主不敢饋俎肉於賓故注云諸與祭者留之共
燕○其辭至某辭○正義曰非但祭不備禮其將祭之初辭
告於賓與常禮亦別云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不得親祭故
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也故云使某辭○注辭猶至之辭○
正義曰云宿賓之辭按特牲云乃宿尸注云宿讀為肅肅進
也進者使知祭日當來下云宿賓故云宿賓之辭○云與宗
子為列至而已○若同列者云宗兄若宗弟其昭穆異者宗
子雖祖父及子孫之行○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
但謂之宗子故云而已

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
有子孫存不可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
以乏先祖之祀
為壇以時祭不祭于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壇大丹
反下注同注或作墀音善遠徐千萬反
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言祭於家
容無廟也
宗子
死稱名不言孝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
言子某薦其常事○稱尺證反
身

沒而已

以稱孝

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

禮祭也

若義也

順若

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

祭也

首本也誣

疏

曾子至祭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庶

子問至以祭乎。論曾子以孔子上文云宗子有罪居在他國庶子為大夫得在本國攝祭未知庶子無爵在國居者可祭以否故問之。孔子曰祭哉者疑而量度之辭故注云有子孫存不可得祭故云祭哉者疑而量度之辭故注云有子孫存不可以之先祖之祀。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者宗子雖有廟在宗子之家庶子無爵不得就宗子之廟而祭惟可望近所祭者之墓而為壇以四時致祭也。注不祭至正主。正義曰所以不祭于宗子廟者以庶子無爵卑賤遠辟正主。正義曰所以不祭于宗子廟者以庶子無爵有爵者若其無爵在家本自無廟何須云不祭廟辟正主也。鄭必知是有爵者以經云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庶子云無爵明宗子是有爵此宗子去他國謂有罪者若其無罪則以廟從本國不得有廟故喪服小記注云宗子去國乃以廟從謂無罪也。若宗至於家。孔子上為曾子說宗子

身在外此又說宗子身沒謂告於所祭之墓而后祭於庶子無爵者之家也。注言祭於家容無廟也。正義曰從上以來雖據宗子有爵而言其廟在家今宗子既死庶子無所可辟當云告於墓而后祭於宗子之家今直云祭於家是祭於庶子之家是容宗子之家無廟故也。宗子所以無廟者宗子無爵不合立廟或云祭於家者是祭於宗子之家容庶子之家無廟也。庶子所以無廟者一是庶子無爵不合立廟二是宗子無罪居他國以廟從本家不復有廟故也。宗子死稱名不言孝。宗子既死庶子其祭之時告神但稱其名不得稱孝辟宗子也。注孝宗至常事。正義曰上文孝子某使介子某孝子是宗子之稱今直言名不言介若宗子在得言介子某今宗子既死身又無爵復稱名不得稱介故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身沒而已者其不稱孝者惟已身終沒而已至其子則稱孝也。注至子可以稱孝。正義曰以庶子合稱孝者庶子身死其子則是庶子適子祭庶子之時可以稱孝。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以其禮無正文故孔子引子謂順於古義故云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注首本也誣猶妄也。正義曰謂今日世俗庶子祭者不尋本義之道理為此祭故云誣於祭謂妄為祭之法不依

禮典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言無益無用為若厭祭亦

可乎厭時無尸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

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人以

孫為成人子不傷父義由此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厭餒而已不祭

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與不成孔子曰有陰厭

有陽厭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曾子問曰殤不祔

祭何謂陰厭陽厭祔當為備聲之誤也言殤乃不成人

孔子指也祭成人始設奠於奧迎尸之前謂之陰厭尸設之

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附依注音備本或

作祔亦同。疏曾子至陽厭。正義曰此一節論祭有尸有

與於報反。疏陽厭陰厭之事各依文解之。祭必有尸乎

曾子之意以祭神本虛無無形無象何須以生人象之故

云祭必有尸乎。注言無益無用為。正義曰祭是祭神不

祭生人今祭生人無益死者故云無益云無用為者無用為

此尸一解云無用為者無用此之為是助語。若厭祭亦

可乎。若如厭祭之時亦應可乎謂祭初尸未入之前祭未

理亦起之後並皆無尸直設饌食以厭餒鬼神如此之時其

祭亦以成人之喪者必須有尸以成人之喪威儀具備必須

有尸以象神之威儀也尸必以孫若其孫幼則使人抱之若

無孫則取同姓昭穆孫行適者可也以其成人威儀既備有

為人道未備威儀簡畧不足可象不須立尸故祭殤必厭蓋

弗成也者蓋以不成人故不立尸也。今祭成人喪但厭餒而

已足將成人與殤同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孔子答

問曰其祭殤有於陰厭者謂適殤也。有於陽厭者謂庶殤也。

曾子至陽厭。正義曰曾子既聞孔子云有陰厭有陽厭不

解孔子之旨謂言祭殤始末一宗之中有此兩厭故問云祭

成人之時有此二厭殤不祔祭祔備也。謂祭殤簡畧何謂備

有陰厭有陽厭也。注殤當至不備。正義曰知祔當為備

者按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今云殤不祔祭與

小記文乖故知祔當為備。備祔聲相近故云聲之誤也。云

言殤至陰厭約特牲少牢禮文當設饌於西南與尸未入之前也云尸謾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者當祭末謾起也謂尸起

也後也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

也族人之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疏孔子至後也

更為辯云若宗子為殤而死以其未成人庶子不得代為之

後○注族人至其禮○正義曰以經云庶子既不得代為之

理不可闕明族人以其倫代之倫謂輩也謂與宗子昭穆同

者則代之凡宗子為殤而死庶子既不得為後不以父服服

之鄭注喪服云若與宗子期親者其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

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

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

殤小功衰三月有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

皆與絕屬者同故喪服記云宗子孤為殤而死者成人及殤

功衰皆三月據與宗子小功以下及無服者長中殤則大功

下殤則小功又云親則月算如邦人則鄭注是也此是族人

以其倫代之者各以本服服之○云明不序昭穆立之廟以

宗子殤死無為人父之道故不序昭穆不得與代之者為父

也云代之者主其禮者以宗子存時族人凡殤死者宗子主

其祭祀今宗子殤死明代為宗子者主其禮也此宗子是大

宗族人但是宗子兄弟其吉祭特牲凡殤則特豚日卒

行無限親疏皆得代之

哭成事之祭殤不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

後為吉祭此其無尸及所降也其他如成人舉肺脊所俎是謂陰

厭是禮之施於尸者○所音其又忌依反敬也

祭之以特牲○注尊宗至吉祭○正義曰士祭成人特牲今

宗子祭亦特牲故云尊宗至吉祭○正義曰士祭成人特牲今

者以凡殤降宗子之殤故用特豚云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

祭者檀弓云卒哭日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熊氏云殤

與無後者唯附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者唯據附與除

服也庾云吉祭通四時常祭若如庾言殤與無後者之祭不

知何時休止未有聞焉經云吉祭特牲則喪祭之時以其未

之義今祭殤既畧故無玄酒也不告利成者謂祭畢今既無
所可告故不告利成利猶養也不告供養之禮成也。注此
其至尸者。正義曰以經云不舉肺無胙不告利成也。注此
事本主於尸。今以無尸故不為故云。此其無尸也。玄酒之設
本不為尸。所有祭殤畧無玄酒是降也。故云及所降也。云舉
肺脊所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按特牲少牢尸將食舉肺脊
又云上佐食設所俎初載心舌所者敬也。主人敬尸之俎。又
云無算爵祝東面告利成舉肺脊所俎利成之禮並施於尸
也。謂陰厭也。注是宗至如之。正義曰鄭既云小宗為殤祭
禮如大宗者以前經云宗子為殤而死不顯大小故知凡宗
子殤祭之禮皆然。是以小宗為殤祭禮亦如之。必知此經指
大宗者以何休公羊注云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
重適之本上文庶子不為後謂大宗子在殤而死不得為後
若非殤則得為後故知是大宗也。凡宗子在殤而死則得立
子孫為後若立兄弟為後則不可故成十五年公羊傳譏仲
嬰齊者為歸父之後譏其亂昭穆故云仲是也。凡殤與

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

是謂陽厭

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
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令死者皆
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禴者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
之道也。無廟者為禴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
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為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
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
子之適亦為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祭五
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以下祭子而止。適丁麻反。下
同。如有昆弟一本。疏。凡殤至陽厭。正義曰凡殤謂非宗
作加有共其音恭。疏。子之殤故云凡殤無後者謂庶子之
身無子孫為後。此二者皆宗子大功內親。祭於宗子之家。祖
廟之內不敢在成人之處。故於當室之明白顯露之處為之。
設尊於東房。以其明是陽。故為陽厭也。注凡殤至而止。○
正義曰謂庶子之適子為殤而死。此庶子之適。一句與下文
為摠。即是昆弟之子。從父昆弟是也。云或昆弟之子者。謂宗
子親昆弟所生之子。是適其昆弟是也。庶子昆弟所生者是適
故云庶子之適。云或從父昆弟者。亦謂宗子之從父兄弟。宗
子之從父昆弟。適諸父是庶諸父所生之適子。亦是庶子之適
故云或從父昆弟。云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者。如而也。而
有昆弟謂宗子之親庶兄弟與宗子同祖。今既無後祭之當

於宗子祖廟及諸父謂宗子諸父身並是庶子與宗子同此
曾祖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殤有二一昆弟之子祭之
當於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其無後
者亦有二一是昆弟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二是諸父無
後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殤得祭者以其身是適故也
無後者成人無後則祭若在殤而死則不祭以其身是庶故
也按小記云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
注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但此經據死者
之身小記注據生者設祭之人宗子昆弟是庶不得自祭適
子故云父之庶宗子之諸父自是庶不得祭所生適子適子
即是宗子從父兄弟故云父之庶不祭無後祖之庶者宗子
昆弟無後而死其餘兄弟應祭之以兄弟並是祖庶不合立
廟故云祖之庶宗子諸父無後其餘諸父親者亦應合祭之
以諸父並是庶子不合立祖廟故云祖之庶義與此不異也
云此則今死至其祖禰者從父兄弟是宗子大功親昆弟諸
父是宗子期親諸父及從兄弟共祖者昆弟及昆弟之子共
禰者鄭必限以大功內親共祖禰者以上文云吉祭特牲唯
據士禮適士二廟有祖有禰下士祖禰共廟故鄭限以祖禰
同者唯大功之內親也云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
道也禮大功以上同居命士以上則父子異宮故云有異居

之道云無廟者為禪祭之者士立二廟若祭諸父當宗子曾
祖之廟宗子是士但有二廟無曾祖廟故云無廟者為禪祭
之推此而言大夫立三廟無太祖者其祭諸父得於曾祖廟
也其立太祖廟者其祭諸父當於曾祖廟曾祖無廟亦為禪
祭之云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大功雖有同財之義
其經營祭事牲牢之屬親者主為之又牲牢視親者之品命
故云親者共其牲物就宗子之家祭其祖禰故云宗子皆主
其禮云當室之自尊於東房以宗子之殤祭於室與今祭凡
殤乃於西北隅又特牲云尊於戶東注云室戶東按上文宗
子之殤但不舉肺無所祖無亥酒不告利成其餘皆與祭成
人同則其尊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殤乃尊於東房故云當
室之自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殤也云宗子之適亦為凡殤
者以上經云宗子為殤而死據宗子身殤不論宗子適子也
此明宗子適子父雖是適其子殤死亦為凡殤以其更無別
文故知與凡殤同云過此以往則不祭也者此謂宗子身殤
及宗子昆弟之子及從父昆弟并宗子適子等唯此等殤死
祭之過此以往皆不祭也云祭適者天子下祭五以下並祭
法文彼注云祭適殤於廟之與謂之陰厭是天子諸侯祭適
殤於其廟與彼注又云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
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自謂之陽厭

是王子以下及大夫等祭其適殤皆為凡殤也彼注又云凡庶殤不祭以其身是庶若其成人無後則祭之則上文無後昆弟及諸父是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

壙道也變謂異禮○壙古鄧反且如字徐子餘反

孔子

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壙日有食

之老聃曰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

反而后行曰禮也

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變日食也反復也○從才用反又如字既明

反葬而止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

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

已止也數讀為速

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

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

舍奠每將舍奠行主

○朝直遙反使色吏反下君使所使同

夫柩不蚤出不莫宿

侵晨夜則近姦寇○

蚤音早莫音暮近附近之近

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

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

為無日而慝作

豫止也○慝他得反惡也

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戚患

吾聞諸老聃云

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為也○店始占反病也恐且勇反

疏 曾子至聘云正義曰此一節論葬在道逢日食之事

各依文解之曾子至不乎曾子以葬引至塗值日有

食之則有變常禮而停住乎且不變常禮而遂行乎不審其

事而問孔子也孔子至禮也孔子答以已從老聃助葬

於巷黨遭日食之事老聃令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日食變

動既待日食光明反迴而後引柩行老聃稱曰禮也注巷

黨至復也正義曰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者就道右者以道

東為右也按儀禮云言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此既柩行而

交相左者以其遭日食之變止哭停柩而不行凶禮故從吉

禮行相左或可行相左者云此據北出停柩在道東北嚮對

南嚮行人為交相左。○反葬至行哉。○丘反問老聃云夫柩務於速葬不可以迴反今日有食之令止柩就道右不行不知其日食休已之遲速既不知其遲速設若遲晚遂至於夜莫則豈如行哉言豈如早行為勝哉言當疾行以至於墓赴其吉辰也。○夫柩至疇患。○唯罪人及奔父母之喪見星而行今若令柩見星而行便是輕薄人親與罪人同非但輕薄人親且君子行禮之時當尊人後已不可以人之親疇患疇病也病於危也言不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也故注云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為也意者言若日食而務速葬以赴吉辰即慮有患害而遂停柩待明反而行禮也。○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復始死招魂。為君子偽反又如字。孔子曰善乎問之也。善其問難明也。自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公館若今縣官官也公所

為君所命疏曾子至謂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人臣死招使舍已者。○疏復魄之事。○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孔子又為曾子釋私館公館之義私館者謂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所為者與及也謂公之所使為命停舍之處亦謂之公館君所命停舍之處即卿大夫之館也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也注公館若今縣官官也鮑遺問曰注此云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已者注雜記云公所為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張逸答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為也。○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土周塋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尸之牀也以繩緇其中又以繩從兩旁鉤之禮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斂葬焉塗近故耳輿機或為餘機。○邇音爾近也即本又作塋子栗反下同緇本又作緇古鄧反一音古恒反鉤本又作拘古侯反斂力驗反下同。○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今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於墓與成人同墓塗乃遠其葬當輿其棺乎載之也問禮之變也。孔

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

殤也墓遠蓋欲葬墓如長殤從成人也長殤有送葬車者則棺載之矣史佚成王時賢史也賢猶有所不知。佚音逸長丁丈反下同則棺

以不棺斂於宮中欲其斂於宮中如成人也斂於宮中則葬當載之。召本又作邵同上照

反下史佚曰吾敢乎哉禮也召公言於周公為史

周公曰豈不可許也。周公曰豈絕

於禮不可絕句史佚行之遂用召公之言下殤用棺

衣棺自史佚始也棺謂斂於棺。疏曾子至始也。正義曰

曾子問曰卜殤土周。曾子既見時所行與古禮異故舉事

而問也下殤謂八歲至十一也土周檀弓所云夏后氏之聖

者園圍也下殤去成人遠不可葬於成人之墓故用土周而

葬於園中也。遂與機而往者輿猶抗也機者以木為之狀

如牀無脚及輓質也先用一繩直於中央係著兩頭之馮又

別取一繩係一邊材橫鉤中央直繩報還鉤材往還取而兩

邊悉然而後以尸置於繩上抗舉以往園中臨斂時當聖用

之上先縮除直繩則兩邊交鉤之繩悉各離解而尸從機中

央零落入於聖周中故曰輿機而往也。塗邇故也者塗路

也邇近也若成人墓遠則以棺衣棺於宮中此下殤葬於園

是路去家甚近故先用機舉尸往園中而後棺斂故曰塗邇

故也。注土周至餘機。正義曰按檀弓云夏后氏之聖周

葬中殤下殤故知土周是聖周也云周人以夏后氏之聖周

於園者以經云下殤故指下殤為言檀弓所云據士及庶人

也若諸侯長中殤適者車三乘下殤車一乘既有遺車即不

得聖周輿機而葬也諸侯庶長殤中殤車一乘則宗子亦不

用聖周輿機而葬其下殤則輿機其大夫之適長殤中殤遣

車一乘亦不輿機下殤無遣則輿機也然則王之適庶長中

殤並皆輿機故熊氏云若無遣車中從下殤皆無遣車則中下

從成人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今謂曾子見時世

禮變皆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之於墓與成人同隆今既遠
不復用輿機於尸為當用人抗舉棺而往墓為當用車載棺
而往墓邪問其葬儀故云如之何。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
傷也。墓遠。此舉失禮所由之。人史佚初良史武王周公
成王時臣也。有子下殤而死。墓遠者史佚欲不葬於園而
載尸往墓及棺而葬之。其墓稍遠猶未定注史佚武王時
賢史也。正義曰史佚文王武王時臣故國語稱訪於辛尹
尚書稱逸祝冊是也。但下殤之喪非成人之要故史佚猶有
不知。召公謂至宮中。召公名奭見史佚欲依下殤禮而
不棺斂於宮中而欲車載往墓猶未定故勸之令棺斂於
宮中如成人也。史佚曰吾敢乎哉者言吾雖欲如此猶不
敢恐達禮者所譏注畏知禮也。是畏周公也。不欲直指
召公言於周公者言猶問也。史佚既畏周公故召公為諮問
於周公述其事狀以決之者周公曰豈不可者周公聞召公
之問故荅云豈豈者怪拒之辭先怪拒之又云不可不可是
不許之辭。史佚行之者召公述周公曰豈不可之辭以語
史佚史佚不達其指猶言周公豈不可是許之辭故行棺衣
宮中之禮也。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更據失禮所
由也。然此云棺衣棺於宮中自史佚為始明昔非惟
宮中不棺亦不衣也。而不言於宮中者畧從可知也。
曾

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

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

事禮也古凶不可孔子曰尸弁冕而出為君尸或

或有為大卿大夫士皆下之見而尸必式小俛必

有前驅為辟道疏曾子至前驅。正義曰此一節論

之何。曾子言卿大夫或為尸而已受宿齊戒而門內有齊
衰之喪其禮如何故云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
待事禮也者此荅曾子云且舍公館待事畢然後歸哭也所
以出於公館者以祭是吉吉凶不可同處也。孔子曰尸冕
而出此孔子因曾子上問為尸之事遂為曾子廣說事尸之
法故此直言孔子曰無曾子問辭此篇之內時有如此皇氏
以為無曾子問者後寫脫漏非也。注為君至士者。正義
曰按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以君之先祖有為士者當
著爵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之尸得服爵弁者若以助君祭
服言之大夫著冕此云大夫者因士連言大夫耳按儀禮特

禮記卷十九

牲尸服玄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
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
服人君禮神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卿大夫乘車見尸則下車也尸必式者
謂尸或出於道路其卿大夫乘車見尸則下車也尸必式者
而尸當馮式小俛以敬之必有前驅者謂尸出行則有前驅辟道之人也。○子夏問曰三年

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
與疑有司初使之然。辟音避下同與音餘下皆同。孔子曰夏后氏三年

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致事還其職位於君

而致事周卒哭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

此之謂乎二者怨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

非與疑禮當有然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

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

之作費誓。難乃且反費音秘。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

也時多攻取之疏子夏至知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君不

日三年之喪至初有司與者子夏以人遭父母三年之喪卒

然與為當初時有司強逼遣之與。注致事至致事。正義

日皇氏云夏后氏尚質孝子喪親恍惚君事不敢久留故既

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既葬畢始致事還君周

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知周卒哭致事者以喪之

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既殯殷既葬後代漸遠以此

推之故知周卒哭也。記曰至謂乎。解人臣喪親在上君

子許之致事君子謂人君也人臣有親之喪在上君子許其

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此謂恕也以已情恕彼也據君許

於下也亦不可奪親者謂人臣遭親之喪若不致事是自奪

思親之心也故遺喪須致事是不奪情以求利祿此謂孝也

此據孝子之身也言孝子居喪不可以不致事人君不可以

不許舊記先有此文故孔子引之故云此之謂乎。注二者

恕也孝也者恕也解不奪人之親已既思親以已方人何可

禮記卷十九

三

不致事不能念親今既致事是不奪思親之情是其孝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既前荅周人卒哭而
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理子夏既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謂
其禮當然故問孔子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豈非禮也與疑
其於禮當然又意謂見魯君居喪有金革之事豈是禮也與
疑其非禮也故問之。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
禽有為爲之也者孔子對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當亦有之
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君伯禽卒哭而從金革時有徐戎作
亂東郊不開故征之有爲爲之也。注伯禽至費蓄。正義
曰言伯禽周公之子封於魯按史記魯世家云徐戎作難
尙書序又云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以此上經云卒哭金革
之事無辟此云魯公伯禽有爲爲之故知征之然周公致政
之後成王即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云伯禽卒哭者爲母喪
也今以三年之喪至弗知也。今以三年之喪卒哭而從金
革之事更無所爲蓋直貪從於利攻取於
人者吾不知也言不知是不得此禮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九

江西南昌府學棊

志國盧氏
同章校印

禮記注疏卷十九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九

惠棟校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七

曾子問

天子崩未殯節

自啓至于反哭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石經同毛本于
誤於衛氏集說同疏做此

畢獻祝而後止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毛本畢獻祝作祝畢獻

俎豆既陳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毛本既誤及

自薨比至于殯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
說同毛本于誤於不至于反哭同後凡于字

做此

天子至天子

監本作至天子惠棟校宋本作至而已

祝延尸于奧

惠棟按宋本作祝衛氏集說同此本祝誤祀閩監毛本同

以初崩哀感

惠棟按宋本作感衛氏集說同此本感誤感閩監毛本同通典五十二引作以初崩

哀感

三飯不侑酌

惠棟按宋本有侑字此本侑字無閩監毛本同

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

考文引宋板有祭字此本祭字脫與王制不合

閩監毛本同

何趙商之意葬時郊社之祭不行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何趙商之意五

字作既云二字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節

主人酌酒酌尸

閩本作酌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酌字闕監本毛本酌誤獻

其祭尸十一飯訖

監毛本如此此本十上誤衍一。閩本同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節

曾子至禮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主人謂適子仕官者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官作宦下支子仕官同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節

惠棟云曾子問曰父母節孔子曰先王節宋本合為一節

曾子問曰

惠棟按宋本有問字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問字脫閩監

毛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至善堂九經本皆有問字

曾子至可乎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曰君既啟節

曰君至送君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曰君未殯節

惠棟云曰君未殯節宋本分大夫室老以下另為一節

內子夫適妻也

惠棟按宋本有適字岳本同嘉靖本同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適字脫闕監

本同釋文出適妻

曰君至夕否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若其臨君之殯曰

闕監本同惠棟按宋本作殯之毛本同

注云大夫至其事

闕監本同毛本夫誤士惠棟按宋本無注云二字作大夫至朝夕否

君既殯而婦有舅姑之喪

惠棟按宋本作婦歸闕監毛本同此本婦誤歸闕監毛本同

賤不誄貴節

讀之以作謚

惠棟按宋本作讀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此本讀誤誄闕監毛本同衛氏集

說同

禮當言誄於天子也

闕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鏗按云言當請字誤按正

義作請

所以然者凡謚如此是其禮也所以然者凡謚表其實

行

闕本同監毛本無如此是其禮也所以然者凡謚十二字案此十二字蓋涉上文誤衍監毛本削之是也

或以細行則受細名大行則受大名十二字易之非按惠棟按宋本無此十二字

則諸侯理當言誄於天子

闕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言作請案上云大夫當請

誄於君則此亦宜作請也

明諸侯之喪亦然

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明下誤衍謚明二字闕本同

曾子問曰君出疆節

共之以待其來也

闕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待誤侍

曾子至節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論諸侯出外死以喪歸之事

考文引宋板作在衛氏集說同此本在作出閩

監毛本同

諸公禭內猶有兕

惠棟按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公上衍侯字閩監毛本同

散帶垂按士喪禮

閩監本同毛本垂下有者字

唯首著免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免作冕

曾子問曰君之喪節

既引及塗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及塗字按古道塗字多作涂

布深衣扱上衽

宋監本亦作扱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監本扱誤扱

衛氏集說同毛本扱誤扱上誤止釋文出扱上衽

曾子至而往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或父母葬聞君喪之事

閩監毛本作聞衛氏集說同此本聞誤聞下今忽聞君同

今君喪既引在塗

惠棟按宋本閩監毛本今誤矣

若待封墳既畢

考文引宋本作若閩監毛本若誤君衛氏集說作若葬封墳既畢

必在子還之後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在作待

無免於地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地誤恒衛氏集說同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節

曾子至常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介是副二之義

閩本同監毛本二作貳衛氏集說同

若宗子有罪節

惠棟按云若宗子節宋本分攝主以下為一節布奠於賓之下為一節不

迎尸之前惠棟按宋本作尸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尸誤王閩監毛本誤主通典五十一引亦作迎尸

謂與祭者留之共燕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云宋板古本足利本謂作諸釋文出諸與通典五十一引亦作諸與祭者按正義作諸

其辭于賓曰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通典亦作辭釋文出其詞云下及注同若宗至其辭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而祝命尸援閩本同惠棟按宋本亦作援監毛本作綏浦鏜云接下脫祭字

長兄弟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衆賓二字不重不敢備禮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敢作故非也

陽是神之厭飫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陽作厭

不旅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字

謂所將祭旅酬之時閩監毛本同許宗彥所改於祭改行不嘏不綏祭者閩監毛本惠棟按宋本無者字

先爲綏祭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爲作受案下文有此句仍作爲

以某妃配某氏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同毛本妃誤姓此則不旅酬之事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則作卽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節

曾子至祭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論曾子以孔子上文云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論字當衍文

復稱名不得稱介

閩監毛本同許宗彥復改徒

注首本也誣猶妄也

閩監毛本同浦鏗按云入字當衍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節

惠棟按云祭必有尸節宋本分殤不祔祭以下另為

一節

殤不祔祭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不附祭云本亦作祔石經初刻是附後改作祔正義作祔

尸諤之後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諤作饌云古本作起通典五十二亦

作諤

曾子至陽厭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其理亦可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可誤耳閩本同監本耳作爾毛本作其禮亦爾

其吉祭特牲節

祭殤不舉

閩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舉下衍肺字石

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至善堂九經本皆無肺字按正義云以經云不舉肺無斯俎是孔氏所據本有肺字也監本蓋據此補

其吉祭特牲○正義曰

惠棟按宋本無此八字

凡殤與無後者節

為有異居之道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也字衛氏集說同通典五十二

也字有

凡殤至陽厭○正義曰

惠棟按宋本無此八字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壙節

不知其已之遲數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知誤如

吾聞諸老聃云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諸誤之

曾子至聘云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曾子問曰為君使節

自卿大夫之家曰私館

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及閩監毛本夫下有士字石經同衛氏集說同案疏士字當有

公館若今縣官宮也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疏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同監毛本宮

作舍衛氏集說同

曾子至謂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君所命停客之處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客作舍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節

土周塋周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即周云又作塋下同

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殤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下誤夏惠棟按宋本塋作即下同

曾子至始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周人用特葬下殤之喪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葬誤喪

故用土周而

惠棟按宋本作故此本故誤所閩監毛本同此本第二十三頁止此共二十一頁全脫閩監毛本同因共空白二十三行今據惠棟按宋本補

葬於園中也

補此本此葉缺明監毛本同據按勘記補宋記云惠棟按宋本如此考文所錄同而

有一二處異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殤下殤無下殤二字檀弓所言據士及庶人也言作云下殤無遣車無車字

與成人同隆隆作路為當用人抗舉棺舉作與述其事狀以決之之下存者字是許之之辭之字不重又注史佚上注畏知禮上皆有空闕浦鏜按從儀禮經傳通解續補入亦有少不同往還取而市上有一字為當用人抗舉棺舉作與夏后氏之壘周葬中殤下殤下殤二字有檀弓所言言亦作云下殤無遣車亦無車字與成人同隆隆亦作路屬下讀

曾子問曰卿大夫節

曾子至前驅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且舍公館待事畢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待上有以字

孔子曰尸冕而出闕監毛本同浦鏜按冕上增弁字

遂為曾子廣說事尸之法闕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為作與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節

殷人既葬而致事

闕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木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宋監本下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七字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段玉裁云公羊宣元年注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一句疏統謂曾子問文岳氏云與國本禮記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一句大書為經文按此同公羊注疏而與本疏不合

周卒哭而致事

惠棟按宋本作周岳木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此本周岳則闕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按云按皇氏疏則周人卒哭致事是鄭君從夏殷推而知之當是注文而孔氏云孔子既前答周人卒哭而致事則又似屬經文而誤入注耳

征之作費誓

闕監毛本同岳木同嘉靖本同宋監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費作柴

子夏至知也

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人字衛氏集說同

謂人臣遭親之喪

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從衛氏集說同此

是不奪情以求利祿

惠棟按宋本作從衛氏集說同此本從作求闕監毛本同

是君忠恕也孝也

監本毛本如此。按忠字乃衍文。

疑其於禮當然

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疑作以

然周公致政之後

惠棟按宋本作改此本政誤仕閩監毛本同

是不得此禮也

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七終記云凡三十頁

禮記注疏卷十九校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

文王世子第八

陸曰文王周文王昌也鄭云以其善為世子之禮故著謚號標篇言可

法一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文王世子者以其記文王也五節從文王之為世子下終文王之為世子也為第一節論文王武王為世子之禮下之事上之法從凡學世子至周公踐阼為第二節論在上教下說庠序釋奠先聖先師養老東序并明三王教世子又更論周公踐阼抗世子法於伯禽之事自庶子之正於公族至不翦其類為第三節明庶子正理族人燕飲及刑罰之事殊於異姓又更覆說殊於異姓之義自天子視學至典于學為第四節論天子視學養三老五更并明公侯伯子男反歸養老於國自世子之記以終篇末為第五節以其文王為世子聖人之法非凡人所行故更明尋常世子法各隨文解之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

三皆曰朝以其禮同。朝直遙反三

如字又 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

息暫反 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史直日矣。

衣徐於既反又 內豎曰安文王乃喜 孝子恒兢兢。 及日

中又至亦如之 又復也。復扶又反。 及莫又至亦如之 莫

也。莫音暮注及篇未皆同。 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

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 節謂居處故事履蹈地也。蹈徒報反。 王

季復膳 飲食安也。 然後亦復初 憂解。胡買反。 疏 文王至復初。正義

曰案緯候之說文王年九十六始稱王崩後謚之曰文則為卅子之時未得為文王也記者於後追而書之下記卅子朝父母每日唯二又內則云命士以上味爽而朝日入而夕者朝禮具夕禮簡故言夕今三皆曰朝者以其禮同故通言朝

凡常卅子朝父母每日唯二今文王朝於王季日三者增一時又三者皆稱朝並是聖人之法也。 食上必

在視寒煖之節 在祭也。上時掌反。煖乃管反徐況煩反。 食下問所膳

問所食者 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末猶勿也原再

也勿有所再進為其失飪臭味惡也退反其寢。未亡曷反應應對之應為于僞反飪而審反生執之節。 武王

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 庶幾程式之帥循也。 文王有疾武

王不說冠帶而養 言常在側。稅本亦作脫又。作說同音他活及養羊尚反。 文

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欲知氣力箴藥所勝。壹

本亦作一飯扶晚反下及篇末皆同箴本亦作誠之林反勝音升。 旬有一日乃間 間猶

○瘳丑由 疏 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至乃間反差也。正義曰食上謂獻饌食下謂食畢徹饌而

下文王問進食之人其父所膳何食膳宰答畢文王又命戒膳宰云未有原末無也原再也言在後進食之時皆須新好無得使前進之物而有再進膳宰應曰諾然後文王乃退反其寢也。注未猶至其寢。正義曰未微末故為勿也原再

也釋言文云為其失飪臭味惡也者食若再進必熟爛過節故為失飪臭謂氣也言氣之與味皆惡也故云臭味惡云退反其寢者以來至王季寢門外今云退故知退反其寢謂文王私寢也。注庶幾程式之帥循也。正義曰案爾雅釋言云庶幾尚也是庶幾為慕尚之義程式之者程是程限也式是法式言武王慕尚文王以為程限法式帥循也釋詁文經云不敢有加焉者以武王伐紂功業既成恐有踰越文王之嫌故記者云不敢有加焉。注間猶瘳也。正義曰若病重之時病恒在身無少間空隙病今既損不恒在身其間有空隙病故云間猶瘳也瘳是疾減損也。文王謂

武王曰女何夢矣間後容臥。女音汝後同。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帝天也。聆音。文王曰女以為何也

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撫猶有也。

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年天氣也齒人壽之數也九齡九十年之

言君王則此受命之後也。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反。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日終

終其疏。文王至而終。正義曰文王疾瘳武王得安睡文成功而與我也。文王語武王曰天既與女九齡之言女以九齡為何事也。武王曰齡善也是福善之事西方有九國未實既夢得九種齡善君王其終撫諸撫有也諸之也言王終久有齒亦為齡天既與女九齡女得九十年之祥是我為百歲爾為九十吾與爾三焉言我於百年中與爾以三年焉皇氏云以九齡謂鈴鐸謂天以九箇鈴鐸而與武王徧驗書本齡皆從齒解為鈴鐸於理有疑亦得為一義今謂天直以九齡之言而與武王不知齡是何事故文王不審云女以為何。注撫猶至後也。正義曰撫為存撫故為有也言君王則此受命之後者文王繼王季為西伯是殷之諸侯不合稱王今武王謂之君王故知受命之後也。案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質虞芮之訟二年伐鬼方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書序云殷始咎周鄭注云紂聞文王三

王之爲世子也者從篇首以至於此是文王之爲世子及武
王成王之法其武王成王爲世子之禮皆上法文王故以文
王之爲世子摠結之也。注泣視至之事。正義曰案鄭注
金縢云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
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
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
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
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
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
天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即
政年二十二也此是鄭義推成王幼不能踐阼之事也。注
踐履至下也。正義曰經云周公相踐阼而治知非周公輔
相成王今云踐阼而治必知周公代成王履阼階者以明堂
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是代居
位也。○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四時各有宜學士謂司
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
也。○學戶孝反教也下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學舞干戚同選息戀反後同春夏學干戈秋
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干盾也戈句矛戟也干戈萬舞
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

籥舞象文也用安靜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夏戶嫁反下放此籥羊灼反楯食準反又音尹句古侯反翟
大麻。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

丞贊之四人皆樂官之屬也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
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
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大如字又音大胥息余反又息
呂反注皆放此版音板本又作胥鼓南南南夷之樂也胥
板舍采音釋後舍采同頒音班春誦夏弦南以六樂之會正
舞位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春誦夏弦

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

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誦謂歌樂也
弦謂以絲播

已流卷二十

五

皆同替音古替宗殷學各庠音詳
上庠虞學名播波我反易以政反
中教卅子及學士時節兼明所教之官及所教之處凡學世
逐四時所宜則下文之類是也。注四時至學者。正義曰
是也。云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則王制云王子
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國之俊選等升於學。謂大學也。故下
於東序是大學也。注干盾至秉翟。正義曰干盾也。春時
萬物有孚甲故象干也。盾捍也。盾所以捍難故以干爲盾也。
云戈句予戟也。者夏氣茂盛萬物體壯枝葉似戟有句予也。
案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以其形句曲有
子刃鄭云若今雞鳴戟也。云干戈萬舞象武也。者宣八年公
羊傳萬者何干舞也。以其用干故知象武。若其大武則以干
配戚則明堂位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若其小武則以干
配戈則周禮樂師教小舞。干舞是也。春夏陽氣發動故云用
動作之時學之。秋冬學羽籥。羽籥翟羽也。秋則體成文章也。籥
笛也。籥聲出於中冬則萬物藏於中云羽籥籥舞象文也。宣
八年公羊傳云籥者何籥舞也。以其不用兵器故象文也。引
詩者邶風簡兮之篇也。證羽籥之義以秋冬凝寒漸靜故云。

疏

凡學至上庠。正義曰此一節是第二節。

用安靜之時學之。盧植以爲春教干夏教戈秋教羽冬教籥
但干與戈羽與籥舞時相對之物。皇氏云鄭引詩左手執籥
右手秉翟則秋冬羽籥同教春夏亦同教干戈義或然也。皆
據年二十升大學者也。注四人至吹籥。正義曰云通職
秋冬亦學以羽籥者此籥師云教戈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
羽籥籥是籥師既教戈又教籥此小樂正教干周禮樂師教
小舞則六舞皆教故知通職至秋冬之時亦教羽籥也。云小
樂正樂師也者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此有大樂
正及小樂正周禮有司樂有樂師故知小樂正當樂師也。
但此經雜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也。小樂正也。云周
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者證樂師有教舞之事。小
舞者謂年幼小時教之舞其舞即帔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
人舞也。云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
秋頒學合聲者證大胥有教樂之事。大胥掌教學士版籍以
待聚致諸子諸子則學士也。春時入學釋蘋藻之菜禮先聖
先師合六舞節奏令之得所。秋時頒布學者才藝和合音聲
使應曲折云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者證籥師有教樂之
事。周禮唯有籥師此云籥師丞者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
○胥鼓南。胥謂大胥南謂南夷之樂旄人教國子南夷樂
之時大胥則擊鼓以節南樂故云胥鼓南。注南南至不僭

○正義曰鈞命決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南一各任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云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者證大胥所以鼓節南由正舞位故鼓之也云旄人教夷樂者證教南樂之人是旄人也引詩以雅以南者是小雅鼓鍾之詩刺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故陳先王正樂以刺之教夷蠻者明王德化率來四夷言先王以萬舞之雅樂以四夷之南樂以籥舞之文樂進旅退旅則知三舞各得其所不有僭差引之者證此經之南舉南樂則四夷之樂皆教之也○注誦謂至同也○正義曰誦謂歌樂者謂口誦歌樂之篇章不以琴瑟歌也云絃謂以絲播詩者謂以琴瑟播彼詩之音節詩音則樂章也若學舞之時春夏學干戈而用動秋冬學羽籥而用靜皆據年二十升於大學者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春誦夏弦在殷之瞽宗也云陽用事則學之以聲春夏是陽陽主清輕故學聲聲亦清輕云陰用事則學之以事秋冬屬陰陰主體質故學事事亦體質因四時所宜順動靜之氣於學功業易成也云周立三代之學者謂立虞夏殷學也其虞之學制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也夏殷之學亦在國而鄭注儀禮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者合周家為言耳故與此注不同夏后氏之學在上庠即周之大學為夏之制也云學書於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

與也者虞書有典有謨故就其學中而教之則周之小學也云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夏后氏上受舜禪是文下有湯伐是武以此二者之間故云文武中以兼有文舞武舞故也云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者以湯伐桀武王伐紂殷周革命事類相似故云功成治定與已同也先師以為三代學皆立大學小學今案下養老於東序是周之大學夏之東序也又王制云養老於虞庠是周之小學為虞庠也又此學虞學也學舞於夏學學禮於殷學若周別有大學小學更何所教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學正詔之於東序學以三者之威儀也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詔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合如字徐音閭注同下大合樂放此○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也數篇數○說如字徐始鏡反注語說同大司成論說在東序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此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即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師氏掌以美

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也。論
 力門反徐力頓反注同行下孟反下文德行同。疏
 老至在東序。正義曰此一節還是第二節中教卅子及學
 士祭與養老合語之威儀又教卅子等祭與養老合語之義
 理兼明所教之官及所教之處又明可成之官考課才藝深
 淺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者此之一凡揔包三事
 也。一是祭二是養老乞言三是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
 東序謂祭與養老乞言及合語之禮皆小樂正之官詔告卅
 子及學士於東序之中謂小樂正以此祭及養老合語三者
 之威儀以教卅子及學士等。注學以至也語。正義曰學
 以三者學教也教以三者威儀容貌言祭與養老乞言及合
 語行禮之時皆有容貌故小樂正教之云合語謂鄉射飲
 酒大射燕射之屬也者此經先云祭與養老乞言別云合語
 則合語非祭與養老也故知是鄉射飲酒必大射燕射之
 等指儀禮成文而言之以其此等至旅酬之時皆合語也其
 實祭未及養老亦皆合語也故詩楚茨論祭祀之事云笑語
 卒獲箋云古者於旅也語是祭有合語也養老既乞言自然
 合語也引鄉射記者證旅酬之時得言說先王之法故云古
 者於旅也語言合語者謂合會義理而語說也。大樂至授
 數。前文小樂正既教三者之威儀今大樂正又教三者之

義理故大樂正學舞干戚干戚則前經祭祀也祭祀之時舞
 其干戚之樂不云祭祀而云舞干戚者容祭祀之外餘干戚
 皆教之語說謂合語之說則前經合語也亦大樂正教以語
 說義理命乞言者大樂正命此卅子及學士於老者而乞言
 則前經養老乞言但前經云祭故略其養老在語說之下皆
 之序在合語之上此經不云祭故略其養老在語說之下皆
 大樂正授數者謂干戚語說乞言三者皆大樂正之官授卅
 子及學士等篇章之數為之講說使知義理。注學以至篇
 數。正義曰此經與前經重序其事文勢相似前經小樂正
 乃教威儀事淺故云詔之東序此大樂正所教義理既深故
 大樂正授數知者文承東序之下大樂正授數之時亦在東
 序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小樂正既詔以三者威儀大樂正
 又教以三者義理於是大司成之官論量課說此卅子學士
 等義理之深淺才能之優劣於東序之中。注司成至事也
 正義曰鄭以下文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父師與樂正相連
 此大司成亦與大樂正相次故知司成則大司成也以其掌
 教故知是司成之屬以其父師司成又掌教國子故知當師
 氏也引師氏以美詔王以下者皆師氏職文案書傳大夫為
 父師周禮師氏中大夫云教國子以三德三行三德一曰至
 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

一日孝行以親父母二日友行以尊賢良三日順行以事師
長云及國中失之事者中謂中禮失謂失禮掌國家中禮失
禮之也○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

事也○問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

問並如字間猶容也注同徐古辨反同畫乎麥反別彼列反

廣古曠反又如字三寸一本作廣三尺三寸三分函胡南反

終則負牆卻就後席相辟○列事未盡不問錯尊

語不疏凡侍至不問○正義曰此一節論國子侍坐於大

敬也疏司成之儀故云侍坐於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可

以問者去大司成遠近中間可容三席之地席制廣三尺三

寸三分寸之一三席則函一丈可以指畫而問也○終則負

牆者問終則起卻就後席負牆而坐辟後來問者列事未盡

不問者其問事之時必待尊者言終如有不曉然後更問若

尊者序列其事未得終盡則不可錯亂○凡學春官釋

尊者之語而輒有否問則為不敬也○凡學春官釋

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

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

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

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

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疏凡學至如

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億本又作噫音抑疏之○正義

曰此論四時在學釋奠之事凡學者謂禮樂詩書之學於春

夏之時所教之官各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猶若教書之官春時於

各釋奠於其先師故云秋冬亦如之猶若教書之官春時於

虞庠之中釋奠於先代明書之師四時皆然教禮之官春秋時

於瞽宗之中釋奠於其先代明禮之師如此之類是也○注

官謂至之事○正義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者謂所教之官

公者毛公趙人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高堂生者魯人漢興
為博士傳禮十七篇藝文志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
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不能言其義是其事也其儒林傳詩
書及禮多矣而不言者以其非俊異也又有傳易及春秋不
引者以此經唯有詩書禮樂故不引易與春秋云億可以為
之也者億是發語之聲言此等之人後世亦可為先師也疑
而不定故發聲為億以三時釋奠獨不言夏故言夏從春可
知也以其釋奠直奠置於物無食飲酬酢之事故云設薦饌
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釋奠所
以無尸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
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請天子命之教始
立學官者也先聖
周公若疏之使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之時
必用幣而行禮諸侯言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則天子
始立學亦釋奠於先聖先師也天子云四時釋奠於先師不
及於先聖者則諸侯四時釋奠亦不及先聖也始立學云必
用幣則四時常奠不用幣也皇氏云行事必用幣謂禮樂器
成及出軍之事其告用幣而已案釁器用幣下別其義非也
行事必用幣繫於釋奠之下皇氏乃離文析句其義非也○

注謂天至孔子正義曰此謂諸侯新建國天子命之始立
學也故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是也知非天子始立
學者以此下文云有國故則否是廣記諸侯之國故知此始
立學者據諸侯也但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若諸侯正
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學耳其所習經業皆於時王學
中其鄉學為庠故鄉飲酒義曰迎賓于庠門之外注云庠鄉
學也若州黨與鄉同處共在鄉學故學記云黨有庠是鄉之
所居黨也州及遂以下皆謂之序故州長春秋射于序學記
云術有序鄭云術當為遂是州遂為序也云先聖周公若孔
子者以周公孔子皆為先聖近周公處祭周公近孔子處祭
孔子故云若若是不定之辭立學為重故及先聖常**凡釋**
奠為輕故唯祭先師此經始立學故奠先聖先師○**凡釋**
奠者必有合也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有國故則**
否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凡大合樂**
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
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
日也鄉飲酒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唯**疏**凡釋至養
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

曰此謂諸侯之國釋奠之時若已國無先聖先師則合祭鄰國先聖先師謂彼此二國共祭此先聖先師故云合也非謂就他國而祭之當遙合祭耳若魯有孔子顏回餘國祭之不必於魯若已國有先聖先師則不須與鄰國合也當各自祭故云有國故則否是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是國故有此人則不與鄰國合祭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正義曰此明合樂之時天子視學於其明日必遂養老。注大合至象類。○正義曰經云凡大合樂者凡者非一之辭鄭以大合樂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頌學合聲者其月令季春大合樂則亦在其中以季春大合樂其文自明故鄭不引之耳。云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者周禮大胥春合舞秋合聲雖無天子視學之文又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則明春合舞秋合聲之時天子亦親視學也云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者案鄉飲酒鄉射禮明日乃息司正云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先生謂致仕者君子謂鄉中有德行者此皆老人也故云是養老之象類。○凡語于郊者語謂論說於郊學。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同馬曰進士謂此矣。曲藝皆誓

之曲藝為小技能也誓謹也皆使謹習其事。技其彼反。○以待又語又語為後復論說也。

○復扶。○三而一有焉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乃進其

等進於眾。以其序又以其謂之郊人遠之俟事官之缺者

以代之遠之者不日後選日郊於成均以及取爵於

人賤技藝。○遠于萬反注同。○於成均以及取爵於

上尊也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于虞庠則郊人亦得酌于上尊以相旅。

近附近凡語至尊也。○正義曰此以下明官爵於學士

之近。○疏凡語至尊也。○正義曰此以下明官爵於學士

論課學士才能也郊西郊考課論說於西郊之學。○正義曰語謂

子親視學於其西郊考課論說於西郊之學。○正義曰語謂

地故也或徧在四郊。○必取賢斂才焉者謂在於西郊學之

中論說取賢斂其才能者以爵之也。○或以德進者。○謂人

能不同各隨才用也德謂有道德者進謂用爵之也德最為

上故進之宜先也。○或以事舉者事次德者雖無德而解世

事或吏治之屬亦舉用之也。○或以言揚者次事也揚亦進

舉之類互言之雖無德無事而能言語應對堪為使命亦舉

用之。○曲藝皆誓之者。曲藝謂小小技術。若醫卜之屬也。誓謹也。若學士中雖無前三事。而有小小技術。欲授試考課。皆且卻之。令謹習。○以待又語者。又語謂後復論說之日。令待後時。若春待秋時也。○三而一有焉者。謂小技藝者所說三事之中。而一事有善者。○乃進其等者。輩類也。若說三事。有一善者。則進於大衆輩中。也。以其序者。序次也。雖得進衆。而不得與衆為一。猶使與其輩中。自為高下之次序也。○謂之郊人者。雖有次序。而待職缺。當擬補之。若國子學士。未官之前。俱為後選。而以小才技藝者。未官之前。而不得同為後選。但名曰郊人。言其猶在郊學也。○遠之者。所以謂為郊人者。是疎遠之故也。○於成均以及取爵於堂上之尊也。者。成均則虞庠也。上尊堂上之酒。尊天子於成均之內。飲酒以恩澤。被及於此。郊人其郊人。雖賤亦得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也。所以榮之。○注董仲舒至相旅。○正義曰。董仲舒為春秋繁露云。成均為五帝之學。虞庠是舜學。則成均五帝學也。以無正文。故云近是也。言虞庠近是成均。凡飲酒之禮。尊者酌於堂上之尊。卑者酌於堂下之尊。故特牲禮主人獻賓及獻衆賓。及長兄弟等。及次賓及次兄弟等。皆酌於堂下之尊。以相旅是也。今郊人雖賤。亦得酌於堂上尊。故云取爵於上尊。○始立學者。既興器用。

幣

與當為豐字之誤也。禮樂之器成。則豐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與依注為豐音虛。觀反。○然

後釋菜

告先聖先師。以器成。○與依注為豐音虛。觀反。○然

不舞不授器

釋奠則舞。舞

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

乃退饋于東序

一獻無介

語可也

言于東序。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饋必刃

疏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至可

反本亦作擯。注同。介如字。○疏也。○正義曰。此一節明禮樂之器初成。用幣告先聖先師。又釋菜告器成。將用乃退饋之。事也。○始立學者。亦謂天子命諸侯。始立教學。又造禮樂之器。新成。學之既畢。乃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然後釋菜。既以幣告後。又更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將用也。故前用幣告其器成。後釋菜告其將用也。不舞不授器。凡釋奠禮重。故作樂時。須舞也。亦既不舞。故不授舞者之器。今其釋菜之時。雖作樂。不為舞也。亦既不舞。故不授舞者之器。乃退饋于東序。釋菜。虞庠既畢。乃從虞庠而退。乃饋禮。其實於東序之中。其禮既殺。唯行一獻。無介。無語。如此於禮可也。○注與當至器成。○正義曰。案雜記宗廟之器。其各者成。則豐之以豕豚。是

器成當學之故知與當為學經言用幣故知告先聖先師以
器成也。○注告先至用也。○正義曰前用幣直云告器成此
釋菜云告器成將用則兩告不同也。熊氏云用幣則無菜用
菜則無幣。皇氏云用幣釋菜祇是一告其義恐非也。案四時
釋奠不及先聖知此用幣及釋菜及先聖者以上文始立學
釋奠先聖先師此文亦云始立學既學器用幣釋菜亦及先
聖也。以其始立學及器新成事重於四時常奠也。故學記云
皮弁祭菜鄭注禮先聖先師知及先聖者以彼云未卜禘不
視學則祭菜與視學為一也。此文云天子視學祭先聖先
師故知學記祭菜及先聖也。熊氏云月令釋菜不及先聖者
以其四時人學釋菜故不及先聖也。王制釋奠于學注以為
釋菜奠幣知非釋奠者彼是告祭之禮初天子出師受成於
學告之無牲明反告亦無牲也。故謂釋奠時亦不及先聖也
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
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
學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
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也。即此學器用幣是也。以前皆熊
氏之說義或當然也。○注釋菜禮輕也。○正義曰此既釋菜
禮輕不可為舞所以大胥云春舍菜合舞似釋菜為舞者彼
謂春欲合舞之時先行釋菜之禮不謂釋菜之時則合舞也

○注言乃至宗也。○正義曰從學器以來皆據諸侯之禮故
云始立學若其諸侯唯立時王之學何得云乃退償于東序
故云乃退者得立三代之學得有夏之東序謂諸侯有功德
者得立三代之學若魯國之比東序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
虞庠在西既退償于東序明釋菜在於虞庠云。教世子
魯之學有米廩東序。○正義曰從上凡學世子至此皆是教世子
上。○疏。教世子。正義曰從上凡學世子至此皆是教世子
選諸侯之法其間雖有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及國之後
教世子以摠之。○注亦題上事。○正義曰題謂目前文王
之為世子文在於下題目以上所設諸事故云亦題上事也。○凡
在於下亦是題目以上所設諸事故云亦題上事也。○凡
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
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
成也懌恭敬而温文。○懌音亦。○立大傅少
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養猶教也
言養者積

浸成長之。少傅詩召反。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

以示之。謂為之行其禮。為于偽。少傅奉世子以觀。

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為說。大傅在前少傅在。

後。謂其在。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是以教。

喻而德成也。以有四人維持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

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

道者也。慎其身者。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

丞。記所云謂天子。疏。凡三至疑丞。正義曰此一節是。

立師傳教以道德既成教尊官正國治之事。樂所以脩內。

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是恭敬之事恭敬是正其容體容。

體在表故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者樂雖。

由中從中而見外禮雖由外從外而入中是中之與外皆有。

禮樂故云禮樂交錯於中謂交問錯雜於其情性之中發形。

於外謂宣發形見於身外也。謂威儀和美也。是故其成也。

也。恭敬而溫文者謂內外有禮貌恭心敬而溫潤文章故。

云恭敬而溫文也。注謂燕居出入時。正義曰上云在前。

在後謂行步動止之節此文言出入故以為燕居出入也。

於師教曉喻其德業成就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

作記者更明師保之德故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

謂教世子以所行之事喻曉也。諸於也而每事之上使世子。

曉喻於德義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保是護也。輔相也。翼助也。謂護慎世子之身輔相翼助使世。

子而歸於道案老子先道後德則道尊德卑此師喻諸德保。

歸諸道先德後道者以道德無定據各有大小老子謂無為。

自然之道故在先德謂人所法行故在後皆謂大道大德也。

此謂教世子之身先須於事得理若身之有德乃可通達流。

記所云據天子也必知據天子者以有師保疑丞下則云四輔三公故知天子也後人作記者取此古記天子之事以成世子之

也。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君子曰德德成

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疏。設四至能也。正義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此皆古記之文語使能一句是後作記者解前記之人所言以四輔三公不必備惟擇好人者語使能也語言也

言古記如此言四輔三公必使能也其四輔者案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无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

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

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

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聞之者聞之於古也

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治直吏反下疏仲尼至為之而治國治並同于依注作迂音同又音紂正義曰此一節是第三節中覆說周公教成王為世子之事及在學行一物而有三善之事故云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

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者仲尼聞古之言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不辟殺害猶尚為之況周公于其身于廣大也今乃廣大其身謂其身得廣大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其周公比殺身之人則優饒為之言周公自優饒光益也所以光益者古人益君則身處危亡周公益君身居尊顯又古人益君則勤若周公益君則逸樂是於身有優饒於德又廣大也。注于讀至大也。正義曰于是語辭迂為迴遠故讀于為迂從廣大之義也。是故知為

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

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

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以為世子若為世子時。疏。是故至為

曰凡教世子之法必須對父成王既幼未能泄阼為人君應須教以世子之法然後能為人君成王既無父今若以成王為世子時則無為世子之處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伯禽與成王居令成王學之知父子君臣之義也。注以為至子時正義曰武王既崩則成王非復是世子今經云以為世子則是周公全用世子禮教之故云若為世子時言雖為君未能泄阼與世子時無異故云以為世子是故抗世子法於子則無為也。以實則不為世子也。

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亦學此禮於成王側欲令成王之知

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

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

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處君父之

位覽海內之士而近不能教其子則其餘不足觀矣。令力呈反。行一物而三善皆

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物猶事也故

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

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

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

君在則禮然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

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

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

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

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

學教。學音效下及注同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

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

世子之謂也

司主也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

周公踐阼

亦題上事

疏

行一至踐阼。正義曰物猶事也謂與國人齒讓之一善則下經所云者是也俗本皆云著於君臣之義而定本無著字義亦通云父在則禮然吾在則禮然直云長不云兄在則禮然者於世子無兄故不云兄在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者國人謂不知禮者疑而發問。曰有父在則禮然者是知禮曉其意而答之言父在則禮然者父在之時恒須謙退不敢居人之前故云父在則禮當如此。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者國人見世子雖貴尚居降於人則知父尊彌甚故云衆知父子之道父子天性自然故云道君臣以義相合故云義長幼有等級上下故云節以幼時事父成人人事君故先父子後君臣長幼輕於君臣故在下父子長幼親屬易明故云知君臣以義和合於後始顯故云著也此世子齒於學者唯在學受業時與國人齒若朝會飲食則各以位之尊卑諸子職云辨其等正其位注云位朝位是也。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國人聞世子為君父之在而居臣子之禮不敢自尊於是各知尊其君父故世子所以父在為子禮君在為臣禮也斯語辭也然父

子天性故云為子也君臣以義相合不云為臣而云謂之臣者世子於君雖曰君臣異於義合故云謂之臣也。注司主至正也。正義曰司是職司故為主謂樂正主太子詩書之業父師主太子成就其德行也云一人也一人謂世子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言世子有大善則萬國以正此經謂世子也何直云一人者恐為一時之事故云一人謂世子也釋詁文元是首故為大也論語云溫良恭儉讓漢有賢良方正故良為善易文言云貞固足以幹事故貞為正也。周公踐阼。從上三王教世子至此皆

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

幼之序

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為政於公族者。弟大計反倅音七對反副也

其

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

內朝

路寢庭。朝直遙反後不出者並同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

外朝

也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

其在宗廟之中則

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

貴賤異位也以官官各有所掌也
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
中之上節也論庶子之官治理公族朝祭燕食吉凶刑罰之事各隨文解之
注正者至族者
正義曰以經之正字乃是正定之正今案在下皆論公之接待族人及犯罪公之赦宥刑殺皆君之所為非庶子所正故知庶子唯主其政令而已故讀為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者案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屬夏官司馬諸侯謂之庶子職掌與諸子同故周禮序官鄭注云或曰庶子掌國子之倅者倅副也鄭注諸子云國子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也言副貳於父也其朝至以齒
此公族之等若朝於公之內朝內朝謂路寢庭朝也公族內朝則西方東面北上
臣有貴者以齒者皆同姓之臣不得踰越父兄皆以昭穆長幼為齒謂父兄雖賤而在上子弟雖貴而處下
注內朝至寢庭
正義曰知路寢庭朝者以下云其在外朝司士為之案周禮司士掌路寢門外之朝則知此內朝是路寢庭朝也
其在外至為之
外朝謂路寢門外之朝也若公族在於外朝與異姓同處位次之時則以官之上下不復以年齒也
司士為之者謂司士之官

主為朝位之次外朝位既司士主之則內朝庶子主之也上文內朝不云庶子為之者以文承庶子之下主之可知故不言也
注外朝至位也
正義曰以言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案周禮司士掌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六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是在路門外也故知此外朝路門外之朝也此對路寢庭朝為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則此路門外朝亦為內朝也故玉藻云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是也其朝位天子之朝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其士門西東面北上若諸侯之朝案大射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士門西東面北上與天子不同周禮司士屬司馬故云亦司馬之屬司馬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皆司士職文
其在至以官
此論同姓公族在宗廟之禮故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也言立位所在如外朝之位也
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者宗人掌禮之官及宗廟授百官之事以爵者隨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者在後又以官之職掌各供其事
注宗人至奉豕
正義曰言宗人掌禮及宗廟者別言及宗廟則掌禮謂宗廟之外諸禮皆掌也云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者以經云以官謂祭祀之時官官各司其事更無正文故引司徒奉

牛以下證之案周禮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其司空奉豕
無文此云知奉豕者案周禮雞人屬宗伯羊人屬司馬故此
云司馬奉羊豕人屬司空案五行傳云牛屬土雞屬木羊屬
火犬屬金豕屬水司空冬官其位當水故鄭注周禮司空奉
豕與案五行傳馬屬火而周禮司馬蓋馬牲者以其主馬故
特使供之此注直云奉牛奉羊奉豕者據諸侯三卿以言之
故不云雞
犬及馬
其登餽獻受爵則以上嗣
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飲
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餽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
餽音後適丁
疏正義曰此亦公族廟中之禮論貴適子之
歷反盥音管
事案特牲禮尸食之後主人主婦賓長等
獻尸三獻禮畢主人獻賓及獻眾賓畢主人酬賓賓莫不舉
主人獻長兄弟及獻眾兄弟內兄弟等訖長兄弟洗觚酌尸
為加爵眾賓長又為加爵畢嗣子乃舉奠奠者初尸未入之
前祝酌奠于銅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乃嗣子舉之必嗣子
舉奠者鄭注特牲云將傳重累之者又云大夫之嗣子不舉
奠則此舉奠者天子諸侯及士之子禮特牲云嗣舉奠盥入
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答拜嗣
子奉解拜尸尸答拜則此經所謂受爵也特牲又云嗣舉奠

先酌入尸拜受嗣子答拜則此經所謂獻也特牲又云無筭
爵之後禮畢尸讓而出宗人遣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餽所
謂餽也以特牲言之則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餽今此經先
云餽者以餽為重舉重者從後以嚮先逆言之故云其登餽
亦登堂受爵之時亦登堂此一登之文包此三事以經文連
於上宗廟之中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謂眾官皆為其事○則
以上嗣○其登餽不用眾官唯用上嗣故云則以上嗣案
特牲餽時雖有長兄弟以上嗣為主○注上嗣至君也○正
義曰言適長子者是適子之中長也凡適皆可以嗣今云上
嗣是嗣中最上云受爵謂上嗣舉奠者以特牲無受爵之文
唯有嗣子舉尸之奠受爵而飲之故此經謂之受爵也云獻
謂舉奠洗爵酌入也者亦以特牲無嗣獻之文故將此為獻
也舉奠謂嗣子也名此嗣子為舉奠嗣子既飲尸前爵畢乃
更洗爵酌入以進尸此謂士禮若天子諸侯除此酌入之數
外子孫別有獻尸故鄭注小雅云天子諸侯除此酌入之數
云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者案少牢饋食無嗣
子舉奠大夫尊於士而不舉奠故知辟正君也
庶子治
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准於內
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

庶姓同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
不齒者特為位不在父兄行列中○行戶剛反 其公大

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

亦如之以次主人大事謂死喪也其為君雖皆斬衰序之必以本親也主人主喪者次主人

者主人恒在上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

同宗無相賓客之道 膳宰為主人君尊不獻酒 公與父兄齒親親也

族食世降一等親者稠疏者希○稠直由反密也 疏庶子至父兄○正義曰庶子治

之謂治此公族朝於內朝之時也既不計官之大小故雖有三命之貴而列位不得踰越在無爵父兄之上也然此句應承第二條前臣有貴者以齒之下其外朝既云司士為之則內朝自然庶子治之也所以在此者當是簡札遺脫故在此也鄭不言者略耳○注治之至行列中○正義曰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者鄭恐外朝亦爾故云唯於內朝則然云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者其餘謂非內朝則皆並計官也云一命齒于鄉里者引黨正文解三命不踰父兄

之事也一命尚卑若與鄉里長宿燕食則猶計年也云再命齒于公族者再命漸尊不復與鄉里計年唯官高在上但父族為重而猶與之計年為列也云三命不齒者三命大貴則不復與父族計年若應有燕會則別席獨坐在賓之東也○其公至主人○此謂君喪而庶子官掌之事也大事謂君喪其臣雖皆斬衰其庶子列次之時則以其本服之精麤為序衰麤者在前列精者在後○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者言非但公喪如此雖於公族之內有死喪之事相為亦如之為死者服麤者居前服精者居後故云亦如之○以次主人者謂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仍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在上居喪主也○注大事至下齒○正義曰以其經云則以其喪服之精麤故知大事謂死喪也云序之必以本親也者案喪服臣為君斬衰今言服之精麤為序故知必以本親服之精麤謂衰服縵布精麤也皇氏云以為喪服以麤為精故鄭注雜記云臣為君三升半微細焉則屬於麤是知斬為精齊為麤若如皇氏說總麻小功為極麤斬衰為極精也書傳何處謂斬衰為精乎但斬衰於麤之外別更稱斬見其哀痛之甚故於齊衰而稱麤也云微細焉則屬於麤者謂得入齊衰之限不復稱斬耳豈謂斬衰細乎皇氏之說非也云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者言主喪之人當在於上以為喪主雖族人

親廟也上云貴室此又云下室故知燕寢也云或言官則下
宮也或言廟則大廟也故春秋云立武宮明堂位云武公之
廟武世室也是通異語也此云諸父及諸子諸孫者未審為
是君之諸父及諸子孫之行爲當是見任卿大夫者之諸父
子孫也然鄭解正室適子不云卅子則卿大夫之適子則諸
父子孫亦謂卿大夫之諸父子孫也不云諸兄諸弟者蓋諸
弟從子孫也○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

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赴告於君也實四廟

考爲始封子也○冠古孫而言五廟者容顯

亂反取七喻反後放此 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

免不免有司罰之弔謂六世以往免謂五世○爲于

至于贈賻承含皆有正焉承讀爲贈聲之誤也正

同賻音附承音贈出注含胡暗反本又作哈贈賻哈穉皆贈
喪之物也車馬曰贈布帛曰賻珠玉曰哈衣服曰穉摠謂之
贈贈猶疏五廟至有正焉○正義曰此論族人雖或至賤
送也吉凶必須相告弔贈承含皆當有正禮庶子掌

其正焉○皆有正焉者正謂正禮庶子之官治之使贈賻贈

舍隨其親疏各有正禮○注實四至子也○正義曰經云祖

廟未毀謂同高祖若高祖以下唯有四廟今云五廟故云容

顯考爲始封子是高祖爲四世也其五世祖是始封之君自

五世以下其廟不毀故爲五廟也○注弔謂至五世○正義

曰六世以往者從六世以至百世但有弔禮故言以往四世

同高祖有總麻之親五世則親盡但有祖免故云免謂五世

也○注承讀至禮也○正義曰承文在賻含之間則贈含之

類故以承爲贈云正禮也者謂庶子之官正之以禮非訓正

爲禮也庶子之官治之便賻賻賻其親疏各有正禮贈賻含

珠玉穉衣服摠謂之贈贈送也 公族其有死罪則

磬于甸人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

其刑罪則織刺亦告于甸人織讀爲穉穉刺也刺

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告讀爲鞠讀書用法曰鞠○織依注

音鍼之林反徐子廉反注本或作織讀爲穉者是依徐音而

改也刺之免反告依注作鞠久六反刺七以反 公族無官

刑

宮割淫刑

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

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

成平也讞

之言白也辟亦罪也。讞徐魚列。反言也辟婢亦反後不音者放此。

公曰宥之

宥寬也欲寬其罪出

於刑也。宥音又。

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

又復也。復扶又反

下不復復自行皆同

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

刑于甸人

對答也先者君每言宥則答之以將更寬之至於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為君之恩無

已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

無及也

罪既正不可宥乃欲赦之重刑殺其類也

反命于公

白已刑殺

公素

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

素服於凶事為吉於吉事

為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經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以弔之今無服者

哭之

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為之干親偽反下不為服為泰祖注非為又為之舞同此必利反

疏

公族至哭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公之同族有

死刑之罪有司行法之事及公為之貶降之禮。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者甸人掌郊野之官又云磬盡也磬謂縣人犯刑罪者欲織刺割之時亦鞠讀刑法之書於甸人之官也。公族無官刑者雖犯官刑不得行官刑。獄成有司讞于公者成平也讞言白也謂讞斷既平定其罪狀有司以此成辭言白於公若其所犯死罪自公之時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犯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公既得有司之白此公族之親則公更言曰寬宥之以法商量使從其寬也有司又曰在辟。有司既得公言更往平審理無可出也。有司又更自公言罪在大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及三宥。有司執法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凡三宥也。初有司自公公令寬宥則答公將更寬宥及公遣三宥之後為公意無已有司不復對公則走出致此刑死之事於甸人也。公又使人追之。謂追止行刑殺之人云雖然必赦之。然猶如是雖罪重如是必更寬宥赦其刑殺也有司對曰

上嗣尊祖之道也

上嗣祖之正統

喪紀以服之輕重

為序不奪人親也

紀猶事也

公與族燕則以齒而

孝弟之道達矣

以至尊不自異於親之列

其族食世降一等

親親之殺也

殺差也。殺色戒反徐所例反差初佳反徐初宜反

戰則守於

公禰孝愛之深也

行主君父之象

正室守大廟尊宗

室而君臣之道著矣

以其不敢以庶守君所重

諸父諸兄守

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以其貴者守貴賤者守賤上言父子

係此言兄弟互相備也

疏

公族至達矣。正義曰此謂第三節中之下節覆明在上公族九條之義。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此覆釋前第一條言公族所以朝于內朝者其內親也。欲使親在其內。故於內朝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者此覆釋在上第二條言宗族在內朝雖貴猶與賤者計年以為齒列者欲明父子昭穆之本恩故也。外朝以

官體異姓也者此覆釋在上第三條也若族人在外朝則不復計年各隨官為次者外朝主尊別不得以私恩為異故雖族人悉以計爵為位是欲與異姓相連結以為體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者覆釋上第四條也所以在廟中行禮時不計年而以官爵列位者爵以德序而廟中行禮時是先尊嚴之所主在德不可私恩故列爵為位是崇高於有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者此覆釋廟中所以授事必隨官序司徒奉牛之屬者官由賢能而興今欲尊崇此賢故授事以表之也。登餼受爵則以上嗣尊祖之道也者此覆釋所以登餼受爵用適子者夫祭祀是尊嚴於祖也適子是先祖之正體故使受爵於尸及升餼尸饌是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者此覆釋前第五條臣服君皆斬而已又以本輕者為下本重者為上不許爵尊卑為次序者是不奪人本親之恩故輕重為序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者此覆釋前第六條公所以降已尊而與族人燕會齒列是欲使孝弟之道通達於下也君尚有親而與族人燕則民有親屬者豈得相責棄此孝弟之道達於下也。其族至殺也者此覆釋族食之事近者食稠遠者食希每世降一等是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者此覆釋前第七條公在軍戰伐之事而載遷主將

行又使庶子官主守之者是為孝愛情深故也載主將行示不自專是孝也使守而尊之是愛也乃是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者此覆釋所以遣適子守大廟適子是宗室之正大廟是祖之正用適子守大廟是尊於宗及廟之室故也○而君臣之道著矣者臣下不敢以庶賤之人守君所重是君臣之道著明也○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者此覆釋前諸父諸子諸孫守貴宮下室之事而貴者守貴賤者守賤賤者讓於貴貴者不相陵犯是讓道達也○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贈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眾鄉方矣鄉方言知所鄉○臨如字徐力鳩反治直吏反鄉許亮反注同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犯猶干也術法也○百姓本或作異

非姓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

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

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

宮刑不翦其類也翦割截也○遠于萬反○疏五廟至類也○

前第八條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之事所以告必赴者君不以貴仍統於親故族人有事告赴是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此解既與君有親何得為庶人者賤其無能也○敬弔臨賻贈睦友之道也者此覆釋前宜弔不弔宜免不免及贈賻必有正焉之事言君敬重弔臨賻贈不使闕失者是君親睦和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者此合結須庶子官義也不待於第九條覆而先在第八結者第九是罪惡之事今結邦國之功不宜與罪惡相連故於此結也倫理也言庶子官治則邦國治理也○邦國有倫而眾鄉方矣者若邦國治理則天下之人眾皆知其所鄉之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者此釋前第九條也犯干也有司獄官也術法也公

族之親有罪公應宜放赦之而猶在五刑者國立有司之官以法齊治一切今不可以私親之罪而干壞有司之正法也○所以體百姓也者此解公所以不干有司正法義也法無二制故雖公族之親猶治之與百姓為一體不得獨有私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者此覆釋上致刑于甸人之事若異姓則刑之於市此同姓刑於甸師隱僻之處者不與國人謀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者此覆釋上無服及公親哭之事所以不弔無服哭於異姓之廟者為其犯罪忝辱先祖於公法合疏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者覆釋上君為之素服為之變之事所以素服居在外寢不在內又不聽樂為之變常者以其實是已親私心喪之也所以私喪之者骨肉之親雖犯刑戮無斷絕之理故也○公族無官刑不窮其類也者覆釋上公族無官刑所以無官刑者不可窮其同類也上公族無官刑在哭與素服之前此在哭與素服之後此覆說刑殺之後君則哭之及素服文相連接待其事終然後別釋公族無官刑故在後也○注剪割截也○正義曰公族既無官刑當髡去其髮故掌戮云髡者使守積鄭康成注法云謂同族不○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

早味爽擊鼓以召眾也警猶起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昕音欣說文云旦明日將出也讀若希警音景

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

師先聖焉與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

有司卒事反命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始之養也

東序釋奠於先老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養老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遂設

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帝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眾適饌省醴

養老之珍具親視其所有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

賓必也○更江衡反注同祭作叟音系口反○適饌省醴

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帝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眾

賓必也○更江衡反注同祭作叟音系口反○適饌省醴

養老之珍具親視其所有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

賓必也○更江衡反注同祭作叟音系口反○適饌省醴

養也

發咏謂以樂納之退脩之謂既

反登歌清廟

謂

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

既歌而語以成之

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

大者也

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旅

意鄉射記曰古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

有神興有德也

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

也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

正君臣之位

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由清廟與武也

有司告

以樂闋

闋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

王乃命公侯伯子

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

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

疏

天子視學大昕

夫勤於朝州里驪於邑是也。驪皇音

至之以仁也。正義曰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上節論天子

視學必遂養老之法則養老既畢乃命諸侯羣吏令養老之

事天子視學者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於此之時

天子親往視學也大昕鼓徵者謂視學之晨大猶初也

明也徵猶召也謂初始明擊鼓以召學士所以警衆者初

聞鼓聲而起先至會聚之處然後天子始至尊者體盤故也

○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者天子既至乃命遣有司行此釋

奠之事與舉也秩常也節禮也謂與舉尋常舊禮以祭先師

先聖焉有司則詩書禮樂之教官也。有司卒事反命者卒

事謂終卒釋奠之事行事畢而反命於天子於天子視學

在虞庠之中有司釋奠既畢天子乃從虞庠入反於國明日

乃之東序而養老故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者

若其尋常視學則於東膠中唯行養老之禮若始立學既視

學畢則適之養老之處東序之中天子親自釋奠於先世之

遂之於東序中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若非始立學則
不釋奠於先老也。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者布席既畢天
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并省視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
者省具既畢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之時遂作樂聲發其歌
咏以樂納之也。退脩之以孝養也謂三老五更入而即位
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脩行孝養之道也。反登
歌清廟者反謂反席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於西階
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乃使工登堂上西階北面歌清廟之
詩以樂之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者謂既歌清廟之後則至
旅酬之節語謂談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義也言父子
君臣長幼之道者所談說善言論父子君臣長幼尊卑上下
之道理也。合德音之致者德音謂歌清廟之詩文王道德
之音致謂致極也言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理合會清廟文
王道德音聲理之至極也。禮之大者也言登歌清廟語說
父子君臣之道是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者謂登歌
之後笙入立於堂下象謂象武王伐紂之樂堂下管中奏此
象武之曲庭中舞此大武之舞大武即象也變文耳。大合
衆以事者衆謂大會衆學士以登歌下管之事。達有神者
謂歌舞其樂明達上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與有德者興謂
發起文王武王之有德使衆前歌後舞也。正君臣之位貴

賤之等焉者登歌清廟文王詩也君詩在上下管象是武王
詩臣詩在下是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而上下之義行矣
者既以此教上下衆知之是上下之義行於衆庶也。有司告
以樂闕者闕終也謂養老之末無筭樂之終也有司告王以
樂終。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者於時諸侯及鄉遂之
吏在此席王燕末乃告之令其養老幼也。曰反養老幼于
東序者此則王所告諸侯之辭也令其各反其國養老幼如
我於東序之禮也。終之以仁也者謂仁恩王家恒自養老
是仁恩也又令諸侯州里而行養老是終之以仁謂仁恩之
心也。注早味至學士。正義曰經云大昕昕明也恐是盛
明之時故云早味爽之前凡物以初為大以末為小必知早
味爽者以云鼓徵衆至然後天子至若其盛明始召學士則
晚矣。注與猶至報也。正義曰秩常也釋詁文也云舉常
禮祭先師先聖者此謂因大合樂之時在虞庠之中祭先師
先聖也若四時常奠各於其學之中又不祭先聖也云視學
觀禮耳非為彼報也者解天子不親釋奠之意所以視學者
觀看有司行禮耳非是為彼學士而報先聖先師也。注凡
大至學也。正義曰言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為其養老是
以往焉大合樂者鄭前注春合舞秋合聲為大合樂其實月
令季春合樂亦是也云言始始立學也者以上文稱云始立

學故以此始為始立學若然始立學則之養老而尋常視學則不養老何得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然此云始之養也為下釋奠於先老之學故云始立學也若非始立學之後則視學凡養老於東膠不釋奠於先老也皇氏云若尋常視學則養老於東膠若始立學則養老於東序以為周立三代之學又立周之大學於東謂之東膠立小學於西郊謂之虞庠故以東膠別也。注三老至必也。正義曰三老五更各一人蔡邕以為更字為叟叟老稱又以三老為三人五更為五人非鄭義也今所不取云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三老亦有更名五更亦有老稱但尊此老名特屬三老耳以其天子父兄所事故知致仕者知天子以父兄養之者以天子冕而總干而舞執鬻而饋是父兄事也云取象三辰五星者三辰謂日月星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大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其三辰之星者二十八宿及諸星也云三老如賓五更如介者案鄉飲酒注數席賓席隔前南面介席西階上東面是也云羣老如眾賓必也者三老既如賓五更既如介故羣老如眾賓以其無文故云必也案鄉飲酒注席眾賓於賓之西南面各特焉是也。注發咏至樂闋。正義曰此文承設席賓禮之後也云發咏以大射之禮約之當納賓之節案大射賓入及庭奏肆夏此養老既尊故用兩君敵禮人門即奏肆

夏故仲尼燕居云入門而縣典是也云退俯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者謂迎老更就位主人乃退酌醴獻之也。注反就至樂之。正義曰知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者約鄉飲酒禮文知之也。注既歌至也語。正義曰案鄉飲酒登歌之後乃下管間歌合樂之後樂正告云正歌備定本。凡歌云工歌備設也工當為正也云歌備而旅者案鄉飲酒之禮告正歌備後作相為司正實取解酬主人主人酬眾賓是歌備而旅酬也旅酬之時則語說合於樂之所美以成其意者解經合德音之致樂之所美謂清廟之詩所美文王有君臣父子長幼之德今於旅之時論說君臣父子之道合會清廟所美之事以成就其升歌清廟之意。注象周至後舞。正義曰案詩維清奏象舞是武王伐紂樂者以上文云登歌清廟此象箭南籥必知此是武王伐紂樂者以上文云登歌清廟此云下管象下云正君臣之位上下之義故知此象為武王樂在堂下也云師樂為用前歌後舞者今文是泰誓之文也。注由清廟與武也。正義曰登歌清廟下管象父詩在上子詩在下故得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注此所告者謂無箏樂。正義曰以上云登歌清廟次下管象此云告以樂闋下即云王乃命諸侯反養老是燕末之事故知樂闋者謂無箏樂也。注羣吏至是也。正義曰經云乃命公侯伯子男

又云及羣吏諸侯既為畿外故知羣吏謂畿內鄉遂之官也
云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者此是王命諸侯羣吏使
之養老如此禮謂如王家於東序之禮是終竟其仁心也云
孝經說以下者孝經援神契文云諸侯歸各帥於國者諸侯
還歸帥行於國云大夫勤於朝者大夫勤力行之於朝云州
里驪於邑者州長里宰之官希驪慕仰行之於邑是也謂此
在下奉行在

上之事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
謂先本於

孝弟之道 **愛之以敬** 謂省其所以 **行之以禮** 謂親
如見 **脩之以孝養** 謂親獻 **紀之以義** 謂既歌 **終**
父兄 **之以仁** 謂又以命諸侯歸 **疏** 是故至以仁。正義曰此

中說視學養老之義是故聖人之記事也者方釋養老之義
記事謂聖人親行養老之禮記序前代之事也慮之以大者
先解初將謀慮養老之時也慮謀也大謂孝弟也言謀慮於
養老之事是本於孝弟故也故云慮之以大也。愛之以敬
者解適饌省禮是愛而又敬之也。行之以禮者解遂發咏
焉而自迎之如見父兄之禮也。脩之以孝養者解既迎又

親獻醴薦饌是脩於孝養故也。紀之以義者解既歌而詠
是紀錄德音之義亦有天下之大義也。終之以仁者解樂
闕而又命諸臣令歸國各 **○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
行此禮是終之以仁心也。

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
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 言其為之本末露見盡
可得而知也喻猶曉也

兗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兗當為說說命書篇名殷高
宗之臣傳說之所作與常也

念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禮義 **疏** 是故至于學。正義曰此
之府。兗注作說同音悅。 **疏** 亦是第四節中之下節覆
說養老而在下衆庶知道德之備其在學乎一舉事而衆皆
知其德之備者謂一舉養老之事以示於下而衆皆知其在
上道德備具其備具者則上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
之屬是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者大事謂養老
初則慮之以大是慎其始末則終之以仁是慎其終也而衆
安得不喻焉聖人養老既慎其本末終始一露見盡以示
衆庶而衆何得不曉喻焉言衆皆曉喻養老之德也。兗命
曰念終始典于學者兗命尚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傳說所作

錄記者既美養老終始而衆得曉喻是由學而來故引究命學為可重之事以結之云念終始者言人君念錄事之終始常在於學中念之以學為禮義之府故聖人於中而行養老之禮是念終始常於學也。注允當至之府。正義曰案尚書序云高宗夢傅說得諸傅岩作說命三篇故知允當為說也典常也釋詁文

世子之記曰

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

朝夕朝朝暮夕也日中又朝文王之為世子非禮之制世子之禮亡言此存其記。朝夕至于直遙反且曰朝暮曰夕舊如字朝朝上如字下文朝夕之食上同下直遙反。

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

世子色憂不滿容

色憂憂淺也不及文王行不能正履內豎言復初

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

後退

羞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上時掌反。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

齊立而養

親猶自也養疾者齊立立冠立端也。齊側皆反注同。膳宰之饌

必敬視之

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齊才細反和胡卧反。疾之藥必親

嘗之

試毒味也。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

善謂多於前。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

又不及武王飯再飯。以至於復初

然後亦復初

復常所服。疏。世子至復初。正義曰此第三節也以文王為世子是聖人之法也不可以為常行故此記尋常世子之禮也。則世子親齊立而養者內豎既言有疾則世子親自齊戒衣立冠立端而養也。注親猶至端也。正義曰經云親齊恐是世子親視齊戒之事非身自為故云親猶自也。以其立冠而養是世子自養故知齊是世子自齊也。云齊立立冠立端也。以經直云齊立故知冠衣皆立也是以立冠立端此則齊服故玉藻云立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立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立端其衣則緇布衣也謂之端者端正也其制正幅袂二尺

疏

世子至復初

正義曰此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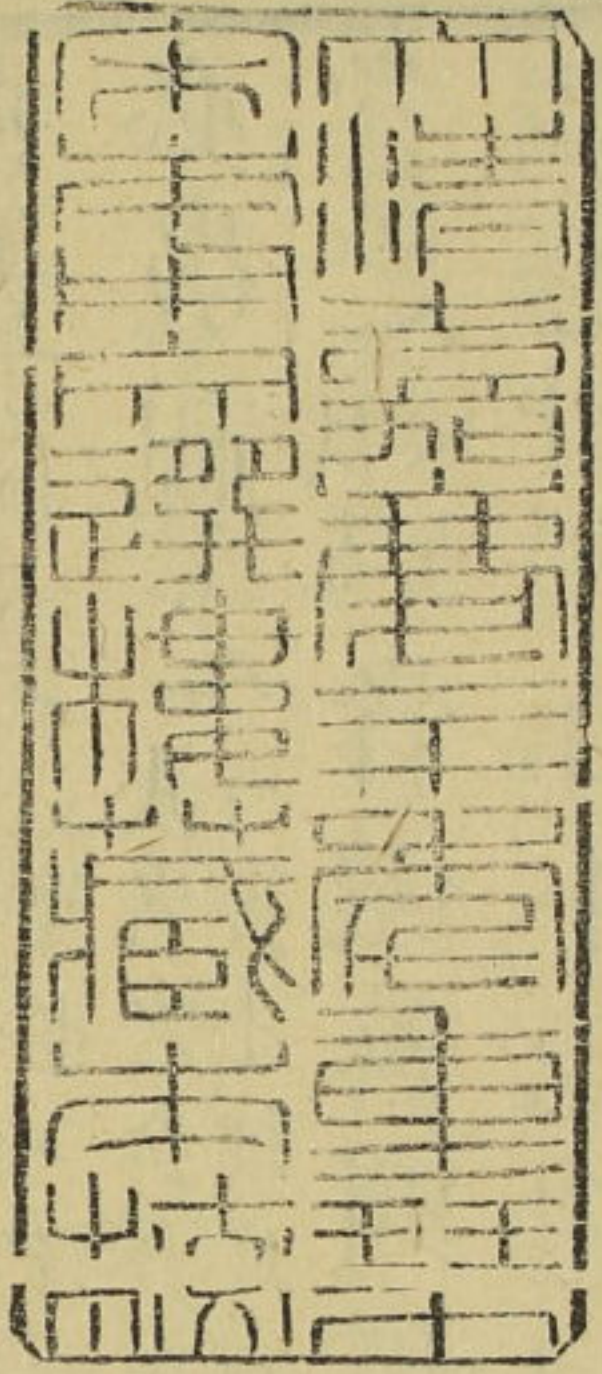
節也以文王為世子是聖人之

法也不可以為常行故此記尋常世子之禮也。則世子親齊立而養者內豎既言有疾則世子親自齊戒衣立冠立端而養也。注親猶至端也。正義曰經云親齊恐是世子親視齊戒之事非身自為故云親猶自也。以其立冠而養是世子自養故知齊是世子自齊也。云齊立立冠立端也。以經直云齊立故知冠衣皆立也是以立冠立端此則齊服故玉藻云立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立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立端其衣則緇布衣也謂之端者端正也其制正幅袂二尺

二寸袂尺二寸鄭注玉藻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
士冠禮上士玄端玄裳中士玄端黃裳下士玄端雜裳齊必
用玄者玄是陰之色陰
氣靜齊亦靜故用玄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

長樂縣志
禮記注疏



江西南昌府學棧

禮記注疏卷二十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八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二十八

文王世子第八

論在上教下說庠序

闕監毛本同浦鏗按說改設

文王之為世子節

惠棟按云文王節食上節宋本合為一節

文王至復初

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復初作日三

食上節

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

闕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煖作暖

武王不說冠帶而養

闕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不稅云本亦作脫

又作說正義本作說。按依說文當作撓从才兌聲

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至乃間閩監毛本同惠棟按

宋本作食上至後退五字

是庶幾為慕尙之義閩監本同毛本是誤尙考文云宋板是字同惠棟按宋本慕作尊

其間有空隙故云惠棟按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隙下衍病字閩監毛本同

文王謂武王曰節

夢帝與我九齡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九聆云本亦作齡正義以皇氏解九齡為鈴鐸而云徧驗書本齡皆從齒

言與爾三者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予爾

文王至而終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注言天氣也至成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氣也二字

俱有零落之義監毛本作零是也凡本零誤齒惠棟按宋本作齡閩本同

成王幼節

不能涖阼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涖作莅注同

成王幼不能至子也惠棟按宋本無此八字

凡學世子節惠棟按云此節疏則四夷之樂皆教之也四字起至下節疏養老乞言及合語之禮語字止宋本闕

四時各有宜學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宜上有所字衛氏集說同

盧文弨云所字當有宜字絕句否則學字當重

干盾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干楯考文引古本盾作楯

戈句矛戟也閩監毛本作子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子誤矛嘉靖本同釋文出句矛

小樂正學干

惠棟按宋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樂誤學

舍菜合舞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舍采云後舍采同

於功易成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無成字

凡學至上庠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是第二節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是上有還字

謂大學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大作入按入字非

鄭引詩左手執籥

考文引宋板如此此本鄭引二字倒閩監毛本同

故謂之大樂正也小樂正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小樂正也四字衛氏集

說同

是小雅鼓鍾之詩

考文引宋板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鍾誤樂

播彼詩之音節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彼作彼

以湯伐桀

閩本同監毛本伐作於

又此學虞學也

閩監毛本同許宗彥按改作又此學書於虞學

凡祭與養老乞言節

惠棟按云宋本分大樂正以下另為一節

師氏掌以美詔王

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美作媿與周禮合衛氏集

說同疏同

云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

宋本也作三

大樂至授數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此八字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節

凡侍至不問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辟後來問者列事未盡不問者 閩監毛本列上有。

凡學節

春官釋奠于其先師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本同毛本于作於下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儋于東序同杜氏通典亦並作于

凡學至如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頗能記其鏗鎗鼓舞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鏗作鏘

凡始立學者節

凡始至以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天子命之使立學者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使作始衛氏集說同

按釁器用幣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按上有今字續通解同

若諸侯正立時王一代之學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正作止

凡釋奠者節 惠棟按云凡釋奠節宋本分大合樂以下另為一節

若唐虞有夔伯夷 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考文字衛氏集說同正義有龍字蓋亦衍文通典五十三引亦作夔伯夷無龍字

明日乃息司正徵唯所欲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同正下衍云字

凡釋至養老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凡大合樂必送養老 惠棟按宋本無此八字

凡語于郊者節

曲藝爲小技能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爲作謂

謂小小技術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術下有也字

始立學者節

惠棟按云始立學節教世子節宋本合爲一節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至可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十二字

凡三王教世子節

惠棟按云凡三王節設四輔節昔者周公節知爲人子節抗世子法

節行一物節宋本合爲一節盧文弼按云按疏只當合設四輔爲一節其仲尼曰至行一物另爲一節

樂所以脩內也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嘉靖本同下脩外同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

惠棟按宋本同石經同宋監本同岳本作太釋文上出大師云音泰下大學大傅六祖大寢皆同石

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皆作大下大傅並同

以有四人維持之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有作其

凡三至疑丞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是第三節中

閩監毛本同盧文弼按三改二云卷首疏分析甚明此尚是第二節

按盧文弼按是也下仲尼曰節疏當同此

設四輔節

正義曰設四輔及三公

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行一物節

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之誤知

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

各本同正義云俗本皆云著於君臣之義而定本無著字義亦通

行一至踐阼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踐阼作謂也

庶子之正節

惠棟按云庶子節其登餽節庶子治之節其在軍節五廟節宋本合為一節

庶子至以官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上節也

閩監毛本同浦鐘按四改三盧文弼按云四當作三

內朝至寢庭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至作路是也

王族故士虎士

惠棟按宋本亦作故按鄭注司士云故士故為士晚退畱宿衛者閩監本故誤旅衛氏集說同毛本誤族

故云亦司馬之屬司馬

閩監毛本同浦鐘按云下司馬二字當衍文

官官各司其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其作故

其登餽節

其登至上嗣

閩監毛本有此五字一○此本脫按○下諸本有正義曰三字惠棟按宋本無

庶子治之節

以次主人

宋監本惠棟按宋本亦並作次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毛本次誤俟

正義曰庶子治之

惠棟按宋本無上三字

治之至行列中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行字

使主人在上居喪主也

閩監本同毛本上主誤王嚴杰按居疑為字之誤

故於齊衰而稱羸也

惠棟按宋本作齊此本齊誤斬閩監毛本同

則主人猶不得在父兄之下而齒列焉

閩監毛本同浦鐘按作然主人

亦不得下而與之序齒列

親者至者希

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親者稠疏者希

其在軍節

正室守大廟

闕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大作太

諸父守貴宮貴室

闕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正義云皇氏云或俗本無貴宮者定本本或作守貴宮貴室正義云皇氏云或俗本無貴宮者定本有貴宮

及諸子孫之行

闕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行作後

五廟之孫節

冠取妻必告

闕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妻下有者字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取作娶無者字

贈送也

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二二八終記云凡二十七頁

公族其有死罪節

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言無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節止為第二十九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九

織讀為織織刺也

闕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上織作鍼案釋文上出則織云依注音鍼之林反刺也徐子廉反注本或作織讀為織者是依徐音而改也下織鍼刺九經古義云案釋文則當云織讀為鍼故下注訓為刺今本皆從徐音誤為織

宮割臙墨劓刑

闕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盧文弼按云通考作刺割此宮字誤公族無宮刑也疏作宮

欲寬其罪出於刑也

闕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欲作欽

公族至哭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又云磬盡也

闕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盡字闕

左傳云室如縣罄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罄作磬下杜預云罄盡也同

用法謂其法律平斷其罪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謂下有用字

公族雖無宮刑閩監毛本同浦鐘按無改犯

公族朝于內朝節惠棟按云公族節五廟之孫節宋本合為一節

公族至達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外朝主尊別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許宗彥別改甲

豈得相遺棄惠棟按宋本作遺此本遺誤責閩本同監毛本遺誤背衛氏集說云不相遺棄

五廟之孫節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類作親○按諸本此下有○及正義曰三字惠棟按宋本無

五廟至類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類作親○按諸本此下有○及正義曰三字惠棟按宋本無

所以必告必赴者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上必字脫閩監毛本同

鄭康成注云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注下衍法字閩監毛本同

天子視學節

示天下之孝悌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梯作弟衛氏集說同考文云古本之什以通典六十七亦作示天下之孝悌也

退脩之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嘉靖本同注同通典引經文亦並作脩

乃席正於西階上閩監毛本作工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工誤正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通典亦作席工

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正義云定本云正歌云工歌備誤也工當為正也

反養老幼于東序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于作於陳澹集說引馮氏曰石梁先生於此經塗去幼字今按疏有其義而鄭注無養幼之文疑是訛本竄入一字按此按是也通典六十七正作反養老于東序無幼字

王於燕之末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末誤未

天子視學大昕鼓所以警眾也至之以仁也閩本同監毛本作天子視學至終之以仁也惠棟按宋本無此十七字

遂作樂發其歌咏惠棟按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樂下衍馨字閩監毛本同

退脩之以孝養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也作者

興謂發起文王武王之有德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謂發起下有謂起發三字無筭樂之終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之作也

王家但自養老惠棟按宋本作但此本但作恒閩監毛本同

是父兄事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事下有之字

云取象三辰五星者三辰謂日月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五星者三辰五字

今文是泰誓之文也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是字當在今文上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節

是故至以仁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者閩監本同毛本也者二字倒

是故古之人節

是故至于學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世子之記曰節

又不及武王一飯再飯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武王作文王盧文昭按云作文王是疏只言文王

世子至復初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知冠衣皆元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皆作俱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終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九宋監本禮記卷第六經五千七百六十四字注五千五百字嘉靖本禮記卷第六經五千七百七十二字注五千五百二十五字

禮記注疏卷二十按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一

禮運第九陸曰鄭云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及陰陽轉旋之道。鄭目錄云名曰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旋之道此於別錄屬通論不以子游為篇目者以曾子所問事類既煩雜不可以一理目篇子游所問准論禮之運轉之事故以禮運為標目耳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與音預蜡仕嫁反祭名夏日清祀殷曰嘉平周日蜡秦曰臘字林作藉索所百反事畢出

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觀闕也孔子見魯君於祭禮之不備於此又觀象魏舊章之處感而嘆之。觀古亂反注同喟去位反又若怪反說文云大息處昌慮反下同處同仲尼之嘆

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言偃孔子弟子游孔子

鄭氏注 孔穎達疏

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一

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末之逮也

而

有志焉大道謂五帝時也英後選之尤者逮及也言不及見志謂識古文不言魯事為其大切廣

言之。逮音代一音代計反選宣面反。疏。昔者至而嘆。下文皆同為于偽反下文為已皆同。從昔者仲尼以下至於篇末此為四段自初至是謂小康為第一明孔子為禮不行而致發嘆發嘆所以最初者凡說事必須因漸故先發嘆後使弟子因而怪問則因問以答也又自言復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至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為第二明須復禮之急前所嘆之意正在禮急故以禮急次之也又自言復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至此禮之大成也為第三明禮之所起前既言禮急急則宜知所起之義也又自孔子曰嗚呼哀哉訖篇末為第四更正明孔子嘆意也以前始發未得自言嘆意而言偃有問即隨問而答答事既畢故更備述所懷也今此第一段明孔子發嘆遂論五帝三王道德優劣之事各隨文解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者謂仲尼與於蜡祭之賓也事畢者謂蜡祭畢了。出遊於觀之上者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觀皇氏云登遊於觀之上熊氏云謂遊目看於觀之上謂然而嘆者謂是嘆之形貌言口輔謂

然而為嘆也。注蜡者至之中。正義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者郊特牲文十二月者據周言之若以夏正言之則十月以殷言之則十一月謂建亥之月也以萬物功成報之云亦祭宗廟者以月令孟冬云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以臘先祖故云亦祭宗廟揔而言之謂之為蜡若析而言之祭百神曰蜡祭宗廟曰息民故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此據揔而言之故祭宗廟而云與於蜡賓也廣雅云夏日清祀以清絜祭祀殷曰嘉平嘉善也平成也以歲終萬物善成就而報功其蜡與臘各已具於上知此蜡是祭宗廟者以下云出遊於觀之上故知是祭宗廟也云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者以其與蜡祭故知仕魯也魯臣而稱賓者以祭祀欲以賓客為榮故雖臣亦稱賓也。注觀闕至嘆之。正義曰爾雅釋官云觀謂之闕孫炎云宮門雙闕者善縣法象使民觀之處因謂之闕熊氏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既言雙闕明是門之兩旁相對為雙熊氏得焉白虎通云闕是闕疑義亦相兼案何休注公羊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關者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也公羊傳云設兩觀乘大路此皆天子之禮是也案定二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廟在雉門外左孔子出廟門而來至雉門遊於觀此觀又名象魏以其縣法象

魏巍也其處巍巍高大故哀三年桓宮災季桓子至御公立
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熊氏云天子藏舊
章於明堂諸侯藏於祖廟知者以天子視朔于明堂諸侯於
祖廟故也穀梁傳云天子班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廟非
鄭義也云感而嘆之者一感魯君之失禮二感舊章廢棄故
為嘆也。仲尼至何嘆。作記者言其所嘆之由又言其所
嘆之事故云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蓋者謙為疑辭不即指
正也於時言偃在側而問之曰君子何嘆言嘆恨何事不云
孔子而云君子者以論語云君子坦蕩蕩不應有嘆也故云
君子何嘆。注言偃至于游。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云姓
言名偃字子游魯人也。孔子至志焉。孔子既見子游所
問若指言魯失禮恐其大切故廣言五帝以下及三王盛衰
之事此一經孔子自序雖不及見前代而有志記之書披覽
可知自大道之行至是謂大同論五帝之善自大道既隱至
是謂小康論三王之後今此經云大道之行也謂廣大道德
之行五帝時也。與三代之英者英謂英異并與夏殷周三
代英異之主若禹湯文武等。丘未之逮也者未猶不也逮
猶及也言生於周衰身不及見上代不能備知雖然不見大
道三代之事而有志記之書焉披覽此書尚可知於前代也
。注大道至言之。正義曰以下云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

大道在禹湯之前故為五帝時也云英俊選之尤者案辨名
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
人曰傑倍傑曰聖毛詩傳又云萬人為英是英皆多於俊選
是俊選之尤異者即禹湯文武三王之中俊異者云志謂識
古文者志是記識之名古文是古代之文籍故周
禮云掌四方之志春秋云其善志皆志記之書也
大道之
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
公猶共也
禪位授聖

不家之睦親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慈孝

之道也。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
廣也

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無匱乏也。長丁丈反
矜古頑反匱其魏反。

分
分猶職也。分
扶問反注同。

女有歸
皆得良與之家
奧烏報反。

貨惡其棄

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

必為己
勞事不憚施無吝心仁厚之教也。惡烏
故反下同憚大且反吝力刃反又力覲反

是故

聖人

之

道

也

謀閉而不與盜竊亂賊而不作尚辭讓之故也故外戶

而不閉禦風氣而已是謂大同同猶和也疏大道至同也

遺記此以下說記中之事故此先明五帝時也。天下為公

謂天子位也。為公謂揖讓而授聖德不私傳子孫即廢朱均

而用舜禹是也。選賢與能者舜明不私傳天位此明不世

諸侯也。國不傳世唯選賢與能也。黜四凶舉十六相之類是

也。鄭注鄉大夫云。賢者有德行。能者有道。藝者四凶共工

驩兜。鯀。三苗。十六相。八元。謂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

叔豹。季狸。八愷。謂蒼舒。饋。鼓。耜。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

也。講信脩睦者。講談說也。信不欺也。脩習睦親也。世淳無

欺談說。輒有信也。故哀公問周豐云。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

民信之。是也。又凡所行習皆親睦也。故孝經云。民用和睦。是

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者。君既無私言。信行睦

也。故。人。法。之。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者。君。既。無。私。言。信。行。睦

故。如。一。無。所。獨。親。故。天。下。之。老。者。皆。得。贍。養。終。其。餘。年。也。

壯。有。所。用。者。壯。謂。年。齒。盛。壯。者。也。所。用。謂。不。愛。其。力。以。奉。老。

幼。也。亦。重。任。分。輕。任。并。班。白。者。不。提。挈。是。也。幼。有。所。長。者。

無。所。獨。子。故。天。下。之。幼。皆。獲。養。長。以。成。人。也。矜。寡。孤。獨。廢。

疾。者。皆。有。所。養。者。壯。不。愛。力。故。四。者。無。告。及。有。疾。者。皆。獲。恤。

養。也。男。有。分。者。分。職。也。無。才。者。耕。有。能。者。仕。各。當。其。職。無。

失。分。也。若。失。時。者。則。詩。衛。女。淫。奔。嫁。為。歸。君。上。有。道。不。為。失。時。故。有。

歸。也。若。失。時。者。則。詩。衛。女。淫。奔。嫁。為。歸。君。上。有。道。不。為。失。時。故。有。

失。時。也。故。注。云。皆。得。良。與。之。家。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

於。已。者。貨。謂。財。貨。也。既。天。下。共。之。不。獨。藏。府。庫。但。若。人。不。收。

錄。棄。擲。山。林。則。物。壞。世。窮。無。所。資。用。故。各。收。寶。而。藏。之。是。惡。

棄。地。耳。非。是。藏。之。為。已。有。乏。者。便。與。也。力。惡。其。不。出。於。身。

筋力者。正是惡於相欺。惜力不出於身。耳。非是欲自營。瞻故

云。不必為己也。是故謀闕而不與者。興起也。夫謀之所起

本為鄙詐。今既天下。一心如親。如子。故圖謀之事。閉塞而不

起也。盜竊亂賊。而不作。者。有之。輒與。則盜竊焉。施有能。必位

則亂賊何起作也。故外戶而不閉者。扉從外闔也。不閉者

不用關閉之也。重門擊柝。本禦暴客。既無盜竊。亂賊。則戶無

俟於閉也。但為風塵入。寢故設扉耳。無所捍拒。故從外而掩

也。是謂大同者。率土皆然。故曰大同。注禪位至親也。已

正義曰。禪位授聖。講堯授舜也。不家之者。謂不以天位為己

與天下共之。故選賢與能也。己子不才。可捨。子立他人之子

則廢朱均而禪舜禹是也然已親不賢豈可廢已親而事他人之親但位是天位子是卑下可以捨子立他人之子親是尊高未必有位無容廢已之親而事他親但事他親有德與已親同也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配天事重不以替叟為祖宗此亦不獨親之義也。注勞事至教也。正義曰以經云力惡其不出於身欲得身出氣力是勞事無憚也憚難也謂不難勞事云施無吝心者經云不必藏於己財貨欲得施散是無吝留之心先釋力然後釋財便文無義。今大道既隱隱猶去也天下為家傳位於子。各

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

俗狹音。狹音洽音音。大人

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

亂賊繁多為此以服之也大人諸侯

也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

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

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以其違大道教朴之

木也教令之制其弊則然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知音智朴音角反稠直由反。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

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

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

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

猶禍惡也。執音卅本亦作勢去羌呂反注同。是謂小康。康安也大道之人以禮

失之則賊。疏。今大至小康。正義曰前明五帝已竟此明亂將作矣。三代俊英之事。孔子生及三代之末故稱今也。隱去也。干戈攻伐各私其親是大道去也。天下為家者父傳天位與子是用天下為家也。禹為其始也。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者君以天位為家故四海各親親而子也。貨力為己者藏貨為身出力贍己。大人世及以為禮者大人謂諸侯也。世及諸侯傳位自與家也。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謂父傳與子無子則兄傳與弟也。以此為禮也。然五帝猶行德

不以爲禮三王行爲禮之禮故五帝不言禮而三王云以爲
禮也城郭溝池以爲固者城內城郭外也溝池城之壑既私
位獨傳則更相爭奪所以爲此城郭溝池以自衛固也禮
義以爲紀者紀綱紀也五帝以大道爲紀而三王則用禮義
爲紀也。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者緣此
諸事有失故並用禮義爲此以下諸事之紀也君臣義合故
曰正父子天然故云篤篤厚也兄弟同氣故言睦夫婦異姓
故言和謂親迎合昏之事。以設制度者又用禮義設爲宮
室衣服車旗飲食上下貴賤各有多少之制度也。以立田
里者田種穀稼之所里居宅之地貴賤異品。以賢勇知者
賢猶崇重也既盜賊並作故須勇也。更相欺妄故須知也
所以勇知之士皆被崇重也。以功爲己者立功起事不爲
他人也。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者故姦詐之謀用是貨
力爲己而與作而戰爭之兵由此起者故姦詐之謀用是貨
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者以其時謀作兵起遞相爭戰禹
湯等能以禮義成治故云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
於禮者也言此聖賢六人皆謹慎於禮以行下五事也。以
著其義者此以下皆謹禮之事也著明也義宜也民有失所
則用禮義裁斷之使得其宜也。以考其信考成也民有相

欺則用禮成之使信也著有過者著亦明也過罪也民有罪
則用禮以照明之也。刑仁者刑則也民有仁者用禮賞之
以爲則也。講讓者民有爭奪者用禮與民講說之使推讓
也。示民有常者以禮行上五德是示見民下爲常法也然
此五德即仁義禮知信也。能明有罪是知也。能講推讓即是
禮也。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者由用也。去罪
退之殃禍惡也。若爲君而不用上謹於禮以下五事者雖在
富貴執位而衆人必以爲禍惡共以罪黜退之。是謂小康
者康安也。行禮自衛乃得不去執位及不爲衆所殃而比大
道爲劣故曰小安也。注大人諸侯也。正義曰上旣云天
下爲家是天子之治天下也以大人諸侯也。正義曰上旣云天
天子又云世及復非卿大夫故以爲諸侯凡文各有所對易
革卦大人虎變對君子豹變故大人爲天子士相見禮云與
大人言言事君對士交云事君故以大人爲卿大夫。注教
令之稠其弊則然。正義曰以三王之時教令稠數徵責繁
多在不下不堪其弊則致如此然謂謀作兵起也案史記黃帝
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尙書舜征有苗則五帝有兵今此三
王之時而云兵由此起者尙書舜征有苗則五帝有兵今此三
時有所用故雖用而不言也三王之時
每事須兵兵起煩數故云兵猶此起也。言偃復問曰如

已流卷二十七

六

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
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也遄疾也言鼠之有身體如人而無禮者矣人之無禮可憎
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復扶又反下復問同相息亮反注
同遄市

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
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於鬼神以制禮下教令也
既又祀之盡其敬也教民嚴上也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
而出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

朝聘也。冠古亂反朝直遙反。故聖人以禮示之
殺戶教反法也徐戶交反。達於喪祭射御冠昏
民知嚴上則此禮達於下

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民知禮則易教。疏言偃
也。正義曰言偃既見夫子所云三王得禮則興失禮則亡
故云禮之急也故孔子乃答以禮所用既上以承天之道下

以治民之備不云承地者承天則承地可知。故失之者死
者言失禮則死若桀紂也。得之者生者若禹湯也引詩邠
風者證人若禮不知速死此詩衛文公以禮化其臣子臣子
無禮之人相視也視鼠有其形體人亦有其形體鼠無禮故
賤人有禮故貴若人而無禮何異於鼠鼠之無禮不能損害
人之無禮傷害更多故云胡不遄死胡何也遄疾也何不疾
死無所侵害既言無禮則死又言禮之所起其本尊大故云
夫禮必本於天言聖人制禮必則於天禮從天出故云必本
於天非但本於天又殺於地殺效也言聖人制禮又效於地
天遠故言本地近故言效。列於鬼神言聖人制禮布列效
法於鬼神謂法於鬼神以制禮聖人既法天地鬼神以制禮本
謂制禮以教民故祀天禋地享宗廟祭山川一則報其禮之
所來之功二則教民報上之義。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
者民既知嚴上之義曉達喪禮喪有君親知嚴上則哀其君
親是曉達喪禮也祭是享祀君親既知嚴上則達於祭也射
御是防衛供御尊者人知嚴上則達於射御冠昏朝聘是
昏有代親之感人知嚴上則達於朝聘昏矣朝是君之敬上聘是
臣之事君民知嚴上則達於朝聘在下既曉於此入者之禮
無教不從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者天
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下既從教不復為邪故得

而正也。注聖人至屬也。正義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昭
二十五五年左傳文則天之明者彼傳云為昏媾姻亞杜預云
若眾星之共辰極也猶昏媾姻亞繫於家人云因地之利者
彼傳云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是也云取法度於鬼神者下
文云降于祖廟之謂仁義謂教令由於祖廟下者謂取仁於
彌取義於祖是取仁義法度於祖廟之鬼神下文云降於山
川之謂興作謂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鳥獸可以與
作器物是取興作於山川之鬼神也下文云降於五祀之
謂制度謂教令由於五祀下者此五祀之神始謂中霤門戶
竈行之法後王制禮取之為制度是取法度於五祀之鬼
神也下文又云必本於天殺於地之後乃云祖廟山川五祀
此交本天效地之下摠云列於鬼神則鬼神之神包此三事
故鄭注云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云以制禮下教令也者
謂法天地鬼神以制禮既卑下此禮之教令以教民故下文
云殺以降命又云命降于社又云降于祖廟又云降於山川
又云降于五祀降則下也謂法此等之神以下教令又祀此
等之神教民嚴上故鄭此云既又祀之盡其敬也教民嚴上
也云鬼者精魂所歸神引物而出者謂之宗廟山川五祀據
其精魂歸藏不知其所則謂之鬼宗廟能引出仁義山川能
引出興作五祀能引出制度又俱能引出福慶謂之神也三

者皆為鬼神故下文云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云山
川所以饋鬼神是山川稱鬼神也皇氏以此鬼神謂宗廟山
川五祀其。○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
義非也。

而聞與。欲知禮終始所成。極。孔子曰我欲觀夏

道。欲行其禮。觀其所成。是故之杞。杞夏后氏。而不足徵也。

也無賢君不。吾得夏時焉。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
足與成也。有小正。有小正音征本或

作有夏。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宋殷
小正。也。吾得坤乾焉。得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

也。歸藏。坤苦門反乾其連反。坤乾

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觀於二。疏。言偃至

正義曰言偃既見孔子極言禮故問其禮之終始可得聞不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以下至禮之大成答以所成之事但語
意既廣非一言可了所答之辭凡有數節今略言之云大
道之行三代之英已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此我欲觀夏道至

已流卷三十一

以是觀之論披檢二記之書乃知上代之禮運轉之事自夫
禮之初至皆從其初論中古祭祀之事及死喪之禮今時所
法於前取以行者自昔者先王至皆從其初論昔者未有宮
室火化後聖有作始制宮室炮燔醴酪之事今世取而行之
故云皆從其朔但今世一祭之中凡有兩節上節是薦上古
中古下節是薦今世之食自玄酒在室至承天之祐摠論今
世祭祀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摠論兩節祭祀獲福之義
自作其祝號至是謂合莫別論祭之上節薦上古中古之食
併所用之物自然後退而合亨至是謂大祥論祭之下節薦
今世之食此禮之大成一句總結上所陳之言也。我欲觀
夏道者我欲行夏禮故觀其夏道可成以不是故之適於杞
欲觀夏禮而與之成。而不足徵者徵成也謂杞君閭弱不
堪是與成其夏禮然因往適杞而得夏家四時之書焉夏禮
既不可成我又欲觀殷道可成與不是故適宋亦以宋君閭
弱不堪是與成其禮吾得殷之坤乾之書謂得殷家陰陽之
書也其殷之坤乾之書并夏四時之書吾以二書觀之知上
代以來至於今世時代運轉禮之變通即下云夫禮之初以
下是也。注欲行至所成。正義曰言我欲行夏禮觀此夏
禮堪成與不知非直觀其禮而云觀其所成者以下云而不
足徵。注杞夏后氏之後。正義曰案樂記云武王下車而

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又史記云武王伐紂求夏后之後而得
東樓公封之於杞是也。注徵成至成也。正義曰徵者徵
驗之義故為成若有賢君則自然成之當不須孔子而云無
賢君不足與成者以杞是夏後雖有賢君欲成夏禮必須聖
人贊佐若其君之不賢假令孔子欲往贊助終不能舉行夏
禮雖助無益故論語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則說之在
孔子行之在杞君以杞君不能行故不足與成所以不能行
者論語云文獻不足故也。注得陰陽之書。正義曰先言
坤者熊氏所易以坤為首故先坤後乾。注觀於二書之意
正義曰案孔子以大聖之姿無所不覽故脩春秋贊易道定
禮樂明舊章今古墳典無所不載而獨觀此二書始知禮之
運轉者以詩書禮樂多是周代之書皇帝墳典又不論陰陽
轉運之事而夏之四時之書殷之坤乾之說並載。○夫禮
前王損益陰陽盛衰故觀此二書以知其上代也。○夫禮
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
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言其物雖質畧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中古未有釜甑
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汙尊鑿地

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為由聲之誤也。由，壻也。謂搏土
為桴也。土鼓，築土為鼓也。燔音煩，揮卜麥反。注作搯，又作
擘，皆同。汚尊，烏華反。注同。一音作烏，杯步侯反。蕢，依注音由
苦對反。又苦怪反。土塊也。桴音浮，鼓槌齊側皆反。釜本又作
酺，音父，甌即孕反。燒如字。又舒照反。鑿在洛反。掬音九，六
反。本亦作曰音蒲，侯反。壻音通，反。搏，徒端反。築，徐音竹。及
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招之於天。○號音
然後飯腥而苴孰。飯以稻米，上古未有火化，苴孰取
苞也。徐爭初反。遣，棄戰反。○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
則降，知氣在上。○地藏謂葬。故死者北首。首陰也。○
注：生者南鄉。鄉，陽也。○鄉皆從其初。謂今行疏
夫禮至飲食。○正義曰：此一節論上代物雖質畧，以其齊敬
可以致祭，神明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者從此以下至禮之大
成，皆是二書所見之事。夫者發語之端，禮謂吉禮。此吉禮元
初，始諸飲食諸於也。始於飲食者，欲行吉禮，先以飲食為本。

但中古之時，飲食質畧，雖有火化，其時未有釜，甌也。其燔黍
捭豚者，燔黍者以水，桃釋黍米，加於燒石之上，以桴之。故云
而抔飲者，謂擊池汗下而盛酒，故云汗尊。以手掬之而飲，故
云抔飲。蕢者，又搏土為鼓。故云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
神者，言上來之物，非但鬼神事，德不享味也。○注：中古至鼓也。
致其恭敬於鬼神，以鬼神事，德不享味也。○注：中古至鼓也。
正義曰：伏犧為上古神農為中古孔子為下古。故易緯云：蒼牙通
則伏犧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故易緯云：蒼牙通
靈昌之成，運孔演命，明道經，若牙則伏犧也。昌則文王也。孔
則孔子也。故易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乎？謂文王也。若
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為上古，故士冠禮云：太古冠布，下云
三王共皮弁，則太古五帝時，大古亦上古也。不謂神農也。知者
各有所對，故上古中古不同也。此云中古者，謂神農也。知者
以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始為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
為桴，是報田之祭。伊耆氏始為桴，則於時始為田也。今此云
蕢，桴土鼓，故知此謂神農也。蕢讀為由，是土之流類，故讀為由。
草名，不可為桴。桴與土鼓相連，由是土之流類，故讀為由。
壻也。廣雅文：土鼓，築土為鼓者，以與汗尊，抔飲相連，蕢尚質。

素故知築土為鼓周代極文而不爾也故杜注周禮籥章云以瓦為匡不須築土或以為桴則搏拊也謂搏土為桴拊以手擊之而為樂其築土為鼓先儒未詳蓋築地以當鼓節不云築地鼓者以經稱土鼓故言築土順經文也經云禮之初始諸飲食謂祭祀之禮故始諸飲食其人情之禮起則遠矣故昭二十六年左傳云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是也○及其至其初○正義曰上古代質素此言後世漸文謂五帝以下至於三王及其身之死也升上屋而號呼告曰卑某復者謂北面告天曰卑卑引聲之言某謂死者名令其反復魄復魄不復然後落尸而行含禮於舍之時飯用生稻之米故云飯腥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豈孰者至欲葬設遣奠之時而用苞裹孰肉以遣送尸法中古脩火化之利也熊氏云升屋而號為五帝時或為三王時皇氏云中古也中古未有宮室皇說非也○故天望而地藏也者○天望謂始死者覆釋所以天望地藏謂葬地以藏尸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以天望招之於天由知氣在上故也○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者體魄降入於地為陰故死者北首歸陰之義死者北首生者歸陰則生者南鄉歸陽也○皆從其初者謂今世飯腥且孰與死者北首生者南鄉之等非是今時始為此事皆取法於

上古中古而來故云皆從其初前文云燔黍捭豚謂中古之時次云及其死也似還論中古之死但中古神農未有宮室上棟下宇及在五帝以來此及其死也而云升屋則非神農時也故熊氏云及其死也以為五帝時或為三王時皇氏以為及其死也還論中古時飯腥且孰謂五帝時故云然後其義非也○昔者先王未有宮

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窟若忽

反槽本又作增又作曾同則登反櫟本又作巢助交反未有火化食腥也食草木之

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

羽皮此上古之時也○後聖有作起然後脩火

之利孰治萬物范金鑄作器用合土瓦甒甕及甒大○合如字徐音閣甒

音令甕步麻反甒音武以為臺榭宮室牖戶榭器之所藏也

大音泰甒大皆樽名以炮裹燒之也○炮薄交以燔加於火上○燔

作謝牖音酉以炮反徐扶交反裹音果以燔上○燔

音煩以亨煑之饌也。亨普仔反。煑也。下合亨同。饌戶郭反。以炙貫之火上。○炙

反以爲醴酪承反。釀之也。酪酢。○醴音禮。酪音洛。承之

反翼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

神上帝皆從其朔朔亦初也。亦謂今行之然。○朔昔者先王至其

一節更論上古之事昔者先王既云未有宮室則摠是五帝

之前云未有火化之事則唯爲伏羲之前以上文中古神農

有火故也。○冬則居營窟者營累其土而爲窟。地高則穴於

地地下則窟於地上謂於地上累土而爲窟。○夏則居橧巢

者謂橧聚其薪以爲巢。○飲其血茹其毛者雖食鳥獸之肉

若不能飽者則茹食其毛以助飽也。○若漢時蘇武以雪雜羊

毛而食之是其類也。○後聖至其朔。○正義曰此一節論中

古神農及五帝并三王之事各隨文解之。○後聖有作者謂

上古之後聖人作起。○然後脩火之利者謂神農也。火利言

脩者火利先有用之簡少至神農更脩益使多故云脩知者

以世本云燧人出火案鄭六藝論云燧人在伏羲之前凡六

紀九十一代廣雅云一紀二十六萬七千年六紀計一百六

十萬二千年也。○范金合土者謂爲形范以鑄金器

合土者謂和合其土燒之以作器物。○以爲臺榭宮室牖戶

者謂五帝時也。○以炮以燔以爲醴酪及治其麻絲以爲布

帛之屬亦五帝時也。○皆從其朔者謂今世所爲范金合土

燒炙醴酪之屬非始造之皆做法中古以來故云皆從其朔

○注孰治萬物。○正義曰孰謂亨煑治謂陶鑄也。○注瓦瓿

甕及甗大。○正義曰檀弓云有虞氏之瓦棺釋器云瓿甗謂

之甕郭注云瓿瓿也。禮器云君尊瓦甗又明堂云泰有虞氏

之尊此等皆燒土爲之。○注榭器之所藏也。○正義曰知者

案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云樂器藏焉爾穀梁云樂器

之所藏是也。○故玄酒在室醴醑在戶粢醜在堂澄

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
鍾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
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
是謂承天之祜

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

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醴與盎
登與沈蓋同物也莫之不同處重古畧近也祝祝為主人饗
神辭也報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祐福也福之言備也
○醴側眼反黍依注為齊才細反注五齊皆同醍音體嘏本
或作假古雅反祐音尸黍讀音一疏故此一節明祭祀因於古
吝泛芳斂反徐音汎盎鳥浪反
昔所供之物并酒之所陳之處○玄酒在室者玄酒謂水也
以其色黑謂之玄而大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玄酒
以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之時在於室內而近
北醴醴在戶醴謂醴齊醴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為賤之陳列
雖在室內稍南近戶故云醴醴在戶皇氏云醴在戶內醴在
戶外義或然也其泛齊所陳當在玄酒南醴齊北雖無文約
之可知也以熊氏崔氏並云此據禘祭用四齊不用泛齊也
○黍醍在堂者以卑之故陳列又南近戶而在堂澄酒在下
者澄謂沈齊也酒謂三酒事酒昔酒清酒之等稍卑之故陳
在堂下也○陳其犧牲者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
且迎牲而人麗於碑案犧牲謂禮陳鼎于門外北面獸在鼎南
東首牲在獸西西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陳於
廟門外橫行西上○備其鼎俎者以牲煮於鑊鑊在廟門之
外鼎隨鑊設各陳於鑊西取牲體以實其鼎舉鼎而入設於

阼階下南北陳之俎設於鼎西以次載於俎也故云備其鼎
俎案少牢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又云鼎入陳于
東方當序西面北上俎皆設于鼎西是也○列其琴瑟者琴
瑟在堂而登歌故書云搏拊琴瑟以咏是也○管磬鐘歌磬亦
在堂下之樂則書云下管鼗鼓笙鏞以間是也其歌鐘歌磬亦
之辭致福而嘏主人也○以降上神與其先祖者上神謂在
上精魂之神即先祖也指其荷氣謂之上神指其亡親謂之
先祖協句而言之分而為二耳皇氏熊氏等云上神謂天神
也○以正君臣者祭統云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
全於臣是以正君臣也○以篤父子者祭統云昭與昭齒穆與
面而事之是以篤父子也睦兄弟者祭統云昭與昭齒穆與
穆齒特牲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眾兄弟是以睦兄弟也○以
齊上下者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
大夫是也○夫婦有所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及特牲
夫婦交相致爵是也○是謂承天之祐者言行上事得所則
承受天之祐福也○注此言至備也○正義曰今禮饌具所
因於古者此玄酒在室及下作其祝號并然後退而合亨皆
是今世祭祀之禮醴醴犧牲之屬是饌具也用古玄酒醴醴
是所以因於古故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也云及其事義者

從玄酒以下至其先祖以上是事也以正君臣以下至承天
天之祐是義也云案讀為齊者案爾雅云案稷也作酒用黍
不用稷故知案當為齊聲相近而致誤引周禮五齊者是酒
正文也鄭注云泛者盛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醪猶
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估酒矣蓋猶翁也成而翁然葱
白色如今鄧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
沈如今造青矣云醪與盎澄與沈蓋同物者以酒正文醪緹
之間有益此醪醪之問有醪又周禮緹齊之下有沈齊此醪
齊之下有澄齊故云醪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案此注澄是
沈齊案酒正注澄酒是三酒二注不同故趙商疑而致問鄭
荅之云此本不誤轉寫益澄字耳如鄭所荅是轉寫酒正之
文誤益澄字當云酒三酒也則是與禮運注同然案坊記云
醪酒在室醪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注云淫猶貪也
又以澄為清酒田瓊疑而致問鄭荅之云禮運云醪醪醪醪
各是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澄為沈齊酒為三酒坊記云
醪也醪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沈齊也
如鄭此言坊記所云醪酒醪酒五齊亦言酒則澄酒是沈齊
也是五者最清故云澄酒非為三酒之中清酒也是與禮運
不異也云奠之不同處重古畧近者奠之或在室或在堂或
在下是不同處古酒奠於室近酒奠於堂或奠於下是重古

畧近云祝祝為主人饗神辭者案特牲少牢禮云祝稱孝
某用薦歲事于皇祖伯其尚饗是祝為主人饗神辭云報祝
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者此下云報以慈告詩小雅云錫爾
純嘏子孫其湛是致福於主人之辭也云祐福也者釋詁文
福之言備郊特牲文言嘉慶備其福之道也其用酒之法崔
氏云周禮大祿於大廟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因朝
再獻后酌醪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為賓則酌沈齊因朝踐之尊
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酌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大
禘則用四齊三酒者醪齊以下悉用之故禮運云玄酒在室
醪醪在戶黍醪在堂澄酒在下用四齊者朝踐王酌醪齊后
酌盎齊饋食王酌醪齊后酌沈齊朝獻王酌醪齊再獻后還
酌沈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為賓亦酌沈齊用三酒之法如祫
禮也四時之祭唯二齊三酒則自祫禘以下至四時祭皆通
用也二齊醪盎也故鄭注司尊彝四時祭法但云醪盎而已
酌盎齊朝獻王還用醪齊再獻后酌醪齊饋食王酌盎齊后亦
侯為賓亦酌盎齊三酒同於祫三酒所常同不差者三酒本
為王以下飲故尊卑自有常依尊卑之常不得有降祫禘時
祭本明所用揔有多少故正祭之齊有差降也魯及王者之

後大禘所用與五禘之禮同若禘與王四時同用三酒亦同
於王侯伯子男禘皆用二齊醴盎而巳三酒則並用二
酌醴齊再獻夫人還酌盎齊饋食君夫人酌盎齊朝獻君還
用昔酒酢諸臣用清酒加爵皆清酒時祭之法用一齊故禮
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鄭云謂朝事時也又云君親割牲
夫人薦酒鄭云謂進執時也其行之法朝踐君制祭則夫人
薦盎爲獻進執時君親割夫人薦酒朝獻時君酌盎齊以酌
尸再獻時夫人還酌酒以終祭也賓獻皆酒加爵如禘祫之
禮天子諸侯酌奠皆用齊酒卿大夫之祭酌奠皆用酒其祫
祭之法既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祫祭在秋案司尊彝秋嘗
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著尊
盛之盎齊醴齊沈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
明水之尊凡十尊也三酒三尊各加玄酒凡六尊也通彝彝
尊其明水鬱鬯陳之各在五齊三酒之上祭日之且王服衮
冕而入尸亦衮冕祝在後侑之王不出迎尸故祭統云君不
迎尸所以別嫌也尸入室乃作樂降神故大司樂云凡樂園
鐘爲宮九變而降人鬼是也乃灌故書云王入大室祿當灌
之時衆尸皆同在大廟中依次而灌所灌鬱鬯小宰注云尸

祭之時之奠之是爲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迎
牲而入至於庭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鸞刀啓其毛
而祝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凡牲則廟各別
牢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牡魯公駢軛案逸禮云毀廟之主昭
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太祖之尸坐
於尸西南而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
故鄭注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
面事尸之禮祝乃取牲脾膋燎于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
以墜于主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是也王乃洗肝
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
置於此壙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
踐即此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著尊泛
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亞獻四獻也
乃退而合亨至薦孰之時陳於堂故禮器云設饌於堂乃後
延主人室大祖東面昭在南面穆在北面徙堂上之饌於室
內坐前祝以畢爵酌奠於饌南故郊特牲注云天子奠畢諸
侯奠角卽此之謂也既奠之後又取腸間脂燔蕭合馨蕭郊
特牲注云奠謂薦孰時當此大合樂也自此以前謂之接祭
乃迎尸入室舉此奠畢主人拜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畢角
拜妥尸是也后薦饌獻之豆籩王乃以玉爵酌壺尊盎齊以

嘉魂魄是謂合莫

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

祇號四曰牲號五曰齋號六曰幣號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太古也孰其殺謂體解而爛之此以下皆所法於中古也越席窮薄也窳覆尊也滌帛練染以為祭服嘉樂也莫虛無也孝經說曰上通無莫。祝之六反徐之又反注同殺本或作肴戶交反越席音活注同字書作趙杜元凱云結草冪本又作窳同莫歷反衣其於既反滌戶管反示號音祇本又作祇蓋音咨皇云黍稷大音太下大史同爛似廉反染如豔反又如琰反樂也音浴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

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謂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為眾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為善也。鉶本又作鉶音刑盛和羹器形也。此禮之大成也。如小鼎羹音庚舊音衡別彼列反下文同。此禮之大成也。解子游以疏作其祝號至是謂合莫。正義曰此一節明祭祀用上古中古之法也。玄酒以

祭薦其血毛腥其俎此是用上古也孰其殺以下用中古也作其祝號者謂造其鬼神及牲玉美號之辭史祝稱之以告鬼神故云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者謂朝踐之時設此玄酒於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此重古設之其實不用以祭也薦其血毛者亦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也。腥其俎者亦謂朝踐時既殺牲以俎盛肉進於尸前也。孰其殺骨體也孰謂以湯爛之以其所爛骨體進於尸前也。與其越席至滌帛皆謂祭初之時越席謂蒲席疏布謂羸布若依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經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此蓋記者雜陳夏殷諸侯之禮故雖宗廟而用越席疏布也。衣其滌帛者謂祭服練帛染而為之醴醢以獻者朝踐之時用醴饋食之時用醢。薦其燔炙者謂燔肉炙肝案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則此君薦之用炙也。夫人薦用燔是也。皇氏云燔謂薦孰之時燔蕭合馨薌知不然者案詩楚茨云或燔或炙鄭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則知此燔炙亦然。皇說非也。君與夫人交獻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是君與夫人交錯而獻也。以嘉魂魄者謂設此在上祭祀之禮所以嘉善於死者之魂魄是謂合莫莫謂虛無寂寞言死者精神虛無寂寞得生者嘉善而神來歆饗是生者和合於寂寞但禮運之作

因魯之失禮孔子乃為廣陳天子諸侯之事及五帝三王之道其言雜亂或先或後其文不次舉其大綱不可以一代定其法制不可以一樂正其先後若審此理則無所疑惑○注周禮至無莫○正義曰案周禮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注若皇天上帝二曰鬼號注若皇祖伯某三曰祇號注若后土地祇四曰牲號若牛曰一元大武五曰齋號若稷曰明粢六曰幣號若幣曰量幣是也云號者所以尊神顯物者其神號鬼號祇號是尊神也牲號齋號幣號是顯物也云腥其組謂豚解而腥之者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兩胎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脰脊脅而已是豚解七體也案特牲少牢以薦孰為始之時皆體解無豚解以無朝踐薦腥故也其天子諸侯既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組之為豚解云孰其殺謂體解而爛之者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於俎以進神者是也案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肅三肫四胙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脰春代脅為十一體也是分豚為體解此孰其殺謂體解訖以湯爛之不全孰次於腥而薦之堂故祭義曰爛祭祭腥而退是也此則腥以法上古爛法中古也云泔帛練染以為祭服者此亦異代禮也周禮則先染絲乃織成而為衣故玉藻云士不衣織云孝經說曰上通無莫者孝經緯文言人

之精靈所感上通元氣寂寞引之者證莫為虛無正本元字作無謂虛無寂寞義或然也○然後至大祥○正義曰論祭饋之節供事鬼神及祭未獻實并祭竟燕飲饗食賓客兄弟然後退而合亨者前明薦爛既未孰今至饋食乃退取歸爛肉更合亨之令孰擬更薦尸又尸俎唯載右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等亦於饌中亨煮之故云合亨體其犬豕牛羊者亨之既孰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為眾俎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者以此經所陳多是祭未之事若是尸前正俎當云是謂合莫不得云是謂大祥既是人之祥善故為祭未饗燕之眾俎也實其簠簋豆鉶羹者此舉事尸之時所供設也若籩豆亦兼據賓客及兄弟之等故特牲少牢賓及眾賓兄弟之等皆有籩豆及俎是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者此論祭祀嘏之辭案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是祝以孝告少牢又云主人獻尸祝嘏主人云皇尸命工祝丞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嘏以慈告言祝嘏於時以神之恩慈而告主人○是謂大祥者祥善也謂饋食之時薦今世之食於人道為善故為大祥○注各首其義者○正義曰首猶本也孝子告神以孝

為首神告孝子以慈為首各本祝嘏之義也。○孔子曰於呼哀哉我觀周

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政亂禮失以為魯尚愈於音烏呼好奴

反舍音捨下。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哀矣非猶失也

魯之郊牛口傷鼯鼠食其角又有四十郊不從是周公疏

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與之。禘大計反鼯音兮

孔子至適矣。正義曰此明孔子歎意前始發歎未言自歎

之意子游有問即隨問而荅荅事既畢故更述其所懷於呼

哀哉是傷歎之辭言觀唯魯國稍可吾捨此魯國更何之適而

禮儀法則無可觀瞻唯魯國稍可吾捨此魯國更何之適而

觀禮乎言魯國尚愈勝也言尚勝於餘國故韓宣子適魯

云周禮盡在魯矣。魯之郊禘至其衰矣。○魯合郊禘也非

是非禮但郊失禮則牛口傷禘失禮躋僖公。○注非猶至與

之。正義曰郊牛口傷宜三年經文鼯鼠食其角成七年經

文四十郊不從僖三十一年經文言子孫不能承。○祀之郊

奉興行周公之道故致使郊牛有害卜郊不從。○祀之郊

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先祖法度

子孫所當守。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

○契息列反。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假亦大也

假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祀之至守也。○正義曰祀郊禹宋郊契蓋是夏殷

然。○疏。天子之事祀宋是其子孫當所保守勿使有失案

祭法云夏郊鯨殷郊冥今祀郊禹宋郊契者以鯨冥之德薄

故更郊禹契蓋時王所命也。○祝嘏至大假。○正義曰言天

子諸侯所祭之時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神以嘏福而與主

人二者皆依舊禮無敢易其常事古法是謂大假大也既

不敢易法是於禮法大中之大謂大大之極也。○注假亦至

不然。○正義曰假大也釋詁文以經既有大字故云假亦大

也從此以前皆論法於古道則為善故上文承天之祐次交

是謂合莫又次云是謂大祥又次文是謂大假皆論其善也

所以論其善者將欲論其惡故也。○鄭云將言今不然今謂孔

子之時也禮廢政壞不如大祥大祥假之等自此以下皆論

今時之惡故下云是謂。○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

幽國是謂僭君是也。○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

非禮也是謂幽國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幽

也國閭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疏

也國閭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疏

也國閭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疏

也國閭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疏

也國閭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疏

祝嘏至國。正義曰謂主人之辭告神報謂尸之辭致福告於主人皆從古法依舊禮辭說當須以法用之於國今乃棄去不用藏於宗祝巫史之家乃更改易古禮自為辭說非禮也而國之君臣祇聞今日祝嘏之辭不知古禮舊說當是君臣俱闕故云是謂醜學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也僭學先幽國。醜學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也僭學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醜學古雅反又音嫁爵名也夏曰醜殷曰學周曰爵
疏 醜學至僭君。正義曰醜是夏爵學是殷爵若是夏殷合今者諸侯等祭祀之時得以醜學及於尸君其餘諸侯於禮不侯乃是僭禮之君。注醜學至用之。正義曰案明堂位云夏曰醜殷曰學是先王之爵也天子有六代之樂王者之後得用郊天故知唯天子王者之後得用之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此醜學謂祭祀尸未入之時祝酌奠於銅南者也故郊特牲云舉學角是也若尋常獻尸則用王爵耳。○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切脅之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疏 冕弁至脅君。正義曰冕弁衛及軍器也。脅脅劫反。

大夫以下稱家冕是衮冕弁是皮弁冕弁是朝廷之尊服兵革是國家防衛之器而大夫私家藏之故云非禮也。是謂脅君脅劫脅也私藏公物。○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則見此君恒被臣之劫脅。

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臣之奢富僭於國君敗官事不攝焉得儉。○疏 大夫至亂國。正義曰大夫具官

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羣職不得官官各須具足如君也故孔子譏管仲云官事不攝焉得儉是也。祭器不假者凡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若不假者唯公孤以上得備造故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大夫亦四命。聲樂皆具者大夫自有判縣之樂而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者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非禮也者若大夫並為上事則為非禮也。是謂亂國者大夫為此上諸事與君相敵乃是敗亂之國也。○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二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

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

國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或與僕相等輩而處是謂君臣共國無尊卑也有喪昏不歸唯君

耳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僕又不可與士齒。期居其反朝直遙反注同或與僕相息亮反一讀如字則連下為句等輩

下內疏故仕至同國。正義曰仕於公曰臣者公是諸侯

反。之辭而曰臣自貶退也。仕於家曰僕者謂卿大夫之僕

又賤於臣若仕於大夫之家即自稱曰僕彌更卑賤也三年

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者若君有喪昏則恒在於國不歸

臣有喪昏則歸嚮家一期之間不復使役也故云期不使。

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者今臣之有喪乃不

致事身著衰裳而入君朝或與家臣之僕錯雜而居齊齒等

輩是為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者君之喪昏而在國臣

有喪昏而不歸家亦在國是君與臣同國又臣是卿大夫與

僕雜居且臣是君之臣僕是臣之僕今卿大夫與

夫與僕雜居尊卑無別亦是君臣共國也。故天子有

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

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泰伯之弟鍼出

奔晉刺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故天子適諸侯必

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

紀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也天子雖尊舍

居勇反後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勅也。壤音怪惡烏路反拱徐

謂君臣為讒無故而相之是戲讒也陳靈公與孔甯儀

本又作寧案左傳作寧公羊作甯各依字疏故天子至為

讀父音甫數色角反取殺申志反又如字疏故天子至為

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者案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是也

以處其子孫者謂子孫若有功德者封為諸侯無功德直食

邑於畿內也。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者謂諸侯子孫封為

卿大夫若有其大功德其子孫亦有采地故左傳云官有世

之祿養其子孫故云以處其子孫然從是謂幽國以下皆論其臣惡今此云是謂制度而論善者此論古之制度如此今日則不然謂今惡起文故云是謂制度非論今日之好故注云言今不言然也。注昭元至母弟。正義曰此所引春秋昭元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証諸侯有國處子孫之義譏秦伯不然也。注陳靈至弑焉。正義曰此宣十年左傳文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徵舒之母夏姬公謂孔寧儀行父曰徵舒似女行父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後楚殺徵舒立成公是取弑也。○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疾今失禮如此為言禮之大義也柄所操以直吏反下文注以治事同為于偽。柄兵命反儆必刃反治政皇如字徐反下又為遂為皆同操士刀反。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事

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又為言政失君

危之禍敗也肅駿也疵病也。倍步內反。疏是故至君也。敝音弊本亦作弊疵才斯反峻恤俊反。經疾時失禮致此在上禍敗之事故言禮之大義禮者君之大柄者言人君治國須禮如巧匠治物執斤斧之柄。所以別嫌明微者此以下亦並明用禮為柄之事使寡婦不夜哭是別嫌君子表微是明微也。儆鬼神者以接賓以禮曰儆以郊天祀地及一切神明是儆鬼神也。考制度者考成也制度為廣狹丈尺以禮成之也。別仁義者仁生義殺各使中禮有分別也。所以治政安君也者用禮為柄如前諸事故治國得政君獲安存故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大臣至俗敝。正義曰大臣謂大夫以上倍謂倍君行私也或有屢諫不聽皆越關倍君而去。小臣竊者小臣士以下竊者盜也職闇位卑但為竊盜府庫之事。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者肅峻也敝凋殘也君位已危大臣又倍小臣盜竊愚君無奈此何唯知暴怒急行刑罰故云刑肅上下乖離故云俗敝俗敝刑肅故法教無常。注肅駿也疵病也。正義曰案釋詁文云肅駿俱訓為疾是肅為駿也釋詁文又云疵病也疵國者君既危於上臣又叛於下刑肅嚴重風俗凋敝

皆國之病。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於此又遂為

故云疵國。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輝音暉見賢通反。是故夫政必本於

天殺以降命。降下也。殺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殺戶教反。注及下同。

命降于社之謂殺地。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

物生。會古外反。降于祖廟之謂仁義。謂教令由祖下者大

于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至于禰高者重義也。上時掌反。下上配上生皆同。降於山川之

謂興作。謂教令由山川下者也。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共國事。共音恭。降於五祀

之謂制度。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為宮室制度。此聖人

所以藏身之固也。政之行如此何用。疏。故政至固也。節以上文云政之不在則國亂君危。此則廣言政之大理本於天地及宗廟山川五祀而來所來既重故君用之得藏身

安固也。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者。故因上起下之辭。人

君身在於中。施政於外。人但見其政不見其身。若政之美盛

則君身安靜。故云政者所以藏身也。鄭云藏謂輝光於外而

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是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是

故謂政是藏身之固。其事既重。所施教令必本於天。而天

有運移。若星辰剛達北極。氣有陰陽。若冬夏之有寒暑。殺

以降命者殺效也。言人君法效天氣。以降下政。教之命效星

辰運轉於北極。為昏媾姻亞。效天之陰陽寒暑。為刑獄賞罰

是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者。上云政本於天。此論

政降於地上。既云必本於天。殺以降命。此亦當云必本於地。

殺地命者。政令之命降下於社。謂從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即

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法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即

殺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法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即

殺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法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即

殺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法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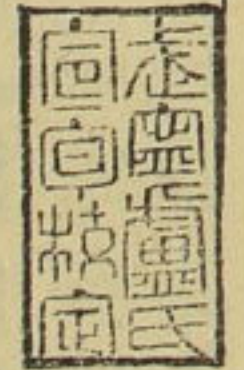
殺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法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即

殺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法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即

可作器物人君法山川以興作其物也降於五祀者所施政
令降於民者從五祀而來謂法此五祀之神以施政令也
之謂制度者初造五祀之人既立中雷門戶竈行大小形制
各有法度後王所以取為制度等級也此聖人所以藏身之
固也者政既法天地法祖廟山川五祀所重若此謹慎行之
所以藏其身而堅固也注殺天之義為父子兄弟昏媾姻亞以
五年左傳云禮者天之經地之義為父兄兄弟昏媾姻亞以
象天明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為刑罰威獄以類
其震曜殺戮此注云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揔包之也皆
法天之所為以下教令也注社土至物生正義曰下云
社者神地之道此云土地之主則神也土會之法有五地
之物生者此大司徒文五地則山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
有所生五地揔生萬物人君法之施政令亦揔養萬民也
注大傳至義也正義曰引此者證祖禰廟有仁義也云自
禰率而上至于祖遠者輕仁也者自用也率循也言用禰之
仁依循而上至于祖遠者恩愛漸輕是據仁恩也自祖率
而下至於禰高者重義也者言用祖之義依循而下至于
禰高者尊重是義事也祖廟之中自然有此仁義人君法之
施此仁義教令以教下民也注五祀至制度正義曰此
五祀鄭云有中雷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為宮室制度者如鄭

此言則五祀神者謂初造五祀之神此人造五祀有其制度
後王法此人之神更為制度此人造五祀非五祀本神也其
五祀亦自然有其虛無之神非後王所取法也故此不言之
○注政之至之為○正義曰言政之行若能如此法天陰陽
使賞罰得所法地高下令尊卑有序法之祖廟而行仁義法
之山川五祀而為興作制度若能如此則民懷其德禍害不
來何所防禦故云何用城郭溝池也
池之為言不用城郭溝池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一



禮記注疏卷二十一按勘記

江西南昌府學聚

禮記注疏卷二十一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禮運第九

以曾子所問事類既煩雜惠棟按宋本同閩本所誤問
同事二字闕監毛本所問事
誤問篇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節

惠棟按云昔者節大道節今
大道節宋本合為一節

志謂識古文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古下有之字

昔者至而喚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舊縣法象使民觀之處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本象
下衍魏字衛氏集說同毛本衍

魏字舊誤二

以其縣法象魏魏也

監毛本如此此本一魏字脫閩
本同考文引宋板同

字子游魯人也

閩監毛本同齊召南云魯人當作吳人今常熟縣卽子游故里

謂廣大道德之行五帝時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大道德三字闕

并與夏殷周三代英異之主

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殷作商對本殷周三三字闕

未猶不也逮猶及也

監毛本同閩本不也逮三字闕

雖然不見大道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不見大三字闕

尙可知於前代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前代也三字闕

周公此大道在禹湯之前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周公此大道五字闕

案辨名記云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記云二字闕

萬人曰傑

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本人曰二字闕

是俊選之尤異者

惠棟按宋本同閩本是字闕監毛本是誤而

大道之行也節

矜寡孤獨廢疾者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石經廢作癯衛氏集說同。按癯爲正字廢爲假借

字

不必藏於己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已作己宋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下爲己並

同

大道至大同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下大字脫

脩習睦親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習下有也字

禪位授聖謂堯授舜也

閩監本同毛本謂作是

謂不以天位爲己家之有而授子也

惠棟按宋本有而字此本而字脫閩

監毛本同

不以瞽叟為祖宗

閩監本同毛本祖宗二字倒

是無吝畱之心

閩毛本畱作惜監本亦作惜吝誤客

今大道既隱節

敦朴之本也教令之稠

宋監本同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同衛氏集說同閩

本本也教三字闕監本闕本也二字

盜賊多有

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本盜賊多三字闕

正義曰前明五帝已竟

惠棟校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此明三代俊英之事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事下有也字

城內城郭外城也

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無也字此本外下城字脫閩本同考文引宋板

外城作城外

溝池城之壘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壘作壘

雖在富貴執位

閩監本同毛本執作勢

對士文云事君

閩本同監毛本文作又

故云兵由此起也

監毛本作由此本由誤猶閩本同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節

言偃至正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證人若無禮

惠棟校宋本如此此本脫無字閩監毛本有無字脫若字

臣子無禮之人

閩監毛本同許宗彥校子下增刺字

列於鬼神

閩監毛本神下有者字

言聖人制禮

閩監毛本人作王下聖人既法同

布列法於鬼神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列下有空闕閩監毛本補效字

謂法於鬼神以制禮

閩監毛本無於字

教民報上之義

補閩監毛本報作嚴

曉達喪禮

惠棟按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脫喪字閩監毛本喪誤於

聘是臣之事君

閩監毛本有君字衛氏集說同此本君字闕

昭二十五年左傳文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文誤云閩監毛本文下增云字衛氏集說同

是取興作於山川鬼神也

閩監毛本興作下有法度二字

下文云降於五祀之謂制度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文上衍也字云上衍又字

始謂中霤門戶竈行之法

閩監毛本同浦鏜按謂改爲

下文又云必本於天

監毛本如此此本又云作云又惠棟按宋本作又有闕本同

此文本天效地之下

毛本同閩監本效作殺惠棟按宋本文作又

以制禮既畢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本畢作畢衛氏集說同毛本畢作降

故鄭解此云

惠棟按宋本有解字此本解字脫閩監毛本同

聖聖人參於天地

補案聖聖誤重

其義非也

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九終記云凡二十三頁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節

惠棟按云言偃節夫禮節昔者先王

節故元酒節作其祝號節宋本合爲一節。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故人者其天地之德節止爲第三十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三十

言偃至觀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觀其夏道可成以不

閩本同監毛本以作與

卽下云夫禮之初以下是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本下是也三字闕毛本三字亦闕又禮誤節初誤所

觀此夏禮堪成與不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禮堪成與四字闕

以下云而不足徵○注杞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本足徵○注四字闕

武王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本封夏后氏四字闕

求夏后之後監毛本如此惠棟按宋本后有氏字

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東樓公封四字闕

徵驗之義故為成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驗之義故四字闕

而云無賢君不足與成者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本賢君不足四字闕

先言坤者熊氏云惠棟按宋本有云字此本脫閩監毛本同

黃帝墳典閩監毛本同齊召南按黃改皇按齊校是也孔安國尚書序云三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之五典

夫禮之初節

以水桃釋黍米閩監毛本桃作洮衛氏集說同

以鬼神享德不享味也閩監毛本享作饗衛氏集說同

出塙也廣雅文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文作云非也

釋所以天望地藏之意閩監本同毛本意作義

故以天望招之於天閩監本同毛本招誤拓考文引宋本故作所

與死者比首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與作及

前文云燔黍捭豚謂中古之時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燔黍捭豚謂中古之

八字闕

但中古神農未有宮室上棟下宇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中古神農未有

宮室八字闕
及在五帝以來閩監毛本同浦鏗校及改乃

以為五帝時或為三王時皇氏以為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時或為三王時皇氏以九字闕

昔者先王節

夏則居檜巢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居檜云本又作增又作曾同則登反出櫟云本又作巢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檜作檜洪頤煊九經古義補云按大平御覽五十五引作檜家語問禮篇亦作檜劉熙釋名云檜露也露上無屋覆也左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注云巢車車上加檜孔氏正義引說文云櫟兵高

車加巢以望敵也檜澤中守草樓也巢與曾皆樓之別名今本作檜傳寫之誤

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本同閩監本十

二字闕按此節閩監本經注多闕合土以下至節末全闕毛本已完補

然後脩火之利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

孰治萬物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治作治按治非也此本疏亦作治字之誤也

瓦甌甃及甌大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令甃及甌大也考文云甌大下有也字

以為臺榭宮室牖戶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牖誤牖

榭器之所藏也此以為臺榭宮室牖戶注文監本空闕

以炮諸本同監本空闕

裏燒之也

此以炮注文諸本同監本空闕

以燔

諸本同監本空闕

加於火上

此以燔注文諸本同監本空闕

以亨

諸本同監本空闕

煮之饌也

此以亨注文諸本同監本空闕

以炙

諸本同監本空闕

貫之火上

此以炙注文諸本同監本空闕

以為醴酪

諸本同監本空闕

烝釀之也酪酢載

此以為醴酪注文諸本同監本空闕

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諸本同監本空闕

朔亦初也亦謂今行之然

此皆從其朔注文諸本同監本空闕

同

疏閩監毛本此節疏文多闕此疏字亦闕惟此本及惠棟按宋本完善浦鏜按從儀禮經傳通解續補入亦

故元酒在室節

管磬鍾鼓

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鍾作鐘石經同

與其先祖

閩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與誤舉

南北陳之俎設於鼎西

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北誤其設誤豆

當序西面北上俎皆設於鼎西

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當誤堂

俎誤此

則承受天之祐福也

考文引宋板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承誤特

非為三酒之中清酒也

閩監毛本同盧文弼按云為當作謂

與五禘之禮同

閩監本同毛本與誤於惠棟按宋本五作王績通解同

朝踐君夫人酌醴齊

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夫人二字當衍

酢諸臣用事酒

惠棟按宋本作事此本事誤昔閩監毛本同

故禮器云君親制祭

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制誤致下君制祭同

闕鐘為宮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圖作圓按周禮作

九變而致人鬼

惠棟按宋本作致績通解同此本致作降閩監毛本同

眾尸皆同在太廟中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同在太誤在太太閩本脫同字太字上空闕

監毛本脫同字

置於北墉下

閩監本同毛本墉誤墉

至薦孰之時陳於堂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陳於堂三字闕

乃後延主人入室

惠棟按宋本作主績通解同此本主誤人閩監毛本主作尸

酌奠於饌南故郊特牲

惠棟按宋本同此本奠於饌南故五字闕閩監毛本同

既奠之後又取腸間脂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既奠之後又五字闕

謂薦孰時當此大合樂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時當此大合五字闕

主人拜以受尸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主人拜三字闕

崔氏以為后獻皆用爵

閩監毛本同盧文弼按云用下當有瑤字

瑤爵謂尸卒食

監毛本同閩本尸卒二字闕

則后未酌尸以前不用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以前不用也五字闕

用璧角璧散可知

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闕本璧角

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

惠棟按宋本同闕監毛本諸臣加爵用五字闕

禘祭在夏醴齊盞齊

惠棟按宋本同闕監毛本在夏醴齊盞五字闕

王朝踐獻用醴齊后亞獻用盞齊

惠棟按宋本同闕監毛本醴齊后亞獻五字闕

字闕

王酌尸因朝踐醴齊

惠棟按宋本同闕監毛本王酌尸因朝五字闕又毛本踐誤醴

天子時祭用二齊者

惠棟按宋本同闕監毛本祭用二齊者五字闕

秋冬用著尊盛醴齊用壺尊盛盞齊

惠棟按宋本同闕監毛本尊盛醴齊

用五字闕

皆云兩者以一尊盛明水

惠棟按宋本同闕監毛本以一尊盛明水五字闕又毛本者

作者。按作者與周禮司尊彝合

作其祝號節

疏布以冪

石經作冪岳本同釋文同此本冪誤冪闕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注疏放此。按依說文當作幘从巾冪聲其字亦作冪誤作冪俗作冪

三曰祗號

闕監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祗誤祗嘉靖本同釋文出示號與周禮大祝合云本又作

祗

五曰齋號

嘉靖本同闕監毛本齋作盞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示齋號按周禮作盞

尊蒲蓆也

惠棟按宋本有席字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同此本席字脫闕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氏集說同

上通無莫

闕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段玉裁按無改元盧文弼按云按疏此本作元莫

正本元作无按作元是也正義云上通元氣寂寞是注當作元莫之明證又云定本元字作无謂虛無寂寞義或然也謂之義或然者是正義本不從定本作无莫也

邊豆鉶羹

闕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鉶云太作鉶

史祝稱之以告鬼神

惠棟按宋本同闕監毛本史祝作祝史衛氏集說同

孰其殺骨體也

闕監毛本殺下有者殺二字惠棟按宋本同

上通無莫者

闕監毛本同段玉裁按本無改元

證莫為虛無

闕監本同毛本無誤文惠棟按宋本無下有也字

正本元字作無

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作无段玉裁按本云正當作定

此論祭饋之節

惠棟按宋本有此字衛氏集說同此本此字脫闕監毛本同

饗食賓客兄弟也

惠棟按宋本有也字衛氏集說同此本也字脫闕監毛本同

承致多福無疆

闕監毛本作承衛氏集說同此本承作承

孔子曰於呼哀哉節

惠棟按云孔子節宋本分魯之郊禘為一節

孔子至適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祀之郊也節

闕監毛本分祝嘏以下另為一節

祀之至守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祝嘏莫敢易其常節

祝嘏至大假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言天子諸侯所祭之時

闕監本同毛本諸侯二字誤在所祭下

故上文承天之祐

闕監毛本文作云下次文是謂合莫又次文是謂大假並同

鄭云將言今不然

闕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鄭上有故字

不如大祥大假之等

闕監本如此此本假上行祥字毛本如作知

祝嘏辭說節

祝嘏至幽國

惠棟宋本無此五字

幽闇也

闕監毛本有闇字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闇字脫

國闇者

闕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古本作闇國者

醜學及尸節

醜學至僭君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冕弁兵革節

冕弁至脅君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脅劫脅也

闕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下脅字

故仕於公曰臣節

故仕至同國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卽自稱曰僕

闕監本同毛本卽作則

故天子有田節

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

惠棟校宋本宋監本同闕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

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采下有地字案地字正義亦有

自拱勅也

闕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勅作敕

陳靈公與孔甯

闕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校宋本甯作寧案左傳作寧公羊作甯各依字讀

孔甯云本又作寧案左傳作寧公羊作甯各依字讀

以取弑焉

闕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號焉字釋文出取殺

故天子至為諱

惠棟按宋本無此六字

若有其大功德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有其作其有是也

謂今惡起文

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謂疑為字誤

故注云言今不言然也

補案不下言字誤衍

是故禮者節

惠棟按云是故節宋本分政不正以下另為一節

肅駿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司釋文駿作峻

是故至君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大臣至俗敝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按釋詁文云

惠棟按宋本作詁此本註誤古閩監毛本同下釋詁文又云同

故政者節

謂輝光於外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輝作輝嘉靖本同釋文出輝光○按輝輝正俗字

故政至固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施政於外

惠棟按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監本毛本施誤則此本施政誤則故

若政之美盛

閩監本同毛本美誤本衛氏集說亦作美

此亦當云必本於地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必字

故云之謂殺地

惠棟按宋本有之字此本之字脫閩監毛本同

所以藏其身而堅固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所以藏三字闕

案昭二十五年左傳云

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本五年左三字闕

以象天明

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本象天明三字闕

以類其震耀殺戮

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本其震耀三字闕

皆法天之所為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法天之三字

下云社者神地之道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社者神三字闕

有五地之物生者

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本之物生三字闕

各有所生五地總生萬物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有所生三字闕

注大傳至義也

考文引宋板同閩本大傳二字闕監毛本大傳誤自禰

言用禰之仁依循而上

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本仁依循三字闕

以至于禰高者尊重

考文引宋板同衛氏集說同閩本高者二字闕監毛本高誤遠

人君法之施此仁義教令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施此仁義四字闕

此五祀鄭云有中霤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五祀鄭云四字闕

禮記注疏卷二十一按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二



禮運第九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

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並并也謂比方之也

存察也治所以樂其事居也。所樂音岳又音洛又五孝反

好也注同治直吏反注同下以自治注身治成治皆放此併

步頂反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

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順時以養財尊師以教民而以治政則無過差矣易曰何以

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差初佳反一音初買反曰仁本

亦作疏故聖至地也。正義曰此一節結上政令之命降

于天地宗廟之等使禮儀有序民得治理。故聖

人

人參於天地者政是聖人藏身之固所以聖人參擬於天地則法于天地是也。並於鬼神者並謂比方鬼神則祖廟山川五祀也言比方祖廟山川五祀而為事以治政者治謂脩治也言參擬天地比並鬼神以脩治政教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者存謂觀察也天有運移寒暑地有五土生殖廟有祖禰仁義皆是人之所觀察言聖王能處其所觀察之事以為政則禮得次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者謂與作器物宮室制度皆是人之所樂聖人能愛玩民之所樂以教於民則民得治理各樂其事業居處也。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者。正義曰若天不生時地不生財父不生子師不教訓有欲令人君教之不可教誨則君多有過今人君順天教以養財尊師傅以教民因自然之性其功易成故人君得立於無過之地言其功易成無過差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

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

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

則失位明猶尊也。養羊尚反又如字下同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

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

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則當為明人之道身治君安名顯則不苟

生也不義而死含義而生是不愛死患生也。則君則音明出注分扶問反後文注除三分去一三分益一皆同舍音捨疏故君至其生。正義曰此一節論政之大體皆下之事明也者明猶尊也謂在下百姓所尊奉君使之光顯尊明人君非明人者也者非謂遣君尊明在下之人下云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謂事也非事人者也並與此義同以所明與所養所事文同相類故鄭以明為尊也。故君明人則有過者君位既尊乃自下嚮尊人於理不順故云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也事人則失位者君尊在上而屈事於在下之人是失位也。故禮達而分定者達謂曉達分謂尊卑之分以下之事上於禮當然人皆知之是禮之曉達尊卑之分以下之事是上下分定也。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者愛謂貪愛患謂恥患人皆知禮上下分定君有危難皆欲救之故人皆貪愛其以義而死競欲致死救之恥患其不義而生不欲苟且

生也。注則當為明。正義曰以此則。故用人之知

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用知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詐者害民信

怒者害民命貪者害民財三者亂之原。知音智注同去差

呂反後皆同斷丁亂反。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

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變當為辯聲之誤也辯

君宗廟者患謂見圍。疏。故用至之變。正義曰上既禮達

人。之變音辯出注。分定患其不義而生因上生下故

云故也此論去不義之事。用人之知去其詐者知謂謀計

曉達前事詐者不敢為之故云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者

勇謂果敢決斷能除惡人凶暴怒者不敢為之故云去其怒

也。用人之仁去其貪者仁者好施不苟求其財貪者見之

心慚止息也故云去其貪也。注用知至之原。正義曰言

用此三者足以成治如鄭此言但得知者勇者仁者則足以

成治矣何須用詐怒貪者乎故云去之如鄭此言則解之當

云選用人知者退去其奸詐者不須用之為其害民信也用

人之勇者去其忿怒不須用之為其害民命也用人之仁者

去其貪殘不須用之為其害民財也如注之意指當如此先

師既為前解故備載之任後哲擇焉。注變當至圍入。正

義曰變與義相對是正禮明變是惡事故讀為辯辯即正也

以聲相近故致字誤云臣衛君宗廟者恐是臣之宗廟故云

衛君宗廟致死按孝經云守其宗廟謂大夫家之宗廟此所

以為君宗廟者以人臣義則進不則退不可致死於已宗廟

故為君宗廟也孝經謂不被黜削恒得守之故為已宗廟所

據意。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

異也。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

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

誤矣意心所無慮也辟開也。耐音。疏。故聖至為之。正

能辟婢亦反徐芳益反傳丈專反。義曰此承上君死

社稷以統於下然後能治其國因上生下故云故也聖人耐

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此孔子說聖人所能以天

謀慮而已須知其諸事謂以下之事。必知其情者謂必知民之情也則下文七情是也。辟於其義者謂開闢其義以教之則下文父慈子孝十者之類是也。明於其利者謂顯明利事以安之則下文講信脩睦是也。達於其患者謂曉達其禍患而防護之則下文爭奪相殺是也。然後能為之者聖人必知此情義利患然後能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皆感義懷德而歸之。注耐古至開也。正義曰按說文云耐者鬚也鬚謂頤下之毛象形字也古者犯罪以髡其鬚謂之耐罪故字從寸寸為法也以不虧形體猶堪其事故謂之耐漢書惠帝紀中具有其事古之能字為此耐字取堪能之義故古之能字皆作耐字後來能字乃假借籛三足為能是後世傳書世人殊異耐字悉作能也故云傳書世異今書雖悉作能或有作耐字者則此耐以天下為一家及樂記云者今書雖存古字為耐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則易屯豕云利建侯而不寧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為而也是亦有今誤矣按鄭注樂記耐古能字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為三台字兩注雖異其意同矣彼云後世變之即此傳書世異也彼云此獨存焉即此云古字時有存者云古以能為三台字者謂今世以能字為堪能之能古者以能字為三台字是古

今異也云意心所無慮者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無慮即慮無也宣十二年左傳云前茅慮無是備慮無形之處謂聖人以德義而感天下非是以前茅慮無是備慮無形之處故云非意也一云心所無慮謂心無所思慮但知其情等而已。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

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

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

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極言人事。惡鳥路反下

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

以治之唯禮可耳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

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

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言人情之難知明禮之重

○度大洛反○疏何謂至以哉○正義曰此一節以上經情見賢遍反○義利患四者聖人皆知之能有天下故此覆釋情義利患必須禮以治之又明人之欲惡在心難知若其舍禮無由可化○喜怒哀懼愛惡欲者案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天有六氣在人為六情謂喜怒哀樂好惡此之喜怒哀及哀惡與彼同也此云欲則彼云樂也此云愛則彼好也謂六情之外增一懼而為七熊氏云懼則怒中之小別以見怒而怖懼耳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按彼傳云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其義可知也○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者此文先從親者為始以漸至疏故長幼在後君臣處未按昭二十六年左傳云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與此大同兄愛即此兄良也弟敬即此弟和也夫和即此夫義也故彼云夫和而義妻柔即此婦聽也君令即此君仁也以仁恩而號令臣共即此臣忠也又隱三年左傳云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義亦同但傳之二

文皆以國家之事言之故先君臣後父子但異人之說既有多少不皆同也○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者七情好惡不定故云治十義俱是義事故云脩信是深隱故須講睦恐乖離故云脩各隨事立文也○欲惡者心之大端也者端謂頭緒飲食男女是人心所欲之大端緒也死亡貧苦是人心所惡之大端緒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者言人深心厚貌內外乖違包藏欲惡之心既無形體不可測度而知故美惡皆在其心外邊不見其色欲一窮之舍禮何以哉者一謂專一窮謂窮盡言人君欲誠慈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若舍去其禮更將何事以知之哉禮所以知人心者有事於中心貌必見於外若七情美善十義流行則舉動無不合禮若七情違辟十義虧損則動作皆失其法故云舍禮何以哉○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

行之秀氣也

言人兼此氣性純也

疏

故人至氣也○正義曰上既言禮知人情從此以下

言人感天地鬼神而生聖王還因天地鬼神作其法則以化人所以人情萬物可知也○故人者天地之德者天以覆為德地以載為德人感覆載而生是天地之德也○陰陽之交者陰陽則天地也據其氣謂之陰陽據其形謂之天地獨陽

不生獨陰不成二氣相交乃生故云陰陽之交也。鬼神之會者鬼謂形體神謂精靈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必形體精靈相會然後物生故云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者秀謂秀異言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知信是五行之秀氣也。故天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是其氣也。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是其性也。故注云兼此氣性純也。今按下文云鬼神以為徒覆說此經鬼神不云陰陽鬼神者陰陽鬼神天地中物故不重陳鄭下注鬼神謂山川也此義未知孰是。故天秉陽垂日星。秉猶持也言天持陽氣施生照臨下也。

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二五而闕。竅孔也言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比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臣功成進爵位也。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為十五之成數也。竅除苦弔反播彼佐反舒也五行四時絕句本亦作播五行於四時。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一。伸音升。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一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

十一衣還相為質也。竭猶負載也言五行運轉更相為始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日律陰日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為宮凡六十也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謂六和五色六章畫績事也周禮考工記曰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也。迭大計反又田結反竭義作揭其列反負擔也還音旋下同六和戶臥反注同更古衡反下同徵張里反南事律名京房律始於執始終於南事凡六十

音環又音圓。疏。稟天地陰陽鬼神五行而生此又述明天地之德及五行之氣也以陰陽鬼神是天地中物故不重陳但陳天地與五行耳。故天秉陽垂日星此論大德言天秉持陽氣垂懸日星以施生照臨於下也。地秉陰竅於山川此一經摠論地之德也謂地秉持於陰氣竅孔也為孔於山

律麻志文云終於南呂更相為宮凡六十也者以十二管更
相為宮以黃鍾為始當其為宮備有五聲言黃鍾下生林鍾
林鍾上生大蕤大蕤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
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
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下生相生之次也
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為宮各有五聲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中
呂而市黃鍾為第一宮下生林鍾為第二宮上生大蕤為商下
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林鍾為第二宮上生大蕤為商下
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下生應鍾為羽上生蕤賓為
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下生應鍾為羽上生蕤賓為
角南呂為第四宮上生姑洗為角下生夷則為第五宮下生
為羽上生大呂為羽下生夷則為角應鍾為第六宮上生蕤
賓為商上生大呂為羽下生夷則為角應鍾為第六宮上生
蕤賓為第七宮上生大呂為羽下生夷則為角應鍾為第六
宮上生蕤賓為第七宮上生大呂為羽下生夷則為角應鍾為
下生無射為角大呂為第八宮下生夷則為角上生夾鍾為
為商下生無射為角大呂為第八宮下生夷則為角上生夾
鍾為商下生無射為角大呂為第八宮下生夷則為角上生夾
為第十宮下生無射為角大呂為第八宮下生夷則為角上生
生林鍾為角無射為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為商上生黃鍾為羽
下生林鍾為角無射為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為商上生黃鍾為羽

商下生林鍾為羽上生大蕤為角中呂為第十一宮上生黃
鍾為商下生無射為角大呂為第八宮下生夷則為角上生
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南呂最處於末故云終於南呂以
此言之則南呂為是然諸本及定本多作終於南事則是京
房律法按漢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十二律之數上使大
子大傅韋玄成等親試問房於樂府對受學故小黃令焦
延壽等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律二以下生上皆
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
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
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必犧
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大
蕤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
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
當月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定焉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
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六律分一期之日黃鍾自冬
至始及冬至而後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
考以律九寸而下黃鍾下生林鍾黃鍾為宮大蕤為商林鍾
一曰律九寸分色育下生謙待色育為宮大蕤為商林鍾為
律八寸九分分微強執始下生去滅執始為宮時息商去滅
徵六日律八寸八分分弱丙盛下生安度丙盛為宮屈

已流卷三十二

六

齊商安度徵六日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微弱分點下生歸嘉
 分點為宮隨期商歸嘉徵六日律八寸六分六微弱分點下生歸嘉
 下生否與質未為宮刑晉商否與徵六日律八寸五分四分
 二強大呂下生夷則大呂為宮夾鍾商夷則徵八日律八寸
 四分小分三弱分否下生解刑分否為宮開時商解刑徵八
 日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強陵陰下生去南陵陰為宮侯嘉商
 去南徵八日律八寸二分一少弱少出下生南陵陰為宮侯嘉商
 爭南商分積徵六日律八寸一分八寸小分九強大蔭下生南
 為宮姑洗商南呂徵一日律八寸八分八寸強時息下生結躬
 南授商白呂徵六日律七寸九分七寸八分八寸強時息下生結躬
 時息為宮變虞商結躬徵二日律七寸八分七寸九分七寸八分
 下生歸期屈齊為宮路時商歸期徵七日律八分七寸九分七寸
 九強隨期下生末卯隨期為宮刑始商未卯徵六日律七寸
 六分小分八強刑晉下生夷汗刑晉為宮依行商夷汗徵六寸
 日律七寸五分八強刑晉下生夷汗刑晉為宮依行商夷汗徵六寸
 無射徵六日律七寸四分八弱夾鍾下生無射夾鍾為宮中呂商
 宮南中商閉掩徵七寸四分九強開時下生閉掩開時為
 鄰齊侯嘉為宮內負商鄰齊徵七日律七分九微強侯嘉下生
 強爭南下生期保爭南為宮應鍾姑洗為宮蕤實商應鍾徵一日
 分小分九強姑洗下生應鍾姑洗為宮蕤實商應鍾徵一日

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強南授下生分鳥南授為宮南事商
 分鳥徵六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強南授下生分鳥南授為宮南事商
 盛變商遲內徵六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強南授下生分鳥南授為宮南事商
 為宮離躬商未育徵六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強南授下生分鳥南授為宮南事商
 生遲時刑始為宮制時商遲時徵六寸九分九分小分二微強刑始下
 弱依行上生色育依行為宮嫌待商色育徵六寸八分六寸七分
 分小分三六強中呂上生執始中呂為宮去減商執始徵六寸七分
 日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南中上生丙盛南中為宮安度商
 丙盛徵七日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微弱內負上生分點內負
 為宮歸嘉商分點徵八日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強摠應上生
 質未摠應為宮否與商質未徵六寸四分小分八強摠應上生
 蕤實上生大呂蕤實為宮夷則商大呂徵六寸三分小分九強
 小分二微強南事下生南事窮無商徵六寸三分小分九強
 三分小分一弱盛變上生分否盛變為宮解刑商分否徵六寸
 日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六強離躬上生陵陰離躬為宮去南
 商陵陰徵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強制時上生少出制
 時為宮積商少出徵八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強制時上生少出制
 蔭林鍾為宮南呂商大蔭徵一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強制時上生少出制
 待為宮白呂商未知徵五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強制時上生少出制
 生時息去減為宮結躬商時息徵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強制時上生少出制

弱安度上生屈齊安度為宮歸期商屈齊徵六日律五寸八
分小分四弱歸嘉上生隨期歸嘉為宮未卯商隨期徵六日
律五寸七分小分六微強否與上生刑晉否與為宮夷汗商
刑晉徵五日律五寸六分強否與上生刑晉否與為宮夷汗商
官無射商夾鍾微八日律五寸六分強否與上生刑晉否與為
時解刑為宮閉掩商開時徵八日律五寸六分強否與上生刑
南上生侯嘉去南為宮鄰齊商侯嘉徵八日律五寸五分小分
分六生大強分積上生爭南分積為宮期保商爭南徵七律
五寸三分小分九強南呂上生姑洗南呂為宮應鍾姑洗徵
一南授微五日律五寸三分三強白呂上生南授白呂為宮
商南授微五日律五寸三分三強白呂上生南授白呂為宮
為宮遲內商變虞徵七日律五寸三分二強結躬上生變虞結
路時歸期為宮未育商路時徵六日律五寸一分六強歸期上
強未卯上生刑始未卯為宮遲時商刑始徵六日律五寸一分
分小分二微強夷汗上生依行夷汗為宮色育商依行徵五
日律五寸四分九強無射上生中呂無射為宮執始商中呂
徵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強閉掩上生南中閉掩為宮丙
盛商南中徵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強閉掩上生南中閉掩
齊為宮分勳商內負徵七日律四寸八分小分二弱鄰齊上生
上生摠應期保為宮質未商摠應徵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

九微強應鍾上生蕤賓應鍾為宮大呂商蕤賓徵一日律四
寸九分小分四微強分鳥上生南事分鳥窮矣無徵不為宮
七商盛變徵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強遲內上生盛變遲
否商盛變徵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強遲內上生盛變遲
育為宮陵陰商離躬微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未育上生
上生制時遲時為宮少出商制時徵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
五弱又京房易云十二律得位各生五子謂黃鍾大蕤姑洗林
失不得生四子五律得位各生五子謂黃鍾大蕤姑洗林鍾
南呂也五五二五并本五凡三也失位者生三子亦五
律謂大呂夾鍾中呂夷則無射三五五并本五凡三也失位
十就三十合五成五十也不得無射三五五并本五凡三也失
二四為八并本二為十也不得無射三五五并本五凡三也失
者謂以陽居陽以陰居陰失位者謂以陽居陰以陰居陽不
失不得者處陰陽交際之間也又黃鍾大蕤等七律各統一
日自為宮其餘五十三律隨所生日六七等為其日之宮則
周一期日數如京房所述然其所生者則黃鍾生色育執始
大呂生分否陵陰之類是也其上生三分益一下生三分損
一皆漢書律麻志文云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
滑甘周禮食醫之文以四時有四味皆有滑有甘益之為六
也是為六和也云五色六章畫績事也者績猶畫也然初畫

曰畫成文曰續鄭注司服云畫以爲續是也云周禮考工記
日至謂之巧也證續畫有五色六章也土以黃其象方者言
若畫作土必黃而四方之象地之黃而方鄭注古人之象無
天地也爲此記者見時有之耳云天時變者畫作天則無定
色是隨四時色而爲之也鄭司農云畫天隨四時色云火以
圓者鄭司農云爲圓形似火鄭康成云形如半環然云山以
章者鄭康成云獐山物也云水以龍者鄭云龍水物云鳥獸
蛇者鄭康成云所謂華蟲也蟲之毛鱗有文采者云雜四時
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鄭注考工記以六章爲當時行非古
采鮮明之是爲巧庚云鄭注考工記以六章爲當時行非古
人之象而引之以會此者明亦周制也其十二管每月各一
得有還相爲宮其事可明其食與衣服唯有四時之異故周
禮春多酸謂月令食麥與羊春三月其食皆同夏秋冬亦然
無月別之異故月令云春衣青夏衣赤衣三月俱同亦無
每月之異此云十二食十二衣似月別各別衣食者熊氏云
此是異代之法故與周禮月令不同或則每時三月衣食雖
同大摠言之一歲之中有十 ○故入者天地之心也
二月之異故摠云十二也

此言兼氣

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

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

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

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
包之矣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量猶分也鬼
神謂山川也山川助地通氣之象也器所以操事田人所桴
治也禮之位賓主象天地介儀象陰陽四面之位象四時三
賓象三光夫婦象日月亦是也。柄本又作枋兵命反量音
亮下同畜許又反下同治直吏反麟良人反近附近之近操
七刀反桴薄侯反徐音普疏故人至爲畜。正義曰此一
濳反介儀上音界下音遵節以前文論人稟天地五行
氣性而生此以下論稟氣性之有效驗各依文解之。故人
者天地之心也者天地高遠在上臨下四方人居其中中央動
靜應天地天地有人如人腹內有心動靜應人也故云天地
之心也王肅云人於天地之間如五藏之有心矣人乃生之

最靈其心五藏之最聖也。五行之端也者端猶首也。萬物
悉由五行而生而人最得其妙氣明仁義禮智信為五行之
首也。王云端始用五行者也。食味者人既是天地之心五
行之端故有此下之事也。五行各有味人則並食之別聲者
五行各有聲人則含之皆有分別也。被色者五行各有色
人則被之以生也。被色謂人含帶五色而生者也。五行有
三種最為彰著而人皆稟之以生故為五行之端也。然味
言食聲言別色言被各別隨義為言也。注此言兼氣性之
効也。正義曰此並是五行彰著之事而人氣性有之故云
兼氣性之効也。然前注五行秀氣亦言兼此氣性純而此云
氣性効者前明之始此明之末以未故云効効猶驗實也。即
以天地為本則法也。本根本也。人既為天地之心又帶五色
五行五味故聖人作法必用天地為根本也。祭帝於郊祭社
於國是用地為本也。然則自此至四靈以為畜凡十句分
為三重此至五行以為質七句明聖人制教所法象也。又自
禮義人情二句明聖人為治政之時事也。又四靈一句明徵
報之功也。以陰陽為端猶首也。用天地為根本以四靈為
陰陽為端首也。猶如劍戟以近柄處為根本以鋒杪為端首
也。聖人制法左右法陰陽及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法陰陽

為端首也。以四時為柄者春生夏長秋斂冬藏是法四時
為柄也。劍戟須柄而用之聖人為教象須法四時而通也。
以日星為紀者紀綱紀也。日星為綱紀也。月以量者量猶分
昏明敬授民時是法日星為綱紀也。月以量者量猶分
限也。天之運行每三十日為一月而聖人制教亦隨人之才
分是法月為教之限量也。鬼神以為徒者鬼神謂山川鬼
神助地以通氣是以為地之徒屬聖王象之樹立羣臣助已
以施教為已徒屬也。五行以為質者質體也。五行循迴不
停周而復始聖人為教亦循復始是法五行為體也。禮
義以為器者此以下二句明聖人為治政時事也。上既有法
象為先故可執禮義為器用如農夫之執耒耜也。人情以
為田者禮義以為器可耕於人情夫之情得禮義之耕如田得
耒耜之耕也。四靈以為畜者此一句明徵報也。聖人既法
象天地用禮義耕入情故獲天地應以徵報也。四靈並至聖
人畜之如人養牛馬為畜然自天地為本至此凡十句上四
句皆以字在天道事遠故以字在事上連於天也。後明地道事
近故以字居下欲連於人按前經云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
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備論四者此經云天秉陽覆說天
有日星次經云地秉陰地有四時并有月也。次經云五行之

言亦是法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物天地所養生以

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情以陰陽通也以四時為

柄故事可勸也事以四時成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

也事以日與星為日以為量故功有藝也藝猶才也

有分猶人之才各有所長也鬼神以為徒故事有守

也山川守職不移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事下竟復禮

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考成也器利則事成人情以為

田故人以為奧也奧猶主也田無主則荒四靈以為畜故

飲食有由也由用也四靈疏以天至由也正義曰

若行諸事治理皆應則萬事得成也以天地為本故萬物可舉也天地生養萬物今本天地而為政教故萬物可舉而與

也。以陰陽為端故人情可睹也。人情與陰陽相通。今法陰陽為教。故人情無隱。所以可睹見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生長收藏。隨時無失。故民不假督。勵而事自勸成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猶次第也。日中星鳥。敬授民時。無失早晚。故民事有次第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藝猶才也。十二月限分。猶人才各有所長。聖人隨人才而教之。則人竭其才。之所長而為功。故云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屬則事無失業。故云事有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五行周而復始。運迴無窮。為教法則此則事必不絕。故云可復。復反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考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治國用禮義為器。是器之利者。故所治之事。行必有成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奧也。上人是人民下。人是聖人與主也。田無主則荒廢。故用人為主。今以人情為田。用聖人以為主也。田主則人情不荒廢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由用也。靈是眾物之長。長既至為聖人。所畜則其屬並隨其長。而至得以充庖廚。是飲食有用也。注情以陰陽通也。正義曰。按易文言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是萬物之情。因陰陽而通也。注事下竟復。由上始也。正義曰。五行相次。終而復始。凡所營為之事。亦終而復

始故云事下竟復由上始也謂事於下終未竟了更復從上而始也。注考成至事成。正義曰考成也釋詁文論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器利則事成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

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淦鳳以為畜故鳥不獮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

情不失

淦之言閃也獮狘飛走之貌也失猶去也龜北方之靈信則至矣。鮪于軟反魚名淦音審徐舒再

反喬字又作獮況必反

疏

何謂至不失。正義曰此一經以上有四靈之文更復解四靈

之事故記人假問答以明四靈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者問答四靈名也謂之靈者謂神靈以此四獸皆有神靈異於他物故謂之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淦解飲食有由之義也淦水中驚走也魚鮪從龍者龍既來為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淦然驚走也。鳳以為畜故鳥不獮獮驚飛也。麟以為畜故獸不狘狘驚走也。獸從麟者麟既來為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狘然驚走也。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以龜

知人情龜既來應人知人情善惡故人各守其行其情不失也然上三靈皆言其長來而族至則此應云龜以為畜而甲族馴狎今獨云其感信而至者與上三族相互也此言感信則上亦感仁義禮而至也但因龜是知人情之易見者故就龜而言耳又初陳四靈麟在初者孔子獲麟記者隨時所見為先也後列以龍為首依四方之舊次也。注淦之至至矣正義曰已讀淦為閃者淦是水中之形狀故字從水閃是忽有忽無故字從門中人也人在門或見或不見獮見飛而獮起狘是狘然驚走故云獮狘飛走之貌也云龜北方之靈信則至矣者按月令冬云其蟲介注云龜鼈之屬則龜為水蟲水主信故信則至知水主信者易乾鑿度云陽氣合閉信之類故北方水為信水既為信則土為知也故乾鑿度云四時之義皆法中央中央土者可以兼四方之行知之決也是土為知但水土二行俱有信知故樂緯云宮致鳳皇身信羽致幽昌身知又中庸注云水神則信土神則知是土水俱有信知龜屬北方水大戴禮及樂緯云介蟲三百六十龜為長麟蟲三百六十龍為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為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為長按月令春其蟲麟則龍屬東方木也夏其蟲羽則鳳屬南方火也秋其蟲毛則麟屬西方金也按異義說左氏者以昭二十九年傳云水官不脩故龍不至以水生木故為脩母

致子之說故服虔注獲麟云麟中央土獸土為信信禮之子
脩其母致其子視明禮脩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
又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則名川出龍貌恭性仁則鳳皇
來儀又毛詩傳云麟信而應禮又云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
則應之皆為以脩母致子之義也若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
脩當方之事則當方之物來應故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
麟此受命之端周亡失天下之異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
角獸孔子脩春秋者禮脩以致其子故麟來為孔子瑞陳欽
說麟西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為口故麟來
許慎謹按公議耶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石渠以為吉凶
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為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為瑞以為吉凶
子至亥之閏也洪範五事二曰言言作從從作又又治也言
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已有聖德無所施用作春秋
以見志其言少從以為天下法故應以金獸性仁之瑞賤者
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行之受命之徵已見則於周將
亡事勢然也與者為瑞亡者為災其道則然何吉凶不並瑞
災不兼之有乎如此脩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密也如鄭此
說從陳欽之義以孔子有立言之教故致其方毛蟲熊氏申
鄭義云若人臣官脩則脩母致子之應左氏之說是也若人
君脩其方則當方來應孔子脩春秋為素王法以立言故西

方毛蟲來應未知然否且具錄焉或以脩母致子康成所以
不用也故異義公羊說麟木精互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
獸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許慎謹按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
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也鄭
駁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効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
時五者取象五行今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則當四時明
矣虎不在靈中空言西方虎者麟中央得則無近誣乎如鄭
此言是麟非土精無脩母致子之義也四靈配四方如上所
說若其取象理有多途虎雖屬西方以其淺毛得屬中央土
也故月令中央土其蟲倮汪云虎豹之屬恒淺毛又於陰陽
虎屬寅是也麟屬東方取其性仁則屬木也故公羊說麟者
木精鄭云金九以木八為妻其性仁則屬木也故公羊說麟者
得陰氣性似母麟毛蟲得木八之氣而性仁得陽氣性似父
方玄枵之獸是取象不一也鳳屬南方亦屬中央故樂緯云
官致鳳皇是也龜屬北方亦屬天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則有龍蛇
龜孽是也龍屬東方亦屬天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則有龍蛇
之孽是也五行傳又云二曰言時則有介蟲之孽三日視時
則有裸蟲之孽是取象既多理非一概今以煩而無用故不
備言其數也釋獸云麀麀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云麟麀身
牛尾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廣雅云麒麟狼頭肉角舍

仁懷義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
不折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檻穽不入羅網文章斌斌故
呼為大角。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繒宣祝

之獸也。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繒宣祝

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

有序皆卜筮所造置也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宣猶揚也繒

增同似仍反又則登反又似登反○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

患下不登反又似登反○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

信也○疏故先至有序正義曰此一節論上既言龜知

著龜龜既知人情因美龜德也先王聖人將有大事必秉執

自此至禮有序皆秉著龜事也陳列祭祀謂郊廟以下皆用

卜筮也瘞繒者瘞埋也謂祀地理牲也祭法云瘞埋於秦折

祭地也幣帛曰繒繒之言贈也謂埋告又贈神也○宣祝嘏

辭說宣揚也祝嘏有舊辭更宣揚告神也○設制度謂造宮

室城隍車旗之屬也○故國有禮上諸事既並用卜筮故國

家必有其禮也○官有御國既有禮故百官各御其事也○

禮皆有次序也○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正義曰此

一經為下生文雖並用卜筮而民下猶未○故祭帝於

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

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儼鬼神也五祀

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

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

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此所以達禮於下也教民尊神

慎居處也宗宗人也瞽樂人也

侑四輔也○儼皇音賓敬也舊必信反朝○疏故宗至至正

直遙反下同筮市制反瞽音古侑音又○疏正義曰此一

節論上云禮有序故記人因說禮須達下之事○故祭帝於

郊所以定天位也者天子至尊而猶祭於郊以行臣禮而事

天也是欲使嚴上之禮達於下天高在上故云定天位也亦

即是必本於天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者天子至尊

而猶自祭社欲使報恩之禮達於下也地出財故云列地利也亦即是命降于社之謂殺地也。祖廟所以本仁也者王在宗廟以子禮事尸是欲使仁義之教達於下也亦即降于祖廟之謂仁義。山川所以饋鬼神也者王自祭山川是欲使饋敬鬼神之教達於下也饋敬也亦即是降於山川之謂與作也。五祀所以本事也者王自祭五祀是欲使本事之教達於下也五祀是制度故云本事也亦即是降於五祀之謂制度也。故宗祝在廟者前明因事鬼神使禮達於下此明因委於人使禮達於下也宗宗伯也祝大祝也王在宗廟則委任三公也。三老在學乞言則受之三老。王前巫者若王弔臨則前委於巫也而後史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不敢為非也既言前巫故云後史也卜筮替侑皆在左右者卜筮主決疑替是樂人主和也侑是四輔典於規諫者也示不自專故並置左右也。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者既祭祀尊神及委任得人故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之道也。注此所至輔也。正義曰自祭帝於郊至五祀所以本事是祭祀尊神也自宗祝在廟至皆在左右是慎居處也左輔右弼前疑後承皆侑勸人君為善故以。故禮行於郊侑為輔其四輔之義已具於文王世子。

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

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

則焉言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應應對之應宿音秀。故自

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猶脩

節也藏若其城郭然。疏。故禮至藏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藏如字徐才浪反。上文禮既達於下有功而見徵應。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者百神之羣神也王郊天。備禮則星辰不忒故云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王祀社盡禮則五穀豐稔金玉露形盡為國家之用故云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王祭廟盡禮而天下皆服行孝慈也。詩云無思不服是也。王云孝慈之道為遠近所服也。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王祭五祀以禮而天下法則各得其正也。然前有山川與作此不言者法則之事包之也。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此經覆說祭在上諸神是義之脩。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飾禮之府藏也。

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

神其降曰命聖人象此下之以為教其官於天也

官猶法也此聖人所以法於天也疏是故至天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上

禮必本於天以為教也。必本於大一者謂天地未分混沌

之一也禮理既與大一而齊故制禮者用至善之大理以為教

本是本於大一也。分而為天地者混沌元氣既分輕清為

天在上重濁為地在下而制禮者法之以立尊卑之位也。

轉而為陰陽者天地二形既分而天之氣運轉為陽地之氣

行賞因陰時而行罰也。變而為四時者陽氣則變為春夏

陰氣則變為秋冬而制禮者吉禮則有四面之坐凶時有恩

理節權是法四時也列而為鬼神者鬼神謂生成萬物鬼神

也四時變化生成萬物皆是鬼神之功聖人制禮則陳列鬼

神之功以為教也。其降曰命者降下也言聖人制禮皆仰

法大一以下之事而下之以為教命也。其官於天也者結

之也官猶法也言聖人所以以下為教命者皆是取法於天也

○夫禮必本於天

本於大一與天之義

動而之地

後法地也列

而之事

後法五祀五祀所以本也

變而從時

後法四時

協於分

藝

協合也言禮合於月之分猶人之才也。合於月之分本或作日月之分日衍字

其居人也

曰養

養當為義字之誤也下之則為教令居人身為義孝經說曰義由人出。養音義出注。

其行

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貨

幣庭實也力筋骸強者也不則偃罷。冠古亂反擊本又作贄音至罷音皮。

疏夫禮至朝聘。正義曰此一節

論上本說禮從天地四時五行而生也而教於人故此以下

論人用之以行刑罰冠昏朝聘之等皆得其宜也。夫禮必

本於天謂本於大一與上天也謂行至誠大道是本大一效

天降命是本於天也。動而之地祀社於國是也。列而之

事謂五祀即五祀所以本也。變而從時四時也。則

四時以為柄是也。協於分藝協合也是日月之量也。藝

之才也言制禮以月為量合人才之長短也。其居人也曰

養者養宜也言制度以上諸事之禮居人中身則人得其宜

也。其居人也曰

養者養宜也言制度以上諸事之禮居人中身則人得其宜

也。其居人也曰

也。其行至朝聘此皆居人身曰義之禮也。謂諸禮皆須義行故云行也。貨庭實也。力筋力拜伏也。辭賓主三辭三讓飲食饗食之屬也。冠二十成人而冠昏三十而取射五射御五馭朝五年朝及諸侯自相朝相見之禮聘謂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言人若有義在身則能行此諸禮也。注養當至人出。正義曰知養當為義者以上云義之脩禮之藏下云聖人陳義以種之又云義者藝之分仁之節故知養當為義也。按聖證論王肅以下云獲而弗食食而弗肥字宜曰養家語曰其居人曰養鄭必破為義者馬昭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此云禮義者人之大端下每云義故知養當為義也。張融謹案亦從鄭說云下之則為教令居人身為義者鄭為此注欲明改養為義之意言法天地山川下教於民者則為教令法天地山川居在人身之中者則為義事是不得為養也。引孝經說曰義由人身出者證義從人身而出也。故

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

寶也。寶孔穴也。寶音豆。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

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言愚者之反聖人也。

○壞音怪又呼怪反喪息浪反。疏。故禮至其禮。正義曰此一節論上文事。注寶孔穴也。正義曰按哀元年左傳云逃出自寶又篋門閨寶是寶孔穴也。孔穴開通人之出入禮義者亦是人之所出入故云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

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皆得以為美味性善者醇耳。藥魚列反醇市春反。疏。

故禮至以薄。正義曰此一節論上云禮不可去故次云禮之在人以厚薄之事。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者禮不可以已之故在人譬如釀酒須用麴蘖則成酒無麴蘖則酒不成人無禮則敗壞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者君子譬精米嘉器也小人譬瓮米弊器言譬如釀酒共用一麴分半持釀精米嘉器則其味醇和一半釀麴米弊器則其味醜薄亦猶如禮自是一耳行之自有厚薄若君子性識純深得禮而彌深厚小人智慮淺薄得禮自虛薄者也。故聖

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治者。瑕穢養養菁華也。菁子丁反。

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和其剛柔。陳

義以種之樹以善道。講學以耨之存是去非類也。耨奴豆反。鉏也。本

仁以聚之合其所盛。盛。市正反。又音成。播樂以安之感動使之堅固。故

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協合也。合禮於義則與義合不乖刺。刺力達。反本或作制。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

也以其合於義。可以義起作。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藝猶才也。協

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有義則人服之也。仁者義之本

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有人則人仰之也。疏故聖至者尊正義曰此一節論因上君子小人厚薄不同故此論聖人脩禮義治人情以至大順也各依文解之。故聖王脩義之柄者柄操也謂

執持而用者謂脩理義之要柄脩理禮之次序以治正人情使去其瑕穢之惡養其菁華之善也。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者土地是農夫之田人情者亦是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者農夫之田用耨耨以耕之和其剛柔聖人以禮耕人而種之聖王以禮正人情既畢用此善道而教之。講學以耨之者農夫種苗既畢勤力耘鋤去草養苗則苗善矣聖王以善道教民既畢又須講說學習以勸課之存是去非則善也。本仁以聚之者農夫既勤耘耨苗稼成執當本此仁恩愛惜之心以聚集所收勿令浪為費散聖王勸課行善既畢本此仁恩和親聚集善道使不廢棄也。播樂以安之者播布也農夫收穫既畢布其歡樂之心共相飲食以安之者聖王既勸民善道備足又說樂感動使其勤行善道保寧堅固也。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前既明禮耕義種仁聚之今此以下廣明上三者相須也此明禮義相須禮是造物為實義以脩飾為禮之華故云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者協合也諸之也今將此禮合會於義謂以禮比方於義而協謂禮與義相協會也。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者起作也禮既與義合若應行禮而先王未有舊禮之制則便以義作之如將軍文子之子是也先無其禮臨時以義斷之

垂涕洟待賓于廟是其以義而作禮也庾云謂先王制禮雖所未有而此亦合於義則可行之以義與禮合也藝者藝之分仁之節也者此明仁須義也義者裁斷合宜也藝才也仁施也人有才能又有仁施若非義裁斷則過失故用義乃得分節也此唯明仁須義而云才者因明一切皆須義斷庾云藝者審其分仁者宜得節皆須義以斷之是義為藝之分仁之節明義之貴也○協於藝者斷才得分即是義能合藝也講於仁者講猶明也使仁得節是義能明於仁也○得之者強者若能得才分仁節之理則是豪強為眾所畏服也○仁者義之本也者上云義者藝之分仁之節明義能與仁為節此言仁者義之本謂仁能與義作本順之體也者仁者施生故為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既施生又為順體故為人所尊仰也但義主斷割能服於人故得義者強仁是恩施眾所敬仰故得仁者尊也○注協合至乖刺○正義曰合禮於義解經協諸義則與義合者解經而協也云合禮於義者謂將禮比方於義云則與義合者言禮與義相合不乖刺也禮所以與義合者禮者體也統之於心行之合道謂之禮也義者宜也行之於事各得其宜謂之義也是禮據其心義據其事但表裏之異意不相違故禮與義合也○注以其至起作正義曰云以其合於義者謂此禮以其合會於義故雖當無

禮臨事制宜而行禮是可以義起作也衛將軍文子之子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於時無除喪後受弔之禮主人乃量事制宜練冠垂涕洟待於廟而受弔是以義而起作此禮也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

而耕也無以入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嘉穀無由生也○種之用反不亦作弗何為義而不

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苗不殖講之於學而

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無以知收之豐荒也穫戶郭反收如字

又手又反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肥

也不知味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食

也功不見也○見賢遍反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

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

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常謂皆有禮用無匱乏也車或為居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言人

皆明於禮無有蓄亂滯合者各得其分理順其職也。苑于粉反積也繆音謬畜丑六反故明於順

然後能守危也能守自危之道也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安易曰危者安其位疏

故治至危也。正義曰此以下顯前譬也人君治人情若無禮猶農夫耕而無耜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治

雖用禮不本其所宜如農夫徒耕而不下種子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者治國雖用善道所宜而不更滋茂厚實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者治國雖講之以學而不聚其仁行者如農夫雖耘壅成熟而不收穫取之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者治國雖聚仁若不奏樂和之則仁心不堅如農夫雖聚穀而不食則甘穀空失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者前陳聖人禮耕以至安樂今顯譬農夫耒耜以至食之其事相似今更欲設譬以人身之肥譬家國禮足聖人為教反覆相明正在此矣言雖奏樂於人而不使知達至順之理亦為未善猶如人雖食五味而調和溫清不順則雖食不肥也。四體至常也。此一節明人及國家天下等皆悉肥盛所以養生送死常事鬼神。膚革充盈者膚是革外之薄皮革是膚內之厚皮革也。天子以德為車謂用孝悌以自載也達順故合天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謂用孝悌以自載也德孝悌也以樂為御謂用要道以行之樂要道也行孝悌之事須禮樂如車行之須人御也。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者前雖明國家之順而皆局有條目而順理廣被無所不在此更揔說其事也一切生死鬼神無不用順為

常也故孔子荅孟武伯問無違之言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
以禮是也養生送死事鬼神無違道之常也。故事至危也
皇氏云事大積焉而不死者既用順為常事無苑滯事大者
天子事也雖復萬機輻湊而應之有次序不使苑積也。並
行而不繆者並行謂諸侯來朝也。既四方隨時貢賦有序雖
也天子不遺小國之臣是不失也。深而通者深為九州之
外也雖地在遠荒而皆通貢王庭越常是也。茂而有間者
謂萬國貢賦庭實密茂而國朝之間自不廁雜以國之相次
小則讓大不相及人也。萬乘龍趨千乘雷動不相妨害自四
體既正至此皆由王者順之至也。熊氏云此普據天下萬事
滯合各得其分理順於其職所以大小深淺並合得其宜此
順之至結自四體既正以下至此並是順之至極也。故明於
順然後能守危也。上言順之至此明順有益明於順然後能
守危者既明順道不敢為非則能守自危之道謂以危戒慎
而自守保也。注易曰危者安其位也。正義曰此易上繫文
也。按易繫乃云危者安其位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危者安
其位謂所以今日危亡者正為不知畏懼偷安其。故禮
位故致危也。引之者證人之所居恒須危懼也。

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

也豐殺謂天子及士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拱故聖王

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

弗傲也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

之也民失其業則窮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用

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窮則濫。渚之汝反。秋獻龜魚也。用火謂司燿四時變國火

時漁為梁春獻鼈夏秋獻龜魚也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謂州人以時取金

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

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飲音魚

鼈必列反蠶石忍反。燿古亂反。卯草猛反。又瓜猛反。徐

古猛反夏戶嫁反。下同。謂食音嗣。齊才細反。下皆同。合

男女頌爵位必當年德謂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

爵祿也頌音班當丁浪反。媒音用民必順不奪故

梅取音娶本又作娶稽古兮反十而嫁司士稽士任進退其

記流卷三十二

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言大順之

時陰陽和也昆蟲之災蝗蝻之屬也○裁音災妖孽又作蠻魚列反妖又作祆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祆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蠻蝻亡丁反蝻徐音終○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

人不愛其情

言嘉瑞出人情至也

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

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極龜

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

膏猶甘也器謂若銀甕丹甕也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極聚草也沼池也○澧本又作醴音禮麒麟音其下音栗人反極素口反徐摠會反澤也本或作藪沼之紹反卵力管反胎士才反俯音府窺本又作闕去規反甕本又作甕鳥弄反徐於弄則是無故非有他事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

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實猶誠也

疏

故禮至實也○正義

曰此一節論上既得明順乃安位此以下說行順以致太平之事各依文解之○故禮之不同也者天子至士貴賤宜順也者禮應須多不可殺少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者能順序如上故使扶持其情合安其危不使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既使天下皆肥由於至順此更廣說順也既欲其順本居山者所利便於禽獸本居川者所利在舟楫故聖人隨而安之不奪宿習不使居山之人居川也不使渚者居中原小洲曰渚渚利魚鹽廣平曰原原利五穀既順安之故不使渚者徙中原○而弗傲也者必各保其業故恒豐而不傲困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者舉動皆順故必時也水時者謂虞人入澤梁及出入水之屬也火時者鄭注司壻引可農說以鄴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釋者曰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季夏時用之柞櫟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金謂金錫石也木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也飲酒必時者謂食齊視春之屬也○合男女者媒氏仲春令男三十而取女二十而嫁○頒爵位者頒分也謂司士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也○必當年德者合男女使當其年頒爵位必當其德年謂男三十女二十也當

德謂君十卿祿下士食九人等是也。○用民必順者使之以時不奪農務也。○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此論聖王用大順之道故致陰陽和調羣瑞並至正由順之誠實故至於此也。○故天不愛其道者此以下明天地為至順之主下瑞應也。四時和甘露降是天不愛其道也。○地不愛其寶者謂五穀豐醴泉生器車出也。○人不愛其情者皆盡孝悌及越常至也。○山出器車按禮緯斗威儀云其政大平山車垂鉤注云山車自然之車垂鉤不採治而自圓曲。○河出馬圖按中候握河紀堯時受河圖龍銜赤文綠色注云龍而形象馬故云馬圖是龍馬負圖而出又云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畫八卦又龜書洛出之也。鳳皇麒麟皆在郊極按中候握河紀云鳳皇巢阿閣今云在郊極者言鳳皇之眾或郊極或阿閣也。○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者此飲食有由也各隨其長而至既不猶狝故生乳而眾多也。俯下頭也鳥不畏人作巢在下故下頭可闕其巢也。○手撫獸背則知有胎也。○則是無故者言致此上事則是更無他故由先王能脩禮達義體信達順之誠盡故致此也。○注器謂若銀彝丹甌也。○正義曰此銀彝丹甌援神契文按援神契德及於天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及於地嘉禾生萁莢起稗鬯出德至入極則景星見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

獸則鳳皇來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動狐九尾雉白首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德至深泉則黃龍見醴泉湧河出龍圖洛出龜書其所致羣瑞非一不可盡也故畧記之而已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二



禮記注疏卷二十二按勘記

江西南昌府學棊

禮記注疏卷二十二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禮運

故聖人參於天地節

並於鬼神

閩監本同石經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並作並岳本同注疏做此

並并也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并作併釋文出並併

故聖至治也

閩監毛本治作地不誤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無過差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也作矣

故君者所明也節

故君至其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故用人之知節

禮記注疏卷二十二

故用至之變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退去其奸詐者

閩監本奸作姦衛氏集說作奸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節

故聖至為之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按說文云耐者鬚也

閩監毛本同浦鏜校耐改而是也按鬚當作須須鬚正俗字

其意同矣

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矣作也

何謂人情節

講信脩睦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毛本脩作修衛氏集說同下同

何謂至以哉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及哀惡與彼同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惡作樂

按彼傳云喜生於風

閩監毛本同浦鏜校云按此出賈逵注傳當注字誤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節

故人至氣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者

惠棟校宋本有其字此本其字脫閩監毛本同

故兩存焉

惠棟校宋本著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三十終記云凡二十六頁

故天秉陽節

惠棟校宋本自此節起至故禮之不同節止為第三十一卷卷首題禮記正義

卷第三十一

播五行於四時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播於五行四時云本亦作播

五行於四時正義云定本無於字直云播五行四時

言地持陰氣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無持字地下空闕二字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五經

筭術下引作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滑戴震云按鄭注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為六和蓋五味加滑而六內則滑隨以滑之疏云滑隨之令柔滑也食味言還相為滑衣色言還相為質質如凡畫者丹質之質食味衣色二者語而有別此五經筭術所引在唐以前應是古本

謁猶負載也

閩監本同毛本載作戴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五經筭術下引亦作載按戴載古

多通同

布十二辰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五經筭術布下有在字

終於南呂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呂作事釋文出南事云京房律始於

執始終於南事凡六十正義本作南呂故疏說終於南呂之義極詳云以此言之則南呂為是又云諸本及定本多作終於南事則是京房律法五經筭術下引亦作終于南呂後又云甄鸞按禮記注一本乃有云始于黃鍾終于南

事者

畫績事也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績作繪釋文出畫績

故天至質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播謂播散

閩本同監毛本謂作為

中通元績以對五方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以作次

至中呂而市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市作匝監毛本市誤布

上生夾鍾為商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為字誤重

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等

閩本監本毛本同齊召南云按後漢志無等字

此等字衍

故各統一日

閩監毛本同盧文弼按日改月云算術作各統一月下亦作當月戴震云按後漢書

今本訛作各終一日下當月者訛作當日者攷律法十二律分十二月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是一律統一月也疏引作各統一日下仍作當月者為五經筭術所引無舛誤可據以訂正

而商徵以類定焉閩監毛本定作從五經筭術引亦作類從

考其高下惠棟按宋本如此五經筭術同此本考下衍以字閩監毛本同

謙待徵六日律八寸九分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八寸九分小

分八微強按宋本與後漢志合惟九分後漢志作八分

去減徵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八弱閩監毛本同盧文弼按從續志八弱改七大強

分動下生歸嘉分動為宮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動作動考文引宋板下生

下有屈齊商安度徵六日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微弱分動下生二十二字然後接以歸嘉分動為宮

刑晉商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刑作形下刑晉並同盧文弼按云隋志作形晉

否與徵六日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強閩監毛本同盧文弼按云五經筭術

強上有半字是也

分否下生解刑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刑作形下解刑徵同

解刑徵八日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強閩監毛本同盧文弼按云當作小分

一少強

侯嘉商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侯作族下侯嘉並同

去南徵八日律八寸二分一少弱閩本同監毛本作八寸二分小分一弱

結躬徵二日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強閩本同監毛本作二寸六強上有少字

盧文弼按云少字衍

歸期徵七日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強閩本同監毛本七日作六日強作弱

惠棟校宋本作強

刑始商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刑作形下刑始並同

閉掩徵七日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強惠棟校宋本同閩本同監毛本

七日作八日強作弱盧文弼校云五經筭術作微強是也

鄰齊徵七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微強閩本同監毛本七日作八日一作二

揔應商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揔作物

期保徵七日惠棟校宋本亦作七閩本同監毛本七作八

分烏徵六日律七寸小分九大強閩監毛本同盧文弼校云大當作半

暹內徵六日律七寸小分一強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強上有半字

未育徵六日律六寸九分小分二微強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二作

一齊召南按云依後漢志當作二

嫌待商閩本同監毛本嫌作謙

色育徵七日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大強閩監毛本同盧文弼校云五經

筭術大強作半強是也

分黜徵八日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強閩監毛本同盧文弼校云五經筭術

作小分八微強是

質未徵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強閩監毛本同盧文弼校云強上當有

少字

南事下生南事窮閩監毛本同盧文昭按云筭術下生作不生是孫志祖按云五經筭術作不生六十律終於南事故不生也續志亦誤

分否徵七日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大強閩監毛本同盧文昭按云五經筭術大強作半強是

離躬上生陵陰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躬作宮下離躬並同盧文昭按云續志作宮

陵陰徵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強閩監毛本同盧文昭按云微字衍

少出徵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閩監毛本同盧文昭按云弱上當有微字

屈齊徵六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弱閩監毛本同盧文昭按云五經筭術弱上有微字是

刑晉徵五日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強閩監毛本同盧文昭按云強上當有少字

爭南徵七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強閩本同監毛本強上有半字盧文昭按云半當作少

應鍾商姑洗徵閩監毛本如此此本商字脫

變虞徵七日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強閩本同監毛本七作六強上有少字盧文昭按云少字衍五經筭術作微字亦衍

依行徵五日閩本同監毛本五作七

中呂徵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強閩監毛本同盧文昭按云強上當有少字

南中徵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二弱

閩監毛本二作三

摠應徵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微強

閩監毛本同盧文昭按云五經

筭術徵作半是也

分烏窮次無徵不為宮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次作內孫志祖按云續志作次

制時徵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弱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弱作

強

以四時有四味

惠棟按宋本作時此本時誤肆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亦作四時

似月別各別衣食者

考文引宋板如此此本上別誤刑閩本上別字闕監毛本無上別字

衛氏集說同

大摠言之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言作攷衛氏集說亦作言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節

惠棟按云故人節宋本分故聖人作則以下另為一節

此言兼氣性之效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效作効宋監本

同

以四時為柄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同衛氏集說毛本柄誤端

故人至為畜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論稟氣性之有効驗

閩監毛本効作效衛氏集說同下氣性之効氣性効故云効効是其

効並同

故聖至為畜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用禮義以為器

惠棟按宋本有用字此本用字脫閩監毛本同

覆說上舍禮何以哉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哉下有也字

故情可睹也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古本情上有人字

故事有守也

惠棟按宋本作有石經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有誤可閩監毛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余仁仲本皆作有

以天至由也○正義曰

惠棟按宋本無此八字

長既至為聖人所畜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人所畜下又衍人所畜三字

何謂四靈節

故鳥不獮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喬云字又作獮正義本亦作獮錢大昕云獮為鳥飛不應從犬旁釋文獮本作喬周禮大司樂注引此文亦作喬俗本從犬者誤也說文走部有趨字訓狂走即鳥不喬之喬張衡東京賦捐魑魅斯獮狂薛綜注獮狂惡厲之鬼名埤蒼云獮狂無頭鬼也喬本有狂義因喬狂連文并喬字亦加犬旁猶展轉之展作輾鉄質之質作鎖也

何謂至不失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讀淦為閃者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讀上衍己字閩監毛本同

皆法中央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中央作之非

其言少從

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按本從詩周南正義少改可盧文昭按云少當作义

其性義本性仁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其作金

馬蹄有文采

閩監本同毛本采作彩○按彩俗采字

不入檻穽

閩監本同毛本檻作陷

故先王秉著龜節

閩監毛本分故先王患禮以下另為一節

故先至有序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先王患禮節

禮記卷之三十一 祭義
八
故先王惠禮之不達於下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十一字

故祭帝於郊節

卜筮瞽侑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
卜誤十

故祭至至正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三老在學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學下有者字

故禮行於郊節

故自郊社祖廟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
說同毛本祖誤宗

義之脩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
本脩作修注疏做此後凡脩字同

故禮至藏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而百貨可極焉

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焉下有者字
下而孝慈服焉而正法則焉並同

是故夫禮節

是故至天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凶時有恩理節權

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時作
禮

夫禮必本於天節

協於分藝

閩監本同毛本協作協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
衛氏集說同注疏做此

猶人之才也

此本也下脫一○閩監毛本遂誤以釋文合
於月之分本或作日月之分日衍字十五字

為注文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考文皆無此十五字

夫禮至朝聘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辭讓賓主三辭三讓

惠棟校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
本上讓字脫閩監毛本同

張融謹案亦從鄭說

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融謹案
二字闕

鄭爲此注欲明改養爲義之意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注欲明三字闕

則爲教令法天地山川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令法二字闕

是不得爲養也引孝經說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養也引三字闕

故禮義也者節

而固人之肌膚之會

石經同惠棟按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上之字脫衛氏集說同石

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九經誤字皆有上之字

順人情之大寶也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云宋板無也字古本同案

上之束也之大端也句未皆有也字此句文法一例無也字非

禮不可去之事○注竇孔穴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事○注三字闕

又篔門閨竇

考文引宋板同惠棟按宋本閨作圭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篔門閨三字闕

故禮之於人也節

猶酒之有麴也

閩監毛本作麴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麴誤麴疏同石經麴下截米字闕釋

文出有麴

人無禮則敗壞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敗壞作壞敗

分半持釀精米嘉器

閩監毛本作米衛氏集說同此本米作美

得禮自虛薄者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字衛氏集說同

故聖王脩義之柄節

惠棟按云故聖王節故治國節宋本合爲一節

治者去瑕穢養菁華也

閩監毛本如此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誤脫去字重養

字

協諸義而協

閩毛本作協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協作協監本同案說文協訓同心之

禮記卷之三十一 檀弓第十
和協訓衆之同和義不相遠五經文字云案古文作叶則從
十者義長今改從十餘放此

故聖至者尊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如將軍文子之子是也 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上子
作氏衛氏集說同

即是義能合藝也 閩監本同毛本義藝字互誤衛氏集
說亦作義能合藝

故雖當無禮臨事制宜而行禮是可以義起作也衛將

軍文子之子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於時無除喪後受

弔之禮主人乃量事制宜練冠垂涕洟待于廟而受弔

是以義而起作此禮也 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禮臨
以下多闕文

故治國不以禮節

嘉穀無由生也 惠棟校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
同衛氏集說穀作禾閩監毛本嘉穀二字

闕

無有蓄亂滯合者 各本同釋文出有畜

故治至危也 監本毛本作危惠棟校宋本作肥

正義曰此以下 惠棟校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猶耕而弗種也者治國雖用禮 惠棟校宋本如此此本
者國二字脫閩監毛本

同

膚是革外之薄皮 閩監本同惠棟校宋本皮下有膚字

越常是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常作裳盧文弨校
云常裳俱可通○按說文常下羣也从巾尙

聲又云裳常或從衣

然後能守危也 監本毛本作危也惠棟校宋本下有者
字

而自守保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守保作保守

按易繫乃云

閩監毛本乃作辭案疏意以易繫是就既危者言鄭此引是就安不忘危者言斷章取義故說按易繫乃云乃者明易繫不如鄭所引義也三本改乃為辭失疏意矣

故禮之不同也節

窮則濫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惠棟校宋本則作斯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作窮斯濫矣考文古本作窮斯濫矣也足利本作窮則斯濫宋監本作窮斯盜

謂廿人

監本作廿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廿人此本廿誤非閩本同嘉靖本同毛本廿誤非○按說文則作礪非假借字說詳前

男三十而娶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娶作取嘉靖本同釋文出而取云本又作娶正義引亦作取則宋本取字是也

司士稽士任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任作位非也

地不愛其寶

王引之云不愛謂不隱藏也愛之為隱古人常訓廣雅寶字注作地不藏其寶說詳經義述聞

地出醴泉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澧云本又作醴

皆可俯而闕也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而窺云本又作闕○按依說文當作窺从穴規聲

故禮至實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釋者曰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日作云

及越常至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常作裳

伏羲氏有天下

監毛本同閩本義作犧

德至八極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極作表

禮記注疏卷二十二 我曹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二終
惠棟校宋本禮記正義卷
第三十一終記云凡二十
六頁

禮記注疏卷二十二 校勘記

